

85

現代文藝選輯

冰心選集

綠楊書屋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0506B

★ 編者題記 ★

謝冰心女士，名婉瑩，福建閩侯人。她的父親曾在民國初年的海軍界任過要職，所以她的出身可說是一位貴族的小姐。當一五四一時期，她在北京燕京大學讀書，課餘之暇，常寫些小說、詩歌、散文之類，投刊在晨報副刊上。其時新文藝尚在萌芽時代，女子的作品更是少見。因此，大家一見冰心女士的澄清如水的文章，頗為重視。後來她到美國留學，專攻文學，但因常常患病，故而養病的時間反較讀書的時間為多。

在她的留學生活中，有一件最重要的事，那便是她的戀愛生活的開始。當她在國內時，風氣尚未大開，而她在文壇上也已有了相當的地位。所以並不會和誰談過戀愛。到美國之後，她鍾情於一位留學生吳文藻君；等到她在衛斯萊大學得到了文學碩士的學位，和吳君同時回國，兩人便在故都結婚；此後的愛情生活，使她在作品方面轉變了一個方向，那便是由於歌頌自然，描寫母性的愛和讚美兒童的天真純潔，漸漸轉變到夫婦之愛與家庭生活上了。

她的描寫的技巧，是十分細膩而深刻的。大多數作品，都是盛讚母愛與海之偉大。其寄小讀者一書係在赴美時所作，內容均係瀟灑自然，抒寫情感，文辭非常美麗而動人，在我們的文藝界中，可稱為無人不知的傑作。

詩人的文章是輕微的，空幻的，飄蕩的，清麗的，所以最適宜於抒寫自己的感想和自然的風景。冰心的小說中，處處都露着一種濃厚的詩意，她最喜歡月夜、星夜、大海、花草之類，這些都是詩人的意境，而非小說家所不可離者；她往往以自己稚弱的心，在一切回憶上馳騁，凡是描寫到人物方面，則無論為兒童、為青年或老人，都具着優美的靈魂；描寫月光的柔美和山川景物的可愛，以及人們生活的從容，雖似有些誇張，但因文筆的美麗與親切，她的作品就會像生着翅膀的東西，飛到許多青年男女的心上。

至於她所作的小詩，因曾受印度詩哲太戈爾的作品的影響，所以包含溫柔與清新的優點甚多。有人綴合她的名字「冰心」與她所作的春水詩集批評道：「文字澄瑩如冰心，讀她的小詩時，只覺得『風乍起，吹縴一池春水，』令人愛不釋手。」這確是很有見地的評語。

她的創作小說方面有超人、往事、冬兒、姑娘、南歸、去國等；詩歌方面有繁星、春水及冰心詩集等。不過近幾年來，她却很少有新的作品發表了。

冰 心 選 集 目 次

小 說

西風	斯人獨憔悴	寂寞	姑姑	冬兒姑娘	第一次宴會	煩悶	超人	愛的實現	別後	離家的一年
.....
一	二	三	四	四	五	五	六	七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四	五	五	六	七	七	八

散 文

「無限之生」的界線	夢	寄小讀者(通訊之一)	寄小讀者(通訊之二)	寄小讀者(通訊之三)	寄小讀者(通訊之四)	寄小讀者(通訊之五)	情開	說幾句愛海的孩子氣的話	笑
.....
二	〇	〇	〇	〇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五	七	九	四	六	七	六	七	〇

詩

惆悵	鄉愁	相思	倦旅
.....
一	二	三	三
一	二	三	三

文藝名著

冰 心 選 集

全一冊 實價

編選者 陳 磊

出版者 綠 楊 書 屋

總經理 正 氣 書 局

上海山東路二〇〇號
電話九三〇六三

有編選權 不准翻印

現 代 文 藝 選 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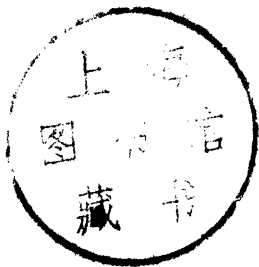
書 名 索 引

魯迅選集	郁達夫選集
茅盾選集	沈從文選集
巴金選集	郭沫若選集
丁玲選集	張天翼選集
老舍選集	冰心選集

文藝
著者 冰心 選集

小說

西風



起來，拍了拍身上

魏心支頤靠着車窗坐著，茫然的凝注着窗外掠過眼前的蕭瑟的大地。「秋深了！」她蕭索的百無聊賴的心情，向着她這樣低低的呼喚。

田野已經過一番收割，一根根截短的剩餘的高粱梗頭，在黃昏殘薄的日色下，映出修長的森立的淡影。野草枯黃，田土也乾縮的裂開。軌道兩旁秋柳的黃條，在秋風塵土之中，搖曳出可憐的飄忽的情調。「秋深了！」秋心忽然輕輕的微唱了出來。

近來所漸漸覺得的，這一兩天似乎更顯得不可支持。火車上的秋心，在獨自旅行的途程上，看着窗外無邊枯黃的落葉，聽着窗外蕭颯飛捲的秋風，她心裏更深深的陰鬱了。

無聊的整一整衣裳，重新坐好，看一看這一排排對坐的同行的旅伴，似乎這悠久單調的震動，使大家都生出倦



容談話的暫時停住，欠伸起來，大聲喚茶。小孩子倚睡在呆望窗外的母親身上。這一切都顯出厭倦，煩亂，與無聊。『這些都是我生命旅途中的同伴了！』秋心皺着眉又望着窗外。

「別了，秋心，你的事業是神聖的，凡庸的我，本不應來阻礙你前途的光明，在此我向你誠敬哀傷的揮手，我要退立像一朵牆角的孤花，仰望着你滿月的銀光從天邊徐徐升起。」

別了，我的朋友，在此我獻上了最後的珍重，最後的你容許我表示的忠誠。有一天，我們都到了『捲地西風，半簾殘月』的中年時候，有一絲絲寂寞感傷的消息，到你心上來時，請你不要忘了仍有一個誠懇的靈魂在這『隨着你，隨時樂意貢獻上他微薄的慰安。』

這是遠得她拒絕的信後，寫給她的最後一封信中的末一段，到了『捲地西風』的今日，使得秋心忽然又想了起來。忽忽又是十年了，也知道他在寫這信之後，不久，就結婚了。『這是男子！』秋心當時似乎有點鄙夷，『男子所要求的只是一個能使自己生活安定的妻子，所謂之熱愛，忠誠，只是求愛期中的一種欺人之語。只看遠總是說沒有了我便沒有了前途，如今也一樣的撤下了！』同時她自己正在妙年，雖然對遠很有感情，而想到自己遠大的前途，似乎不甘心把自己年來的教育和訓練都拋棄了，來做一個溫柔的妻子，知道遠的生活告了一個段落，她倒也安了心，在輕微的悵惘之中，還寫了一封很高興親熱的信，去給他們道賀。

自此便隔絕了，從間接的消息知道遠的工作很成功，也知道他常到北平來，但十年中却沒有見過面，也許是遠

特意相避，也許是沒有機緣，秋心倒有點牽掛着遠了。

「有一絲絲寂寞感傷的消息，到你心上來時……」秋心微微的嘆一口氣，不由自主的站了起來，拍了拍身上的塵土，拿起皮夾，惘然的往餐車上走。

餐車上只寥寥的坐着三四個人，都在看着報，吸着煙，用完了點心，還不走，也似乎因為這車上竟敞，來疎散疎散的。秋心默然的揀了一張近門的桌子坐下，叫來了一盃咖啡。

左手輕輕扶着盤沿，右手輕輕的拈着銀匙，癡癡的看着杯上微微升繞的熱氣。「……請不要忘了，仍有一個誠懇的靈魂，在追隨……」車門很響的一聲關了，關斷了情緒，秋心無聊的擡起頭來，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只覺得心一陣跳，臉一陣熱，進來的是遠，十年不見的遠！

在不容思索之頃，彼此驚訝錯亂的招呼了。遠嘴唇顫動的微笑着。在她伸手指點之下，便坐在她的對面。定了定神，秋心擡頭仔細端詳着遠十年的流光，在遠的身上，並不會劃出多少痕跡。他依然很年輕，面龐比從前還顯着豐滿。一身整齊的行裝，右手無名指上，多了一個戒指。

遠也在望着自己，從他驚訝的目光中，秋心歷歷的看出了自己的憔悴，心裏似乎涼了一下。遠這時已完全鎮定了，靠着椅背，他微笑着說：「真沒想到在這裏遇見你，年來都好罷，聽說你工作很順利的。」

秋心也微笑着：「還好，你呢？」這一句話竟像歎息。

適說：「我家住上海，事情也在上海。」這時僕役過來，遠也叫了一盃咖啡，還要了一盤點心，「整天只是忙，不過事情還順手，家裏也都好，你知道我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他臉上露出了笑容。

點心來了，遠便讓秋心喫，一面又問她到那裏去。秋心說：「我到塘沽上船，到上海赴會去。許多日子沒有坐船了，想走一段海程，休息一下。」遠很高興的說：「巧得很，你乘的可是『順天』？我也是坐這船走。我喜歡看海上的月亮，住上海的人，連月亮都看不痛快的。」

兩個人一時都望着窗外，這時外面是一望無際的淺水和蘆花，塘沽在望了。秋心忽然覺得有意外的歡喜，微笑的站了起來。說：「快到了，我去收拾收拾東西去。」遠也忙站起說：「我也就來，這頓點心讓我請了罷，我們小火車上見。」一面說着，側身替秋心開了車門，這笑容，這一切，秋心覺得中間的十年輕輕的都挪開了。

坐了一段的小火車，便到了船下。白衣的船主和他的助手們都笑容滿面的排立在船舷邊，把客人往上讓。

船上的僕役把秋心帶到她定下的艙室。放下了提箱，從圓窗裏看見岸上的工人們已扛開了跳板，岸上的一切，已向後移動。渾黃的波浪微觸船身作響。屋裏一切已模糊了，她隨手便捻開了電燈。

燈光下照着鏡子，她看見了髮上的塵土，眼邊的黑暈，和臉上困乏憔悴的神情，「不像從前了！」她呆立了一會，聽見晚餐鐘響，才驚醒似的，連忙易衣洗臉，又在頰上淡淡的敷上一層許久未用的胭脂。

走到餐室，大家都坐下了，這大餐間裏都是外國人。遠獨自一個坐了一個小圓桌上，僕役便把秋心讓到遠的桌上來。

遠似乎也已換了衣裳，燈光之下，雪白的領，藍地白點的領帶，青呢的衣服，淨過了臉，雙頰上飛着健康的紅暈。看見秋心走來，便連忙站起，替她推好了椅子，兩人相對坐下。擡起頭來，這杯盤，這肴饌，這屋裏充滿着的異國的語音，把他們完全送到十年前國外的回憶中了！

兩人都暫時不知說什麼好，只泛泛的說着中外飯菜的優劣。一面說着，遠看着對坐的秋心，覺得比下午初見時，她似乎又年輕了一點，一件淺藍灑白花的長衣，很合式的裹住她瘦小的身軀，長眉修目，依然秀媚，只粉光掩不住她眼旁微微的皺紋，黑大的眼珠中，也不再流動着十年前活潑飛揚的光彩了。

談話漸漸的流滑了，提到從前許多朋友的近况，彼此都歎息着年光之消逝。談到朋友們許多的笑話，秋心竟然發出很自然歡暢的笑聲。

飯後大家紛紛離座。秋心也慢慢的站起，走向門外，遠跟着過來，這時已出了大沽口外，海上升起明月，海波上顫動着閃爍的銀星，泱泱的海風之中，兩人不自覺的慢慢的往最高層上走。

上面的月光更好了，桅影墨線畫成似的，長長的印在平滑的船板上，駕駛室外的船橋上，看見白衣的官員在如常的月影中，往來巡視，也聽得見他們吸烟笑語。四顧着讚歎了之後，秋心便揀了一張向月的椅子坐下，遠也坐在她的旁邊。

擡頭望時，世界上的一切都撤下了，這裏只有一輪明月，一片大海，一隻生疏的船，向着茫茫的海天中走。這輪面上只有她，只有遠自己十年來心中常常記掛着的遠，如今奇蹟似的很親近的坐在自己的旁邊了。「仰望着那滿月

的銀光，從天邊徐徐升起……不要忘了，仍有一個誠懇的靈魂……」秋心忽然回頭注視着遠，心裏湧上了慚愧與酸辛。

遠沒有看着她，也沒有望着月，只凝注着這璀璨流動的海波，眼光很沈靜，感到秋心回頭看他，也就回過頭來，含着笑剛要說話，月光下看見了秋心，眼裏閃爍着欲墜的兩個淚珠，他忽然起了跼蹐，微微的咳嗽了一聲，便又默然。
秋心勉強的笑了，擡頭看着月，使眼淚流回眶裏，說：「海上的月分外清涼，我却覺得有點冷了。」遠說：「你要大衣不，我替你上船拿去。」說着便站了起來，秋心也站起，說：「不必了，我想下去，白天倦了一點，我們都早點休息罷。」
遠把她送到房門口，道了晚安，便轉身去了。秋心關了房門，惘然的慢慢的易衣解髮。這一天的經過，太突然，太意外，太像夢境了，她心裏紛亂得不知從何處想起。她恨了自己十年勞碌的生涯，使她見了自己拒絕過的遠，竟不住的咽回將落的眼淚，「這是女人！」她自己詛咒着，「在決定了婚姻與事業之先，我原已理會到這一切的……這不是遠，是這一年以來的勞瘁，在休息中蠢動了起來，是海行，是明月，是這浪漫的環境，是我自己脆弱的心情……」想到這裏，她看着鏡裏，自慰似的笑了一笑，連忙回身把衣服掛了起來，捻滅了燈，睡在被裏。

閉目臥了一會，覺得滿眼的月明，睜開眼，月光滿室。她微微的覺得熱，赤足起來把圓窗開大了一點，重行臥下，把氈子推在胸前，枕着手臂，聽見窗外海風呼呼的響，欄邊似乎有革履聲很勻整的來回走着，也隱約的聽見歌聲和笑語。

「遠不知睡了沒有？」她惘惘的又想了起來，「這樣的月夜……只有我們兩個……假使十年前是另一個決

定……」她忽然搖了搖頭，將氈子向上拉了一拉，蓋了肩頭，緊緊的又閉上眼。

在出去早餐之先，秋心自己決定着：「不要讓遠覺出什麼來，而且，原也沒有什麼，少在一處，少談話，我要做的事情多得很，此外，會裏演講的稿子……」她理出水筆和筆記本子來，預備飯後便到寫字室裏去寫。夾起本子，走出門外，却又回來換了一件顏色很素豔的衣服。

遠和昨晚一樣很客氣的站起，替她推好了椅子。臉上仍是很平靜，豐滿的頰上，飛着健康的紅帶。秋心忽然覺得自己眼眶有點酸，頭也微微的痛，「失眠到底不舒服。」她心裏想，一面却自自然然的和遠談着話。

遠說九點鐘便到煙台了。有大半天的停留。船上也無事，要不上岸去看一看。秋心略一躊躇，便微笑說：「恕不奉陪了，我還要預備演講的稿子，難得船停着不動，爲苦寫也方便一些，我想利用這半天的工夫。」遠也不堅持，用完早飯，便道了歉先走了。

繞進了青翠的兩面的島山，船便徐徐的駛入鵝港，晨光下海山一片騰着濛濛的光霧。望見山上樹叢裏梯比鱗次的灰瓦，近在眼前的白色的燈塔，半隱於樹梢岩石之間。軸轆穿棧的小魚似的，簇聚到船邊來。她看見遠戴着帽夾着大衣，下了小船，仰見她時還笑着揮手。

回身便進了客室，打開筆記本子，寫上演講的題目，「婦女兩大問題——職業與婚姻。」她忽然寫不下去了，皺了皺眉，凝思地在已寫好的幾個字的周圍，畫上密密的圈子。

午飯是獨自用的，倒也覺得自然。飯後睡了一覺，三點鐘便忽然醒了。聽見窗外人聲嘈雜，「船快開了罷？該回來了罷？」她起來淨過了臉，便走出欄邊來。

遠正在上扶梯，左臂挾個紙包，右手提一個筐子，走到她面前笑着說：「這裏的果子真好，你看這筐裏的葡萄，我的孩子們都愛喫這個。」秋心也笑着，低頭掀開筐蓋，說：「顆兒真大，又香，那紙包裏是什麼？」遠笑道：「這是花邊。我的太太說這裏的花邊又好又便宜，吩咐我多買一點，好送人。我也不會挑選，只胡亂買了幾把，剛纔你要和我同去就好了。」秋心勉强的笑了一笑，沒有說話。

船又慢慢的開行了，從這裏又上了許多外國旅客，大半是避暑歸來的，都帶着小孩子，輪面上頓然熱鬧了起來。秋心和遠都倚在欄旁看孩子們扔繩圈玩耍。

秋心因問：「你的孩子們都多大了？長的像誰？」遠說：「大的是男孩子，八歲了，小的是女孩，才五歲。至於長的像誰，却也難說，只在我們兩人之間。小孩子真奇怪，抱着他們對着鏡子，覺得他們又是你自己，又是另外一個人……」說到這裏，看秋心凝眸遠望，便又咽住。秋心忽然回過頭來，笑了一笑，說：「我聽着呢，——你太太很年輕，很美麗罷？你們的家庭一定是很幸福的。」秋心說着，一面注視着遠。遠略一遲疑，說：「是的，我的太太比我差不多小十歲……：你到上海，一定要到我家裏來住幾天。」秋心說：「謝謝，我一定要去的。」這時的晚餐鐘響了，他們便一齊走入餐室。他們的桌上，添了一對外國年輕夫婦，和一個小孩子。遠和那男人認識，便過去招呼，大家介紹過，握過手，便一齊坐下。那孩子只有四五歲光景，紅頰，大眼睛，很活潑可愛的，他母親推着他說：「看見張先生了沒有？還不問好。」那孩

子便笑着對遠說：「哈囉，張先生。」回轉臉又對秋心笑了一笑，說：「張太太，你好。」秋心不覺臉紅了起來，剛要說話，遠連忙說：「這位是何小姐。」他母親也笑了，說：「你快說『對不住』。」我忘了替你介紹了。」孩子只嘻嘻的笑着，擡頭看着秋心。

秋心很沈默，只和那外國太太問答幾句。遠和他的外國朋友却說的很熱鬧。飯後那外國太太便帶孩子去睡覺。遠和那男人走入吸煙室，秋心自己回到屋裏，穿上大衣，獨自走上艙面上去。

月光比昨夜更清更涼，海風似乎也更大更冷，欄邊站不住了，秋心拉過椅子，坐在吊着舢舨的黑影下，一面避風，一面望月。

艙面上沒有一個人，除了船的進行聲和宏壯的濤聲風聲之外，四周是無邊的靜寂。月光之下，海波幾乎是白色的，一層淡白的微波之上，有萬千的銀星跳舞着。這一道銀星之路，從她坐處直引到天邊月下。

「假如能乘着海風，踏着光明之路，直走到天的盡頭……」她心裏充滿了詩意了。十年來勞碌的生涯，使她沒有工夫讓自己的幻想奔放。這兩天中，對於工作，似乎決鼓不起興趣來，她就讓自己沈浸在奔放的幻想裏。

「什麼是光明之路？走着真的『光明之路』也和這『微波微步』一樣的不可思議。昨天看去是走向遠天快樂的光明之路，今天也許是引你走向幻滅與黑暗……十年前看去是光明之路，十年後……」秋心把面頰埋在雙掌裏。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秋心惘惘的擡起頭來，愕然的看見遠背倚在椅前的船欄上，笑着看着自己。

秋心臉紅的笑了：「你是什麼時候來的，怎麼一聲不響嚇了我一跳。」遠走了過來，站在她的椅旁，笑着說：「我來了好一會了，看見你蒙着臉坐着，沒敢驚動。」

秋心沒有言語，擡頭看了看遠，又抱膝凝注着月明。

遠默然站了一會說：「你似乎不大高興，小孩子懂得什麼，你就介意。你仍和從前一樣的……」

秋心忽然站了起來：「我爲什麼不高興，也沒有把那小孩子的話放在心裏，你也說說，我從前是怎樣的……」她說着似乎生氣了，雙臂裏緊了大衣，擡頭瞋視着遠。

遠也在看她，眼裏忽然充滿了溫柔，聲音也低着：「秋你我又不是新交，你的神情我難道看不出？今天晚上，你就不多說話，所以飯後我也沒敢追陪着你——你不但今天晚上不高興，這兩天來，我常常看見你不高興。」

秋心仍舊擡頭瞋視着，心裏却顫了一顫，過了一會，她垂目坐了下去，說：「對不起你，假如你真覺得我不高興，這些年來，我的工作真是很累，一到休息的時候，對於四圍的一切，我就更覺得厭倦。我要走海道，就爲的要避開熟人熟事，沒想到……」

遠也坐下了，很誠懇的問：「真的，我很願意知道你生活的狀況。你工作緊張到什麼程度？工作之餘，作什麼消遣？你知道有工作無娛樂，是會使人枯燥厭煩的。」

秋心微微的歎了一口氣，說：「我的工作真算很順利，不過順利中也有厭煩。工作之餘，本來多回家走走，母親死後，弟兄們都分開了，十年來朋友們也零落星散，談話也沒有了伴兒。寂寞，就是這寂寞，有時……」她又勉强的笑了。

笑：「其實這也不是很嚴重，不過忙碌後的寂寞，使人覺得不大……」她停住了，遠也默然仰天不語。

月兒已升到天中，海風更厲了，秋心微喘着站了起來：「下去罷，天不早了。」說着便要走。

遠伸手出來，把她攔住：「秋，你還有一個朋友，一個永遠忠誠的朋友，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假如你不介意，希望你讓我們有隨時得你光臨的機會。」

秋心淒然的笑了：「謝謝你，你的一個美滿完全的家，來了，我這麼一個陌生的人，你們不會覺得……」

遠握住了她的手：「這一切，我早應許過你，秋，假如當初……」秋心只凝然的讓他握着，眼淚已流到臉上。

遠又說了下去：「寂寞，我也不是沒有寂寞的，我愛我的孩子，我是一個盡本分的丈夫，但有時我也想，假如當初……我的家，我的孩子，會千百倍的勝於——」

這時梯邊有幾個人，談笑着上來，這一對緊握着的手，便慢慢的分開了。

回到屋裏，呆坐在牀邊的秋心，又開始的痛恨了自己，這一小時的談話，不是自己所希望的，為何在十年後重見，的遠的面前，竟然暴露了自己的隱弱，而且對於遠的家庭，是否有破壞的責任，她愈想愈難過了，咬着牙說：「從明天起，直到離開這船為止，我不再見遠的面了！」

第二天早上，本想不起來，叫僕役送飯到屋裏來喫，又恐怕遠以為她是因悲成病，無形中也許使他有報復的快意，她就又若無其事的走了出來。

遠也很寧靜，很自然，餐桌上大家只泛泛的客氣的談着話。這一天就自己在寫字室中度過，她擬了兩篇演講稿，不到黃昏，便寫完了，心裏很覺得痛快。

晚餐之前，她休息了一會，重新梳掠，走到關前小立。這夜正是滿月，海面上飛騰着一層淡淡的光霧，徘徊着的她似乎因爲一天的枯坐心裏又起着抑鬱惆悵：「這是末一天的旅程，末一天的明月了……明天起又是勞勞的俗事了。」她微微的歎咽着，回頭看見遠從那邊走來，她連忙裝作沒有看見，在鐘聲中，隨着大家，走入餐室。

飯後，把孩子送回了屋裏睡覺，那一對年輕外國夫婦，便提議上艙面看月。秋心無可無不可的贊成了，遠看着秋心沒有言語，也跟着他們上來。

看着月，談着話，大家興致都很好。那一對夫婦，尤爲活潑快樂，談話之間，他們時時說到自己從前戀愛時代的舊情，互相嘲弄。女的笑說：「他說假如我不嫁他，他這一輩子就沒有了快樂了，秋夜也不看月，冬夜也不圍爐了，你們看爲着怕他一輩子不看月不圍爐，我才嫁給他的。」男的也笑了：「那裏，我是怕她當了老姑娘，才娶她的。」說着他們都大笑起來，遠也笑了，笑得很歡暢自然，秋心只附和了幾聲，就收住了。

坐了一會，遠先站起說：「對不住，我先下去了，明天一早就到了，我要收拾收拾箱子去。」那一對夫婦便說：「忙什麼的，難得月亮這樣好，我們再談一會。」秋心也看着遠說：「再等一會，我們一齊下去。」遠微笑着說：「不爲別的，明早我的孩子們一定來接我，我替他們買來的北平的東西，都壓在箱底，我想先去理了出來，免得明天他們要時又等不了。」秋心便不言語。那一對夫婦笑了：「你真是個好父親！我們也該下去了，萬一孩子醒來，不見我們也是麻煩。」

的。」兩人說着也都站起。秋心只坐着擡頭笑說：「你們先走罷，我還要坐一會。」遠走到扶梯邊，又回頭很柔和的說：「現在夜裏很涼了，你坐一坐就下去罷。」

這日又是陰天，淡淡的曉煙裏，順天號徐徐的駛進吳淞口，失眠的秋心，獨倚在欄旁，除了洗刷艙板的水手們之外，輪面還沒有行人，曉霧中已看見了兩岸層立的建築物，和一堆一塊的大木牌廣告。秋心惘惘皺眉：「總是陰天……總是這招人厭煩的一切……今天會裏不知有人來接沒有……遠的孩子……遠的家……也許他會……」想到這裏，又搖了搖頭，自己惘惘的走進屋裏去。

客人漸漸的都起來了，都匆匆用過早餐。亂哄哄把箱篋收拾好，叫僕役提到欄邊梯口。堆在自己的身邊。就在這紛亂中，秋心也穿了大衣，拿了皮夾，提了箱子，走了出來。這時外面已看見兩旁樓屋漸近，碼頭上人聲嘈雜，船在極慢轉移之中，徐徐靠岸。忽然聽見遠在自己身後呼喚，秋心回頭看時，遠正滿面笑容的向着碼頭上招呼，順着他手勢看去，人叢中站着一個年輕的婦人，兩手扶在身前兩個孩子的肩上。扶梯剛剛靠好，他們便最先擠着跳了上來，連忙走到梯頭扶着孩子們的臂兒，把他們拉到客廳的門口。

秋心也忘了跟着大家下去，她只凝注着這歡樂的一羣。遠的夫人很年輕，很苗條，頭髮燙得彎曲着，髮的兩旁露着一對大珠耳環，豐豔的臉上，施着脂粉，身上是白地大紅花的綢長衣，這一切只襯出她的年輕，並不顯得俗氣。男孩子是帽子掛在頸後，白上衣，青絨褲子。女孩子，短髮齊肩，淺黃色衣裳上面套着圓領短袖的淺黃絨衫。兩個孩子都露

着大半截肥白的小腿。

這一家人笑嘻嘻的互相問訊，女孩子攪着頭，抱着父親的腿，潑揚的眉宇，完全是遠的神情。男孩子牽着母親的手，笑着站在一邊，那小小的嘴唇，和遠的夫人一般無二。

遠忽然回頭，看見秋心站在梯口，便連忙拉了孩子走過來，他的夫人也跟着過來，遠替他們都介紹了。孩子們攪頭和秋心略一招呼，便左右牽着遠的手說：「爸爸，車在碼頭上呢，我們上去罷！」遠一面推着孩子，一面提起箱子來，對秋心說：「這裏有人來接你沒有？若沒有，我的車子可以送你，先到我家裏坐坐也好。」遠的夫人也笑說：「真的，何小姐，先到我們那裏歇歇。」秋心連忙說：「謝謝，有人來接我，我看見他們在碼頭上了，你們先走罷。」

這一對夫婦在兩個孩子的推挽之中，便下了扶梯。秋心看着他們上了車，幾隻手在窗外向她揮動，這車便徐徐開動，漸漸便轉過街角……

這時船上的客人已將走盡，碼頭上的人們也漸漸星散。秋心自己提着箱子，慢慢的走下船來，到了岸上，略爲站了一站，四顧陰沈之中，一陣西風，抹過她呆然的臉上，又蕭蕭的吹過，將船邊碼頭上散亂的草屑和碎紙，捲在地面飛舞着。

· 選自文學 ·

斯人獨憔悴

一個黃昏，一片極目無際絨絨的青草，映着半天的晚霞，恰如一幅圖畫。忽然一縷黑煙，津浦路的晚車，從地平線

邊蜿蜒而來。

頭等車上，憑窗立着一個少年，年紀約有十七八歲。學生打扮，眉目很英秀，只是神色非常的沈寂，似乎有重大的憂慮，壓在肩端。他注目望着這一片平原，却不像是看玩景色，一會兒微微的歎口氣，猛然將手中拿着的一張印刷品，撕得粉碎，揚在窗外，口中微吟道：「安邦治國平天下，自有周公孔聖人。」

站在背後的劉貴輕輕的說道：「二少爺，窗口風大，不要儘着站在那裏！」他回頭一看，便坐了下去，臉上仍顯着極其無聊，劉貴遞過一張報紙來，他搖一搖頭，卻仍舊站起來，凭在窗口。

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火車漸漸的走近天津，這二少爺的顏色，也漸漸的沈寂。車到了站，劉貴跟着下了車，走出站外，便有一輛汽車，等着他們。嗚嗚的響聲，又送他們到家了。

家門口停着四五輛汽車，門楣上的電燈，照耀得明如白晝。兩個兵丁，倚着鎗站在燈下，看見二少爺來了，趕緊立正，他略一點頭，一直走了進去。

客廳裏邊有打牌說笑的聲音，五六個僕役，出來進去的伺候着。二少爺從門外經過的時候，他們都笑着請了安，他卻皺着眉，搖一搖頭，不叫他們聲響。悄悄的走進裏院去。

他姊姊穎貞正在自己屋裏燈下看書。東廂房裏，也有婦女們打牌喧笑的聲音。

他走進穎貞屋裏，穎貞聽見簾子響，回過頭來，一看，連忙站起來，說：「穎石你回來了，穎銘呢？」穎石說：「銘哥被我們學校的幹事部留下了，因為他是個重要的人物。」穎貞皺眉道：「你見過父親沒有？」穎石道：「沒有，父親打着

牌，我沒敢驚動。」穎貞似乎要說什麼，看着他弟弟的臉，卻又咽住。

這時化卿先生從外面進來，叫道：「穎貞他們回來了麼？」穎貞連忙應道：「石弟回來了，在屋裏呢。」一面把穎石推出去。穎石慌忙走出廊外，迎着父親，請了一個木強不靈的安化卿看了穎石一眼，問：「你哥哥呢？」穎石吞吞吐吐的答應道：「哥哥病了，不能回來，在醫院裏住着呢。」化卿咄的一聲道：「胡說！你們在南京做了什麼代表了，難道我不曉得！」穎石也不敢做聲，跟着父親進來。化卿一面坐下，一面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來，擲給穎石道：「你自己看罷！」穎石兩手顫動着，拿起信來，原來是他們校長給他父親的信，說他們兩個都在學生會裏做什麼代表和幹事，恐怕他們是年幼無知，受人脅誘，請他父親叫他們回來，免得將來懲戒的時候，玉石俱焚，有礙情面，等等的話。穎石看完了，低着頭也不言語。化卿冷笑說：「還有什麼可辯的麼？」穎石道：「這是校長他自己誤會，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就是因為近來青島的問題，很是緊急，國民卻仍然沈睡不醒。我們很覺得悲痛，便出去給他們演講，並勸人購買國貨，盼望他們一齊醒悟過來，鼓起民氣，可以做政府的後援。這並不是作奸犯科……」化卿道：「你瞞得過我，卻瞞不過校長，他同我是老朋友，並且你們去的時候，我還託他照應他，自然得告訴我。我只恨你們不學好，離了我的眼，便將我所囑咐的話，忘在九霄雲外，和那些血氣之徒，連在一起，便想犯上作亂，我真不願意有這樣偉人英雄的兒子！」穎石聽着，急得臉都紅了，眼淚在眼圈裏亂轉，過一會子說：「父親不要誤會我們的同學，也不是血氣之徒，不過國家危險的時候，我們都是國民一分子，自然都有一部分熱腸。並且這愛國運動，絕對沒有一點暴亂的行爲，極其光明正大。中外人士，都很讚美的。至於說我們要做英雄偉人，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現在學生們，在外面運動的多着呢，他們

的才幹，勝過我們百倍，就是有偉人英雄的頭銜，也輪不到……」這時穎石臉上火熱，眼淚也乾了，目光奕奕的一直說下去。穎貞看見她兄弟熱血噴薄，改了常度，話語漸漸的激烈起來，恐怕要惹父親的盛怒，十分的擔心着急，便對他使個眼色……

忽然一聲桌子響，茶杯花瓶都摔在地下，跌得粉碎。化卿先生臉都氣黃了，站了起來，喝道：「好好！率性和我辯駁起來了！這樣小小的年紀，便眼裏沒有父親了，這還了得！」穎貞驚呆了。穎石退到屋角，手足都嚇得冰冷。廂房裏的姨娘們，聽見化卿聲色俱厲，都擱下牌，站在廊外，悄悄的聽着。

化卿道：「你們是國民一分子，難道政府裏面，都是外國人？若沒有學生出來愛國，恐怕中國早就滅亡了！照此說來，虧得我有你們兩個愛國的兒子，否則我竟是民國的罪人了！」穎貞看父親氣到這個地步，慢慢的走過來，想解勸一兩句。化卿又說道：「要論到青島的事情，日本從德國手裏奪過的時候，我們中國還是中立國的地位，論理應該歸與他們。況且他們還說和我們共同管理，總算是仁至義盡的了！現在我們政府裏一切的用款，那一項不是和他們借來的，像這樣緩急相通的朋友，難道便可以隨隨便便的得罪了？眼看着這交情便要你們鬧糟了，日本兵來的時候，橫豎你們也只是後退，仍是政府去承當。你這會兒也不言語了，你自己想一想，你們做的事合理不合理？是不是以怨報德？是不是不顧大局？」穎石低着頭，眼淚又滾了下來。

化卿便一疊連聲叫劉貴，劉貴慌忙答應着，垂着手站在簾外。化卿罵道：「無用的東西！我叫你去接他們，爲何只接回一個來？難道他的話可聽，我的話不可聽麼？」劉貴也不敢答應。化卿又說：「明天早車你再走一遭，你告訴大少

爺說要是再不回來，就永遠不必回家了。」劉青應了幾聲「是」，慢慢的退了去。

四姨娘走了進來，笑着說：「二少爺年紀小，老爺也不必和他生氣了，外頭還有客坐着呢。」一面又問穎石說：「少爺穿得這樣單薄，不覺得冷麼？」化聊便上下打量了穎石一番，冷笑說：「率性連白鞋白帽，都穿戴起來，這便是『無父無君』的證據了！」

一個僕人進來說：「王老爺要回去了。」化聊方站起走出，姨娘們也慢慢的自去打牌，屋裏又只剩姊弟二人。

穎貞歎了一口氣，叫「張媽，將地下打掃了，再吩咐廚房開一桌飯來，二少爺還沒有吃飯呢。」張媽在外面答應着。穎石搖手說：「不用了。」一面說：「哥哥真個在醫院裏，這一兩天恐怕還不能回來。」穎貞道：「你剛才不是說被幹事部留下麼？」穎石說：「這不過是一半的緣由，上禮拜六他們那一隊出去演講，被軍隊圍住，一定不叫開講。哥哥上去和他們講理，說得慷慨激昂，聽的人愈聚愈多，都大呼拍手。那排長惱羞成怒，拿着槍頭的刺刀，向哥哥的手臂下扎了一下，當下……哥哥……便昏倒了。那時……」穎石說到這裏，已經哭得哽咽難言。穎貞也哭了，便說：「唉，是真的……」穎石哭着應道：「可不是真的麼？」

明天一清早，劉青就到裏院問道：「張姐，你問問大小姐，有什麼話吩咐沒有。我要走了。」張媽進去回了，穎貞隔着玻璃窗說：「你告訴大少爺，千萬快快的回來，也千萬不要穿白帆布鞋子，省得老爺又要動氣。」

兩天以後，穎銘也回來了，穿着白官紗衫，青紗馬褂，腳底下是白襪子，青緞鞋，戴着一頂瓜皮小帽，更顯得面色慘

白進院的時候，姊姊和弟弟都坐在廊子上，逗小狗兒玩。穎石看見哥哥這樣打扮着回來，不禁好笑，又覺得十分傷心，含着眼淚，站起來點一點頭。穎銘反微微的慘笑。姐姐也沒說什麼，只往東廂房努一努嘴。穎銘會意，便伸了一伸舌頭，笑了一笑，恭恭敬敬的進去。

化卿正臥在牀上吞雲吐霧，四姨娘坐在一旁，陪着說話。穎銘進去了，化卿連正眼也不看，仍舊不住的抽煙。穎銘不敢言語，只垂手站在一旁，等到化卿慢慢的坐起來，方纔過去請了安。化卿道：「你也肯回來了麼？我以為你是『國爾忘家』的了！」穎銘紅了臉道：「孩子實在是病着，不然……」化卿冷笑了幾聲，方要說話。四姨娘正在那裏燒煙，看見化卿顏色又變了，便連忙坐起來，說：「得了！前兩天就爲着什麼『青島』『白島』的事，和二少爺生氣，把小姐屋裏的東西都摔了，自己還氣得頭痛兩天，今天纔好了，又來找事，他兩個都已經回來了，就算了，何必又生這多餘的氣？」一面又回頭對穎銘說：「大少爺，你先出去歇歇罷，我已經吩咐廚房裏，替你預備下飯了。」化卿聽了四姨娘一篇的話，便也不再說什麼，就從四姨娘手裏，接過煙槍來，一面臥下。穎銘看見他父親的怒氣，已經被四姨娘壓了下去，便悄悄的退了出來，徑到穎貞屋裏。

穎貞問道：「銘弟，你的傷好了麼？」穎銘望了一望窗外，便捲起袖子來，臂上的綁帶裹得很厚，也隱隱的現出血跡。穎貞滿心的不忍，便道：「快放下來罷！省得招了風要腫起來。」穎石問：「哥哥，現在還痛不痛？」穎銘一面放下袖子，一面笑道：「我要是怕痛，當初也不肯出去了！」穎貞問道：「現在你們幹事部裏的情形怎麼樣？你的缺有人替了麼？」穎銘道：「劉貴來了，告訴我父親和石弟生氣的光景，以及父親和你吩咐我的話，我那裏還敢逗留，趕緊收拾了

回來。他們原是再三的不肯，我只得將家裏的情形告訴了，他們也只得放我走。至於他們進行的手續，也都和別的學校大同小異的。」穎石道：「你還算僥倖，只可憐我當了先鋒，冒冒失失的正碰在氣頭上。那天晚上的光景，真是……從我有生以來，也沒有捱過這樣的罵，唉，處在這樣黑暗的家庭，還有什麼可說的，中國空生了我這個人了。」說着便滴下淚來。穎貞道：「都是你們校長給送了信，否則也不至於被父親知道。其實我在學校裏，也辦了不少的事。不過在父親面前，總是附和他的意見，父親便拿我當做好人，因此也不攔阻我去上學。」說到此處，穎銘不禁好笑。

穎銘的行李到了，化卿便親自出來逐樣的翻檢，看見書籍堆裏有好幾束的印刷物，並各種的雜誌；化卿略一過目，便都撕了，登時滿院裏紙花亂飛。穎銘在窗內看見，也不敢出來，只急得悄悄的躁腳，低聲對穎貞說：「姊姊！你出去救一救罷！」穎貞便出來，對化卿陪笑說：「不用父親費力了，等我來檢看罷，天都黑了，你老人家眼花，回頭把講義也撕了，豈不可惜！」一面便彎腰去檢點，化卿才慢慢的走開。

他們弟兄兩人，仍舊住在當初的小院裏，度那百無聊賴的光陰。書房裏雖然也疊着滿滿的書，卻都是制藝策論和古文、唐詩等等所看的報紙，也只有「公言報」一種，連消遣的材料都沒有了。至於學校裏朋友的交際和通信，是一律在禁止之列。穎石生性本來是活潑的，加以這些日子，在學校內很是自由，忽然關在家內，便覺得非常的不慣，背地裏咕聲歎氣。閒來便拿起筆亂寫些白話文章，寫完又不敢留着，便又自己撕了，又寫，天天這樣。穎銘是一個沈默的人，也不顯出失意的樣子，每天臨幾張字帖，讀幾遍唐詩，自己在小院子裏澆花種竹，率性連外面的事情，不聞不問起來。有時他們也和幾個姨娘一處打牌，但是他們所最以為快樂的事情，便是和姊姊穎貞三人一塊兒談話解

悶。

化卿的氣也漸漸的平了，看見他們三人，這些日子，倒是很循規蹈矩的，心中便也喜歡；無形中便把限制的條件鬆了一點。

有一天，穎銘替父親去應酬一個飯局，回來便悄悄的對穎貞說：「姊姊，今天我在道上，遇見我們學校幹事部裏的幾個同學，都騎着自由車，帶着幾捲的印刷物，在街上走。我奇怪他們爲何都來到天津，想是請願團中也有他們，當下也不及打個招呼，汽車便走過去了。」穎石聽了便說：「他們爲什麼不來這裏，告訴我們一點學校裏的消息，想是我們現在不熱心了，便不理我們了，唉，真是委屈！」說着覺得十分激切。穎貞微笑道：「這事我卻不贊成。」穎石便問道：「爲什麼不贊成？」穎貞道：「外交內政的問題，先不必說。看他們請願的條件，那一條是辦得到的？就是都辦得到，政府也決然不肯應許，恐怕啓學生干政之漸。這樣日久天長的做下去，不過多住幾回警察廳，並且兩方面都用柔軟的辦法，回數多了，也都覺得無意思，不但沒有結果，也不能下臺。我勸你們秋季上學以後，還是做一點切實的事情，穎銘你看怎樣？」穎銘點一點頭，也不說什麼。穎石本來沒有成見，便也贊成兄姊的意思。

一個禮拜以後，南京學堂來了一封公函，報告開學的日期。弟兄二人，都喜歡得吃不下飯去，都催着穎貞去和父親要了學費，便好動身。穎貞去說時，化卿卻道：「不必去了，現在這風潮還沒有平息，將來還要搗亂，我已經把他兩個人都補了辦事員，先做幾年事，定一定性子。求學一節，日後再議罷！」穎貞呆了一呆，便說：「他們的學問和閱歷，都還不够辦事的資格，倘若……」化卿搖頭道：「不要緊的，那裏使用得着他們去辦事？就是辦事上有一差二錯，有我在

還怕甚麼！」穎貞知道難以進言，坐了一會，便出來了。

走到院子裏，心中很是游移不決，恐怕他們聽見了，一定要難受。正要轉身進來，只見劉青在院門口，探了一探頭，便走近前說：「大老爺說，叫我看小姐出來了，便請過那院去。」穎貞只得過來。劉石迎着姊姊，伸手道：「鈔票呢？」穎貞微微的笑了一笑，一面走進屋裏坐下，慢慢的一五一十都告訴了。兄弟二人聽完了，都半天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穎石忍不住哭倒在牀上道：「難道我們連求學的希望都絕了麼？」穎銘眼圈也紅了，便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仍舊坐下。穎貞也想不出甚麼安慰的話來，坐了半天，便默默的出來，心中非常的難過，只得自己在屋裏彈琴散悶。等到黃昏，還不見他們出來，便悄悄的走到他們院裏，從窗外往裏看時，穎石蒙着頭，在牀上躺着，想是睡着了。穎銘斜倚在一張籐椅上，手裏拿着一本唐詩，「心不在焉」的只管往下吟哦。到了「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似乎有了感觸，便來回的念了幾遍。穎貞便不進去，自己又悄悄的回來，走到小院的門口，還聽見穎銘低徊欲絕的吟道：「……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寂 寞

小小在課室裏考着國文。他心裏有事，匆匆的綴完了幾個句子，便去交卷。剛遞了上去，先生抬頭看看他，說：「你自己再看一遍，有錯字沒有，還沒有放學呢，忙甚麼的！」他只得回到位上來，眼光注在卷上，却呆呆的出神。

好容易放學了，趙媽來接他。他一見就問：「嬌嬌和妹妹來了麼？」趙媽笑說：「來了，快些回家去罷，你那妹妹好

極了。」他聽見自己向前跑了，趙媽在後面連連的喚他，他只當沒聽見。

到家便跑上臺階去，聽母親在屋裏喚說：「小小快來，見一見嬌嬌罷。」他掀開竹簾子進去，母親和一個年輕的婦人一同坐著。他連忙上去鞠了躬，嬌嬌將他攬在懷裏，沒有說什麼，眼淚却落了下來。母親便說：「讓嬌嬌歇一歇，你先出去和妹妹玩，她在後院看魚呢。」小小便又出來，繞過廊子，看見妹妹穿着一身淡青色的衣裳，一頭的黑髮散垂著，結着一條很寬的淺青緞帶，和趙媽站在魚缸邊，說着話兒。

趙媽推她說：「哥哥來了。」她回頭一看，只拉着趙媽的手笑着。趙媽說：「小小哥！你們一起玩罷，我還有事呢。」小小便過去，趙媽自己走了。

小小說：「妹妹看我這幾條魚好不好？都是後面溪裏釣來的。」妹妹只看着他笑着。小小見她不答，也便伏在缸邊，各自看魚，再不說話。

飯桌上母親、嬌嬌和他兄妹兩個人，很親熱的說着話兒，妹妹和他也漸漸的熟了。飯後母親和嬌嬌在廊外乘涼，小小和妹妹却在屋裏玩，小小搬出許多玩具來，燈下兩個人玩着。小小的話最多，說說這個，說說那個，妹妹只笑着看着他。

母親隔窗喚道：「你們早些睡罷，明天……」小小連忙應道：「不要緊的，我考完了書了，明天便放假不上學去了。」妹妹却有了倦意，自己下了椅子，要睡覺去；小小只得也回到屋裏，——牀上他想明天一早和妹妹釣魚去。

絕早他就起來，趙媽不讓他去攪妹妹，他只得在院子裏自己玩。一會兒纔聽得嬌嬌和母親在屋裏說話，又聽得

妹妹也起來了，便推門進去。妹妹正站在窗前，嬌嬌替她梳着頭。看見小小進來，嬌嬌說：「小小真是個好學生，起的這早！」他笑着上前道了晨安。

早飯後兩人便要出去。母親囑咐小小說：「好生照顧着妹，溪水深了，掉下去不是玩的，也小心着不要濺溼了衣裳！」小小忙答應着，便和妹妹去了。

開了後門，一道清溪，橫在面前；夾溪兩行的垂柳，倒影在水裏，非常的青翠，兩個人先走着，揀着石子；最後便在水邊揀一塊大石頭坐下，談着話兒。

妹妹說：「我們那裏沒有溪水，開了門只是大街道，許多的車馬，走來走去的。晚上滿街的電燈，比這裏熱鬧多了，只不如這裏涼快。」小小說：「我最喜歡熱鬧，但我在這裏好釣魚，也有螃蟹。秋天看農夫們割麥子，都用大車拉着。夏天的晚上，母親和我更常常坐在這裏樹下，聽水流和蟬叫。」一面說着，小小便站起來，跳到水中，一塊大溪石上去。

那石塊微微的動搖。妹妹說：「小心！要掉下去了。」小小笑道：「我不怕，我掉下好幾次了，你看我腿上的疤痕。」說着，便褪下襪子，指着小腿給妹妹看。妹妹搖頭笑說：「我怕，我最怕晃搖的東西。在學校裏我打秋千都不敢打的太高。」小小說：「那自然，你是個女孩子。」妹妹道：「那也未必，我的同學都打得很高，她們都不怕。」小小笑道：「所以你更是一個怯弱的女孩子了。」妹妹笑了一笑，無話可說。

小小四下裏望着，忽然問道：「昨天嬌嬌爲什麼落淚？」妹妹說：「萱哥死了，你不知道麼？若不是爲母親儘着難受，我們還不到這裏來呢。」小小說：「我母親寫信給叔叔，說要接嬌嬌和你來玩，我聽見了——到底萱哥是爲什麼

死的？」妹妹用柳枝輕輕的打着溪水，說：「也不知道是什麼病，頭幾天放學回來，還好好的，我們一塊兒玩着。後來他晚上睡着便昏迷了。到醫院裏，不幾天就死了。那天母親從醫院裏回來，眼睛都紅腫了，我纔知道的。父親去把他葬了，回來便把他的東西，都鎖了起來，不叫母親看見——有一天我因為找一本教科書，又翻出來了，母親哭了，我也哭了半天……」妹妹說到這裏，眼圈兒便紅了。小小兩手放在膀袋裏，凝視着她，過了半天說：「不要緊的，我也是你的哥哥。」妹妹微笑說：「但你不是我母親生的，不是我的親哥哥。」小小無可說，又道：「橫豎都是一樣，你不要難過了。你看那邊水上飛着好些蜻蜓，一會兒要下雨了，我捉幾個給你玩。」

下午果然下雨，他們只在餐室裏，找了好幾條長線，兩頭都繫上蜻蜓；放了手，蜻蜓便滿屋裏飛着，却因彼此牽來扯去的，只飛得不高。妹妹站在椅上，喜得拍手笑了。忽然有一個蜻蜓，飛到妹妹臉上，那頭的一個便垂在袖子旁邊，不住的鼓着翅兒。妹妹嚇得只管喊叫，小小却只看着，不住的笑。妹妹急了，自己跳下椅子來。小小連忙上去，替她捉了下來；看妹妹似乎生氣，便一面哄着她，一面開了門，扯斷了線，把蜻蜓都放了。

一連下了幾天的雨，不能出去，小小和妹妹只坐在廊上，看雨又說故事，小小將聽過的故事都說完了，自己只得編了一段，想好了，便說：「有一個老太太，有兩個兒子，小的名叫豬八戒，大的名叫土行孫……」妹妹笑道：「不對了，豬八戒沒有母親，他的哥哥不叫什麼土行孫，是孫行者；你當我沒有聽過西遊記呢。」小小也笑道：「我說的這是另一個豬八戒，不是西遊記上的豬八戒。」妹妹搖頭笑道：「不用圓謊了，我知道你是胡騙的。」小小無聊，便道：「那麼你說一個我聽。」妹妹也想了，一會兒說：「從前……從前有一個國王，他有一個女兒，叫雪花公主，長的非常好看；

：「小小道，「以後有人來害她是不是？」妹妹看着她道，「是的，你聽見過，我就不說了。」小小忙道：「沒有聽過，我猜着是那樣子，往下說罷！」妹妹又說：「以後國王的王后死了，又娶了一個王后，名叫……那名字我忘記了……這新王后看雪花公主比自己好看，就生氣了，將她送到空山裏去，叫一個老太太拿有毒的藥菜哄她吃……」小小連忙問，「以後有人來救她沒有？」妹妹笑道，「你別忙，——後來也不知道怎樣雪花公主也沒有死，那國王知道新王后不好，便攆她出去，把雪花公主仍接了回來，大家很快樂的過日子。」妹妹停住了，小小還問，「往後呢？」妹妹說，「往後就是這樣了，沒有了。」

小小站了起來，伸一伸腰，說：「我聽故事，最怕聽到快樂的時候，一快樂就完了，每次趙媽說故事，一說到做財主了，或是做官了，就是快完了，真沒意思！」妹妹說：「故事總是有完的時候，沒有不完的——反不如那結局不好的故事，能使我心裏想好幾天……」小小忽然想起一段，便說：「我有一個說不完的故事——有一個國王……」他張開兩臂比着，「蓋了一間比天還大的倉房，攢了比天還多的米在裏面，有一天有一陣麻雀經過，那麻雀多極了，成羣結隊的飛着，連太陽都遮住了，他們看見那些米粒，便啄出了一個小孔穴，一隻一隻的飛進去……」妹妹連忙笑道：「我知道了！第一個麻雀進去，啣出一個米粒來；第二個麻雀又進去，又啣出一個米粒來；這樣一隻一隻儘著說，是不是，我聽見當哥說過了。」小小道，「是的，編這故事的人真巧，果是一段說不完的。」妹妹說，「我就不信！我想比天還多的米，也不過有幾萬萬粒，若黑夜白日不住的說，說幾年也就完了。」小小正要答應，屋裏母親喚着，便止住了，一同進去。

夜裏的雨更大了，還時時的聽見輕雷。小小非常的懊喪後門的小溪是好幾天沒有去了。故事說盡了，家裏沒有什麼好玩的。想來想去，漸漸入夢——夢兒帶着妹妹，走進很深的樹林子裏，林中有一個大湖。湖邊迎面走來一個白衣的女子，似乎是雪花公主，她手裏提着一個大籠子，裏面有許多麻雀。正要上前，眼前一亮，便不見了。

閉了眼，陽光滿室，天晴了！他還不信，起來一看，天青得很，枝上的小鳥不住的叫着，庭中注着很深的雨水，風吹得飄飄的。他心裏喜歡，連忙穿起衣裳，匆匆的走出去——夢也忘了。

妹妹自己坐在廊上，揉着眼睛發怔，看見他便笑說：「哥哥，天晴了！」小小拍手笑道：「可不是！你看院子裏這些雨水，——我敢下去。」妹妹笑着看他，他便脫鞋和襪子，輕輕的走入水裏，一面笑道：「涼快極了，只是底下有青苔，滑得很。」他漸漸的跑起來，只聽見腳下水響。妹妹走到廊邊道：「真好玩，我也去。」小小俯着身子，撩起褲腳，說：「你敢，你就下來，我們在水裏跳圈兒。」妹妹笑着便坐在廊上，剛脫下一隻襪子，母親從屋裏出來看見，便道：「可了不得！小小，快上來罷，你只管帶着妹妹淘氣！」妹妹連忙又將襪子穿上，小小却笑着從廊上拿了鞋襪，赤着腳跑到浴室裏去。

飯後母親說大家出去散散心，嬌嬌只懶懶的，禁不住妹妹和小小的攛掇勸說，只得隨同出去。——先到了公園，母親和嬌嬌進了一處「售品所」。小小和妹妹却遠遠的跑開去，在水邊看了一會子的浴鴨，又上了小山，雨後的小山和樹林都青潤極了；山後籬內的野菜薊，開得齊齊，望去好似彩雲一般。池裏荷花也開遍了，水邊繫着一隻小船，兩個人商量着，要上船玩去，正往下走，只見母親在山下空中招手叫他。

到了亭前，只見嬌嬌無力的倚着亭柱坐着，眼中似有淚痕，妹妹連忙走過去，一聲兒不響的倚在嬌嬌懷裏。母親悄聲說：「我們回去罷，嬌嬌又不好過了。」小小只得啾啾的隨着一同出來。

車上小小輕輕的問：「嬌嬌爲什麼又哭了？」母親道：「嬌嬌看見我替你買了一頂小草帽，看那式樣很好，也想買一頂給萱哥，忽然想起萱哥死了，便又落淚，我們轉身就出來了。——你看母親愛子的心，是何等的深刻！」母親說着深深的歎了一口氣，小小也默然無語。

前面嬌嬌的車，停在糖菓公司門口。嬌嬌給妹妹買了兩瓶糖，又給他兩瓶。小小連忙謝了嬌嬌，自己又買了一瓶香蕉油。妹妹問：「買這個作甚？」小小笑道：「回家做冰激凌去！」

到家，嬌嬌又只懶懶的，妹妹便跟嬌嬌睡覺去了。小小自己一人跑來跑去，尋出冰激凌的桶子來，預備着明天要做。

黃昏時妹妹醒了，睡得滿臉是汗，只說熱；母親打發她洗澡去，又替她洗頭髮。小小便拿過一把大扇子，站在廊上用力的替她搨着。妹妹一面擦開拂在臉上的頭髮，一面笑說：「不要搨了我，覺得冷。」小小道：「如此，我們便到門外去，樹下有風，吹一會兒就乾了。」兩個人便出來，坐在樹根上。

暮色裏，新月掛在柳梢——遠遠地走來一個綠衣的郵差。小小看見便放下扇子，跑着迎了上去，接過兩封信來。妹妹忙問：「誰來的信？」小小看了道：「一封是父親的，一封許是叔叔的。你等着，我先送了去。」說着便進門去了。

一轉身便又出來；妹妹說：「我父親來信，一定是要接我們走了。」小小說：「我不知道——你如走了，我一定寫

信給你，我寫着『宋妹妹先生，』好不好？』妹妹笑說：『我的學名也不是叫妹妹，而且我最不喜歡人稱我『先生，』我喜歡人稱『女士。』』平日父親從南邊來信，都是寄給我，也是稱我『女士。』』小小說：『那也好，你的學名是什麼？』

『妹妹不答。』

小小兩手弄着扇子的邊兒，說：『我父親到英國去了一年多了，差不多兩個禮拜就有一封信，有時好幾封信一齊送來，信面上寫着外國字，我不認得，但母親說，上面也都是我的名字。』妹妹道：『你爲什麼不跟伯伯到英國去？』小小搖頭道：『母親不去，我也不去。我只愛我的國，又有樹，又有水。我不愛英國，他們那裏盡是些黃頭髮藍眼睛的孩子！』妹妹說：『我們的先生常常說，我們也應當愛外國，我想那是合理的。』小小道：『你要愛你就愛，橫豎我只有一个心，愛了我的國，就沒有心再去愛別國。』妹妹一面撫着頭髮，說：『一個心也可以分作多少份兒，就如我的一個心，愛了父親，又愛了母親，又愛了許多的……』這時小小忽然指着天上說：『妹妹快看！』妹妹止住了，擡頭看時，一個很小的星，拖着一片光輝，橫過天空，直飛向天末去了。

天漸漸的黑了，他們便進去。搬過兩張矮凳子，和一張大椅子，在院子裏吃着晚飯。母親在後面替妹妹通開了頭髮，鬆鬆的編了兩個辮子。小小便道：『有頭髮多麼麻煩！我天天早起就不用梳頭，就是洗頭也不費工夫。』妹妹一面吃飯，說：『但母親說頭髮有一種溫柔的美。』小小點頭說：『也是，不過我這樣子，即或是有頭髮，也不美的。』說得嬌嬌也笑了。

第二天早起，小小便忙着打發趙媽洗那桶子，買冰和鹽要做冰激凌。母親替他們調好了材料，兩個人便在院裏

樹下搖着。

小小一會一會的便揭開蓋子看看說，「好了！」一看仍是稀的。妹妹笑道，「你不要性急，還沒有凝上呢，儘着開蓋，把鹽都漏進去了！」小小又舀出一點來，嘗了嘗說，「沒有味兒，太淡了，不如把我的糖，也拿幾塊來放上。」妹妹說好，於是小小放上好些的橘子糖，又把那一瓶香焦油都倒了進去。末了又怕太甜了，便又對上些開水。

妹妹扎煞着兩隻溼手，用袖子拭了臉上的汗，便說，「熱得很，我不搖了！」小小說，「等我來，你先坐在一邊歇着。」

搖了半天，小小也乏了，便說，「一定好了，我們舀出來吃罷。」妹妹便盛了出來，嘗了一口，半天不言語，小小也嘗着，却問妹妹說，「好吃不好吃？」妹妹笑道，「不像我們平常吃的那味兒，帶點酸又有些鹹。」小小放下杯子，拍手笑道，「什麼酸鹹？簡直是不好吃，算了罷，送給趙媽吃。」

胡亂的收拾起來。小小用衣襟自己扇着說，「還是釣蜚蟹去有意思，我們搖了這半天的冰激凌，也熱了，正好樹陰底下涼快去。」妹妹便拿了釣竿，挑上了餌，出到門外。小小說，「你看那邊樹下水裏那一塊大石頭，正好坐着，水深也好釣；你如害怕，我扶你過去。」妹妹說，「我不怕。」說着便從水邊踏着一塊一塊的石頭，扶着釣竿，慢慢的走了上去。

雨後溪水漲了，石上好像小船一般，微風吹着流水，又吹着柳葉；蟬聲聒耳；田隴和村舍一望無際。妹妹很快樂，便道，「這裏真好，我不想回去了！」小小道，「這塊石頭就是我們的國，我做總統，你做兵丁。」妹妹道，「我不做兵丁，我

不會放槍，也怕那響聲。」小小說：「那麼你做總統，我做兵丁——以後這石頭隨水飄到大海上去，就另成了一個世界。」妹妹道：「那不好，我要母親，我自己不會梳頭。」小小道：「不會梳頭不要緊，把頭髮剪了去，和我一樣。」妹妹道：「不但爲梳頭，另一個世界也不能沒有母親，沒有了母親，就不成世界。」小小道：「既這樣，我也要母親，但這塊石頭上容不下。」妹妹站了起來，用釣竿指着說：「我們可以再搬過那塊來……」

上面說着，不隄防雨後石上的青苔滑得很，妹妹沒有站穩，一交跌了下去，小小趕緊起來拉住，妹妹已坐在水裏，釣竿也跌折了。好容易扶着上來，衣裳已經溼透，兩個人都嚇住了。小小連忙問：「碰痛了那裏沒有？」妹妹看着手腕說：「這邊手上擦去了一塊皮，這倒不要緊，只是衣裳都溼了，怎麼好？」小小看她驚惶欲涕，便連忙安慰她說：「你別怕，我這裏有手巾，你先擦一擦，我們到太陽底下曬着，一會子就乾了。如回家換去，嬌嬌一定要說你的。」妹妹想了一想，只得隨着他到岸上來。

小小站在樹陰下，看妹妹的臉，曬得通紅。妹妹說：「我熱極，頭都昏了。」小小說：「你的衣裳乾了沒有？」妹妹接着便說：「那能這麼快就乾了！」小小道：「我回家拿傘去，上面遮着，下面曬着就好了。」妹妹點一點頭，小小趕緊又跑了回來。

四下裏找不着傘，趙媽看見便說：「小小哥，你找什麼？媽媽和嬌嬌都睡着午覺，你不要亂翻了！」小小只得悄悄的說與趙媽，趙媽驚道：「你出的好主意！曬出病來還了得呢！」說着，便連忙出來，抱回妹妹去，找出衣裳來給她換上。摸她額上火熱，便沖一杯綠豆湯給她喝了，挑些「解暑丹」給她開了，抱着她在廊下靜靜的坐着，一面不住的抱怨。

小小，妹妹疲乏的倚在趙媽肩上，說：「不干哥哥的事，是我自己摔下去的。」小小這時只呆着。

晚上妹妹只是吐，也不吃飯。嬌嬌十分着急，母親說一定是中了暑，明天一早請大夫去。趙媽沒有說什麼，小小只自己害怕。——明天早上，妹妹好了出來，小小方放了心。

他們不敢出去了，只在家裏玩。將扶着牽牛花的小竹桿兒，都拔了出來，先紮成幾面長方的籬子。然後一面一面的合了來，在樹下牆陰裏，蓋了一個小竹棚，也安上個小門。兩個人忙了一天，直到上了燈，趙媽催吃晚飯，纔放下一齊到屋裏來。

母親笑說：「妹妹來，小小可有伴兒了，連飯也顧不得吃，看明天叔叔來接了妹妹去，你可怎麼辦？」小小只笑着。桌上兩個人還不住的商議作棚子的事。

第二天恰好小小的學校裏開了一個「成績展覽會」，早晨先有本校師生的會集，還練習唱校歌。許多同學來找小小，要和他一塊兒去。小小惦着要和妹妹蓋那棚子，不肯去，同學一定要拉他走。他只是囑咐了妹妹幾句。又說：「午後我就回來，你先把頂子編上。」妹妹答應着，他便和同學去了。

好容易先生們來了，唱過歌，又亂了半天，小小不等開完會，自己就溜了出來。從書店經過，便買了一把綢製的小國旗，興興頭頭的舉着進門就喚：「妹妹！我買了國旗來了，我們好插在棚子上……」趙媽從自己屋裏出來，笑道：「妹妹走了。」小小說：「你不必哄我！」一面跑上廊去，只見母親自己坐在窗下寫信，小小連忙問：「妹妹呢？」母親放下筆說：「早晨叔叔自己來接，十點鐘的車嬌嬌和妹妹就走了。」小小呆了，說：「怎麼先頭我沒聽見說？」母親說：「

昨天晚上不是告訴你了麼？前幾天叔叔來信，就說已經告了五天的假，要來把家搬到南邊去——我也想不到他們的怎麼快，妹妹原是不願意走的，嬌嬌說日子太短促了，他們還得回去收拾去，我也留他們不住。」小小說，「怎麼媽媽也不到學校裏去叫我回來？」母親說，「那時大家都忙着，誰還想起這些事！」說着仍自去寫信。小小站了半天，無話可說，只得自己出來，呆呆的在廊下拿着國旗坐着。

下午小小睡了半天的覺，晚上纔起來，胡亂吃過飯，自己悶悶的坐在燈下——趙媽進來問「我的那把剪刀呢？」小小道，「我沒有看見！」趙媽說「不是昨天你和妹妹編籬子，拿去剪籬子麼？」小小想起來，就說「在那邊牆犄角的樹枝上掛着呢，你自己去拿罷！」趙媽出去了，母親便說「也沒見你這樣的淘氣！不論什麼東西，拿起來就走。怪不得昨天那些牽牛花東倒西歪的，原來竹子都被你拔去了，再淘氣連房子還都拆了呢！妹妹走了，你該溫習溫習功課了，整天裏只顧玩，也不是事！」小小滿心裏惆悵抑鬱，正無處着落，聽了母親這一番話，便借此伏在桌上哭了，母親也不理他。

自己哭了一會，覺得無味，便起來要睡覺去。母親跟他過來，替他收拾好了，便溫和的撫着他說，「好好的睡罷，明天早起，我教給你寫一封信給妹妹，請她過年再來。」他勉強抑住抽咽答應着，便自己臥下。母親在牀邊坐了一會，想他睡着，便捻暗了燈，自己出去。

他重新又坐了起來——窗外好亮的月光呵，照見庭院，照見滿地的牽牛花，也照見了牆隅未成功的棚。小門還半開着，頂子已經編上了，是妹妹的工作……

他無聊的掩過窗簾，重行臥下，——隱隱地聽見屋後溪水的流聲淙淙，樹葉兒也響着，他想起好些事。枕着手腕……看見自己的睡衣和衾枕，都被月光映得潔白如雪。微風吹來，他不禁又伏在枕上哭了。

這時月也沒有了，水也沒有了，妹妹也沒有了，竹柵也沒有了。這一切都不是——只宇宙中寂寞的悲哀，瀰漫在他羸弱的心靈裏。

姑 姑

· 選自超人 ·

「她真能恨得我咬牙兒！我若有神通，真要一個掌心雷，把她打得淋漓粉碎！」他實在急了，本是好好地躺着呆想，這時禁不住迸出這一句話來。

我感着趣味了，却故意的仍一面寫着字，一面問說：「她是誰，誰是她？」

他氣忿忿的說，「她是姑姑，」說着又咬牙笑了。

我仍舊不在意的，「哦，不是姊姊妹妹，却是姑姑。」

他一翻身坐起來說：「不是我的姑姑，是一個同學的姑姑。」

我說：「你就認了人家的，好沒出息，認得姊姊妹妹也好一點呀……」

他抱起膝來，倚在床欄上，說：「你聽我說，真氣人，我上一輩子欠她的債——可是，我是真愛她。」

我放下筆看着他，「哦，你真愛她……」

他又站起來了，「我不愛她，還不氣她呢！她是個魔女，要多美有多美，要多壞有多壞！自從愛慕她以來，也不知受了多少氣了。我希望她遇見一位煞神般的婆婆，沒日沒夜的支使欺負她，才給我出這口氣！」

我看他氣的樣子，不禁笑說：「你好好說來，你多會兒認得她？怎麼愛的她？她怎麼給你氣受？都給我說，我給你評理。」

他又坐下了，低頭思索，似乎有說來話長的神氣，末了嘆了一口氣，說：「我真認命了！去年大約也是這春天的時候，神差鬼使去放風箏，碰見她姪兒同她迎頭走來，正打個照面，好一個美人胎子！她姪兒說：『好，你有風箏，咱們一齊去。』——這是我姑姑。』我頭昏腦亂的叫了一聲，這一叫便叫死了，她其實比我還小一歲呢。我同她姪兒舉着風箏向前走，連頭都不敢回，到了草地上，便放起來，誰知從那時起便交惡運，天天放得天高的風箏，那天竟怎麼放也放不起來，我急得滿頭是汗。她坐在草地悠然的傲然的笑說：『這風箏真該拆了，白跑半天。』笑聲脆的鳥聲似的。我一陣頭昏，果然一頓腳把風箏踏爛了，回家讓哥哥說了一頓！

「倒霉事剛起頭呢，我從此不時的找她姪兒去，她姪兒也真乖覺，總是敲我竹槓，託我買東買西。要不是，就有算學難題叫我替他做，我又不肯不替他做。每回找他之前，總是想難題想得頭痛。交卷時她姪兒笑臉相迎，他姑姑又未必在家。」

我不禁笑了出來，說：「活該！活該！」

他皺眉笑說：「你聽下去呀！女孩子真乾淨，天天這一身白衣裳黑裙子，整齊得烏金白銀似的，從一樹紅桃花底

下經過，簡直光豔得照人！我正遇見了，倒退三步，連鞠躬都來不及，我呢，竹布長衫，襟前滿是泥土，袖底都是黑痕，腳上的白鞋也成了黑的了。她頭也不回的向前走，俏利的眼光，一瞥之間，露出了鄙夷的樣子。我急了，回來抱怨李媽，今早不給我長衫換，她咕唧着說，『平常三天一換都嫌早，今天怎麼又乾淨起來了？打扮什麼，二爺！娶媳婦還早着呢，小小的年紀！』偏生哥哥又在廊下聽見了，笑着趕追來說，『娶媳婦還早着呢，二爺！把我羞哭了。』

「第二天穿一件新電光灰布衫子，去看她姪兒。他不在家，剪頭髮去了。姑姑却站在院子裏喂鳥兒，看見我笑說，『不巧了，我姪兒剛出去，你且坐下，他一會兒就回來。』我搭訕的在一旁站着。這女孩子怎麼越來越苗條！也許病瘦了罷，風前站着彷彿要吹起來似的。我正胡想，她忽然笑說，『你這件新灰布衫子真合式。』我臉紅一笑，從此我每到她家總穿這件灰衫。她却悄悄的對她姪兒笑話我自開大關地以來，只穿得這一件衣服，大約是晚上脫下來洗，大一亮，就又穿上。這話偏生又讓我聽見了，氣得要死！」

我嘆喟的笑了出來！

「還有一次，我在她家裏同她姪兒玩，回家來出門的時候，遇見她從親戚家回來，她說：『對不起，沒有恭接你，明天再來罷。』我那天本有一點不舒服，第二天一早却念念不忘的掙扎着去了，她却簡直沒有露面。我回來病了三天，病中又想她，又咒她，等到病好，禁不住又去看看，誰知她也病了，正坐在炕沿上吃粥，黃瘦的臉兒，比平時更爲嬌柔可憐。我的氣早丟在九霄雲外。她抬頭看見我，有氣沒力的笑說，『姑姑病了，你怎麼連影兒也不見。』我慚愧不堪，心中只不住的怨自己連病都不挑好日子！」

「她喜歡長春花，我把家裏的都摘了送給她，哥哥碰見就叨叨說：『她是你的娘！你這樣糟蹋母親心愛的花兒，孝敬她！』哥哥對她實在沒有感情！但是，哥哥也實在沒有看見過她，只知道我有個新認的姑姑而已。我仗着膽兒說：『這花兒橫豎也快殘了，摘下來不妨事，她雖不是我的娘，但她是我的姑姑！』哥哥吐了一口唾沫，說：『沒羞，認人家比你小的小姑娘做姑姑！』我拿着花低頭不顧的走開去。我們弟兄門口從來是不相下的，這次我却吃了虧。」

「家裏的花摘完了，那天見着她，她說：『我明天上人家吃喜酒，要有一朵長春花戴在頭上，多麼好看！』我根本就認為除她以外，別人不配戴長春花的，便趕忙說：『放心，由我去找。』回家來，葉底都尋遍了，實在沒有。可是已叫，她放心，又不好意思食言。猛憶起校園裏似乎還有，飯後躊躇着便到學校裏去。跳過籬笆，繞過了『勿摘花木』的牌示，偷摘了一朵。心跳得利害，連忙把花藏在衣底，跑到她家去，雙手奉上。我還看着她梳掠，換衣裳，戴花出去。看見車上背後那朵紅星在她黑髮上照耀，我覺得一切的虧心和辛苦都忘了！

「不想她將這事告訴了她姪兒，她姪兒在同學裏傳開了。傳到先生耳朵裏，就把我傳了去。那時，我正在球場裏，嚇得臉都青了，動彈不得，最後只得窄着膽子走到先生那裏。先生連問都不問，就把我的罪狀插在我帽子上，拉我到花台邊去。我哭着，不住的央告，先生也不理。同學們都圍聚了過來。我羞得恨不得鑽進地縫。我那天沒有吃飯，眼睛也哭腫了。幸而那天哥哥沒在，還好一點。後來自然他也知道了，我回家去又受了一頓責罰。」

「從此我在先生面前的信用和寵愛一落千丈。自從春天起，又往往言語無心，在班裏看着書，心裏却描擬着她。和先生對話，所答非所問。先生猜疑，同學也鬪笑。我父親到學校裏去查問成績的時候，先生老實地這麼一說，父親

氣得要叫我停學，站櫃台做學徒去。好容易我哭着央求，又起誓不再失魂落魄了，父親才又回過心來。」

我這時也不能再笑了。

他嘆了一口氣，「以後的半年，我也沒好好的念書，不過處處提防，不肯有太露出廢學的樣子。可恨她也和我疎遠起來了。她拿我當做一個挨過罰，品學不端的人看待。至於我爲何挨罰，她却全想不到！我也認命了，見了她便低頭走開去。」

「今年的春天，一個禮拜天下午，同哥哥去放風箏，偏又遇見她和她姪兒，還有一個穿洋服的少年也在那裏。我正要低頭回去，她已看見我了，遠遠地叫着，我只得過去，我介紹了我哥哥，她也介紹了那個她父親朋友的兒子，她叫我叫他叔叔。這叔叔是北京城裏念書的。我那時覺得他偉大得很。他却很巴結姑姑，一言一笑都先事意旨。姑姑那天却有點不在意的，也許是不自然，只同我在一起，却讓叔叔，她姪兒，我哥哥在一塊玩。她問長問短，又問我爲何總不上她家裏去。那時楊柳剛青着，燕子飛來，在水上成羣的輕輕掠過。那天的下午是我生命中最溫柔的一刻！」

「到了黃昏，大家站起走開，那叔叔似乎有點不悅意。我暗暗歡喜。大家分手，回家去的路上，哥哥忽然說，「你那位姑娘真俏皮！」我不言語。」

「從那時起，我又常到她家去，叔叔總在那裏，但一遇見我來了，她總丟了叔叔來同我玩。叔叔却也不介意，只笑一笑走開。」

「一月之前，也是一個黃昏，我正從她家回去。叔叔，她姪兒，和姑姑一齊送出來。叔叔忽然笑着拍着我的肩說，「

「明天請你來吃酒。」姪兒也笑道，「是的，請你來吃喜酒。」姑姑臉都紅了，笑着推她姪兒，一面說，「沒有什麼，你若是忙，不來也使得。」我看看他們三人的臉，莫名其妙。回去道上仔細一想，忽然心裏慢慢涼起來……

「第二天哥哥却要同我去放風箏，我一定不肯去，哥哥只得自己走了。我走到她家，門口掛着彩結，我進去看了見酒席的擔子，一擔一擔的挑進來，叔叔和姪兒迎了出來，不見姑姑，我問是什麼事，姪兒拍手說：『你來遲了一步，姑姑躲出去了！這是她大喜的日子。』我一呆，姪兒又指着叔叔說：『別叫叔叔走了，這是我們將來的姑夫。』——今天他們文定的好日子。」我神魂出竅，心中也不知是什麼味兒，苦笑著道了一聲喜，也不知怎樣便離了她家。道上還遇着許多來道喜的男女客人，車上却帶着紅禮盒子。

「怪不得她總同我玩呢，原來怕我和她取鬧。我却是從頭就悶在鼓裏。我那時只覺得滿心悲涼，信足所之，竟到了放風箏的地上。哥哥在放呢，看見我來了，便說：『你那裏玩够了，又來找我！』我不答，他又問了一句。我說：『只有你是我的親人了，我不找你找誰？』我說着，便抱着哥哥的臂兒哭了，把他弄得愕然無措。

「自此，我就絕跡不去了，賭氣也便離開家到北京來念書。那位叔叔也在我們學校裏。但是，我可不能告訴你他是誰——他原來在學校是這麼一個繡花枕，學問比誰都不如！今天上午他悄悄的拉着我，叫我叫他姑夫，說他在這暑假便回去娶親了，把我又氣得……」

我聽到這裏，一欠伸，笑道：「人家要親，用得着你生氣！」

他說：「我不氣別的，我氣的十八歲的女孩子出什麼關！」

我嘆喏一笑說：「你呢，十九歲的年紀，認什麼姑姑！」

他又皺眉一笑，呆呆的躺了下去，我也自去寫字。一會兒抬起頭來，却看見他不住的向空伸掌，大概正在練演他的掌心雷呢！

感恩節，一九二五。惠波車中戲作。·選自姑姑·

冬兒姑娘

「是呵，謝謝您，我喜，您也喜，大家同喜！太太，你比在北海養病，我陪着您的時候，氣色好多了，臉上也顯着豐滿，日子過的多麼快，一轉眼又是一年了。提起我們的冬兒，可是有了子兒了。我們的姑爺，在清華園當茶役，這年下就要娶。姑爺歲數也不大，家裏也沒有什麼人。可是您說的「大喜」，我也不爲自己享福，看着她有了歸宿，心裏就踏實了，也不枉我吃了十五年的苦。」

「說起來真像故事上的話，您知道那年慶王爺出殯……那是那一年……我們冬兒她爸爸，在海澱大街上看熱鬧，這麼一會兒的工夫就丟了，那天我們兩個人倒是拌過嘴，我還當是他賭氣進城去了呢，也沒找他。過了一天，兩天，三天，還不來，我才慌了，滿處價問，滿處價打聽，也沒個影兒。也求過神，問過卜，後來一個算命的，算出說他往西南方去了，有個女人絆住他也許過了年會回來的。我稍微放點心，我想他又不是小孩子，又是本地人，那能說丟就丟了呢，沒想到……如今已是十五年了！」

「那時候我們的冬兒才四歲。她是『立冬』那天生的，我們就這麼一個孩子，她爸爸本來在內務府當差，什麼

雜事都能做，糊個柵呀，幹的什麼的，也都有碗飯吃。自從前清一沒有了，我們就沒了落兒了。我們十九年的夫妻，沒紅過險，到了那時實在窮了，才有時急得彼此抱怨幾句，誰知道這就把他逼走了呢？

「我抱着冬兒哭了三整夜，我哥哥來了，說『你跟我回去我養活着你。』太太，您知道，我哥哥家那些個孩子再加上我，還帶着冬兒，我嫂子嘴裏不說，心裏還能喜歡麼？我說『不用了，說不定你妹夫他什麼時候也許就回來，冬兒也不小了。我自己想法子看。』我把他回走了。以後您猜怎麼着？您知道圓明園裏那些大柱子，台階兒的大漢白玉，那時都有米舖裏雇人來把他碰碎了，糝在米裏，好添分量，多賣錢。我那時就天天坐在那漫荒野地裏砸石頭。一邊砸着石頭，一邊就流眼淚，冬天的風一吹，眼淚都凍在臉上了。回家去，冬兒自己爬在坑上玩，有時從坑上掉了下來，就躺在地下哭。看見我，她哭我也哭，我那時那一天不是眼淚拌着吃飯！

「去年北海不是在『霜降』那天下下的雪麼？我們冬兒給我送棉襖來了，太太您記得？傻大黑粗的，眼梢有點往上吊着？這孩子可是利害，從小就是大男孩似的，一直到大也沒改。四五歲的時候，就滿街上和人抓子兒，押攤，要錢，輸了就打人，罵人，一街上的孩子都怕她！可是有一樣，雖然蠻，她還講理。還有一樣，也還孝順，我說什麼，她聽什麼，我呢，只有她一個，也輕易不說她。」

「她常說『媽，我爸爸撇下咱們娘兒倆走下，你還想他呢！你就靠着我得，我賣鷄子，賣柿子，賣蘿蔔，養活着你，咱們娘兒倆廝守着，不比有他的時候還強麼？你一天裏淌眼抹淚的，當的了什麼呀？』真的，她從八九歲就會賣鷄子，上清河販鷄子去，來回十七八里地，挑着小挑子，跑的比大人還快。她不打價，說多少錢就多少錢，人和她打價，她挑起

挑兒來就走，頭也不回，可是價錢也公道，海從這街上，誰不是買她的，沒有一樣，買了別人的，她就不依就罵。

「不賣鷄子的時候，她就賣柿子，花生，說起來還有可笑的事呢。您知道西苑常駐兵，這些小販子就怕大兵，賣不到錢還不算，還常捱打受罵的。她就不怕大兵，一早晨就挑着柿子什麼的，一直往西苑去坐在那操場邊上，專賣給大兵。一個大錢也沒讓那些大兵欠過，大兵兇，她更兇，兇的人家反笑了，倒都護着她。多會兒他賣穀了說走就走，人家要買她也不給。那一次不是大兵追上門來了？我在院子裏洗衣裳，她前腳進門，後腳有兩個大兵追着，嚇得我們一跳，我們一院子裏住着的人，都往屋裏跑。大兵直笑直嚷着說：『冬兒姑娘，冬兒姑娘，再賣給我們兩個柿子。』她回頭把挑兒一放，兩隻手往腰上一叉，說：『不賣給你，偏不賣給你，買東西就買東西，誰許你們嘻皮笑臉的！你們趁早給我走！』我嚇得直哆嗦！誰知道那兩個大兵倒笑着走了。您瞧這孩子的膽！

「那一年她有十二三歲，張宗昌敗下來了，他的兵就駐在海淀一帶。這張宗昌的兵可窮着呢，一個個要飯的似的，襪子鞋都不全，得着人家兒就拍門進去，翻箱倒櫃的，還要是住着就不走了。海淀這一帶有點錢的都跑了，大姑娘小媳婦兒的，都也走空了。我是又窮又老，也就沒走，我哥哥說：『冬兒倒是往城裏躲躲罷。』您猜她說什麼？她說：『大舅舅您別怕，我媽不走，我也不走，他們吃不了我，我還要吃他們呢！』可不是她還吃上大兵麼？她跟他們後頭走隊唱歌的，跟他們混得熟極了，她那一天不吃着他們那大籠屉裏蒸的大窩窩頭？

「有一次也闖下禍——那年她是十六歲了，——有幾個大兵從西直門往西苑拉草料，她叫人家把草料卸在我們後院裏，她答應晚上請人家喝酒。我是一點也不知道，她在那天下午就躲開了。晚上那幾個大兵來了，嚇得我要

死知道冬兒溜了，他們恨極了，拿着馬鞭子在海淀街上找了她三天。後來虧得那一營兵開走了，才算沒有事。

「冬兒是躲到她姨兒，我妹妹家去了，我妹妹的家住在藍旗，有個菜園子，也有幾口豬，還開個小雜貨鋪。那次冬兒回來了，我就說：『姑娘你歲數也不小了，整天價和大兵搗亂，不但我損驚受怕，別人看着也不像回事，你說是不是！你倒是先住你姨兒家去，給她幫幫忙，學點粗活，日後自然都有用處……』她倒是不刁難，笑嘻嘻的就走了。

「後來，我妹妹來說：『冬兒倒真能幹，真有力氣，餵豬，天天一清早上西直門取貨，回來還來得及做飯。做事是又快又好，就是有一樣，脾氣太大！稍微的說她一句，她就要回家。』真的，她在她姨兒家住上半年，就回來過好幾次，每次都是我勸着她走的。不過她不在家，我也有想她的時候，那一回我們後院種的幾棵老玉米，剛熟，就讓人拔去了，我也沒追究。冬兒回來知道了，就不答應說：『我不在家，你們就欺負我媽了！誰拔了我的老玉米，快出來認了沒事，不然誰吃了誰嘴上長疔！』她坐在門檻上直罵了一下午，末後有個街坊老太太出來笑着認了說：『姑娘別罵了，是我拔的，也是鬧着玩。』這時冬兒倒也笑了，說：『您吃了就告訴我媽一聲，還不能讓您吃麼？』明人不做暗事，您這樣叫我們小孩子瞧着也不好！』一邊說着，這才站起來，又往她姨兒家裏跑。

「我妹妹沒有兒女。我妹夫就會要錢，不做事。冬兒到他們家，也學會了打牌，白天做活，晚上就打牌，也有一兩塊錢的輸贏。她打牌是許贏不許輸，輸了就罵。可是她打的還好，輸的時候少，不然，我的這點兒親戚，都讓她給罵斷了。

「在我妹妹家兩年，我就把她叫回來了，那就是去年，我跟您到北海去叫她回來。我不在家，她也不做活，整天裏自己做了飯吃了，就把門鎖上，出去打牌。我聽見了，心裏就不痛快。您從北海一回來，我就趕緊回家，說了幾

次，勾起胃口疼來，就躺下了。我妹妹來了，給我請了個瞧香的，來看了一次，她說是因為我那年爲冬兒她爸爸許的願，沒有還，神仙就罰我病了。冬兒在旁邊聽着，一聲兒也沒言語。誰知道她後腳就跟了香頭去，把人家裏神仙牌位一頓都砸了，一邊還罵着說：『還什麼願！我爸爸回來了麼？就還願！我砸了他的牌位，他敢罰我病了，我才服。』大家死勸着，她才一邊罵着，走了回來。我妹妹和我知道了，又氣，又害怕，又不敢去見香頭。誰知後來我倒好了，她也沒有什麼。真是『神鬼怕惡人』……

「我哥哥來了，說『冬兒年紀也不小了，趕緊給她找個婆家罷。』『惡事傳千里，』她的利害名兒太出遠了，將來沒人敢娶！其實我也早留心了，不過總是不成，低不就的。有個公公婆婆的，我又不答應，將來總是麻煩，人家那能像我似的，什麼都讓着她？那一次有人給提過親，家裏也沒有大人，孩子也好，就是時辰不對，說是犯尅。那天我合婚去了，她也知道，我去了回來，她正坐在家裏等我，看見我就問：『合了沒有？』我說：『合了，什麼都好，就是那頭命硬，說是尅丈母娘。』她就說：『那可不能做！』一邊說着，又拿起錢來出去打牌去了。我又氣，又心疼。這會的姑娘都臉大，說話沒羞沒臊的！」

「這次總算停當了，我也是一塊石頭落了地！」

「謝謝您，您又給這許多錢，我先替冬兒謝謝您了！等辦過了事，我再帶他們來磕頭……您自己也快好好的保養着，剛好別太勞動了，重複了可不是玩的！我走了，您再見。」

· 選自冬兒姑娘 ·

第一次宴會

C教授來的是這樣的倉猝，去的又是這樣的急促。楨主張在C教授遊頤和園之後，離開北平之前，請他吃頓晚飯。他們在國外的交誼，是超乎師生以上的。瑛常從楨的通訊和談話裏摹擬出一個鬚髮如銀，聲音慈藹的老者。她於舉行這個宴會，表示了完全的同意。

新婚的瑛——或者在婚前——是早已虛擬下了她小小家庭裏一個第一次宴會：壁爐裏燃着松枝，熊熊的喜躍的火燄，映照得客廳裏細緻的椅棹，發出烏油的嚴靜的光亮，廳角的高桌上，放着一盞淺藍帶穗的罩燈；在這含暈的火光和燈光之下，屋裏的一切陳設，地毯，窗簾，書櫃，瓶花，壁畫，爐香……無一件不妥貼，無一件不溫甜。主婦呢，穿着又整齊，又莊美的衣服，黑大的眼睛裏，放出美滿驕傲的光；掩不住的微笑浮現在薄施脂粉的臉上；她用着銀鈴般清脆的聲音，在客人中間，周旋，談笑。

如今呢，母親的病，使她比楨後到了一個月。五天以前，才趕回這工程未竟的「愛巢」裏來。一開門，滿屋子都是油漆氣味；牆壁上的白灰也沒有乾透；門窗戶扇都不完全；院子裏是一堆雜亂的磚石灰土；在這五天之中，她和楨僅僅將重要的傢具安放好了位置。白天裏樓上樓下是滿了工人，油滾匠，玻璃匠，木匠……連她也認不清是什麼人做什麼事，只得把午睡也犧牲了，來指點看視。到了夜裏，她和楨才能慢慢的從她帶來的箱子裏理出些應用的陳設，如鐘，蠟台，花瓶之類，都堆在桌上。

喜歡款待的她，對於今天下午不意的宴會，發生了無限的躊躇。一種複雜的情感，縈繞在她的心中。她平常虛擬的第一次宴會，是沒有實現的可能了！這小小的「愛巢」裏，只有光潔的四壁，和幾張椅桌，地毯還都細着放在樓上，窗簾也沒有做好，畫框都重疊的立在屋角……下午植又陪C教授到頤和園去，只有她一個……

她想羞不覺的把眉頭蹙了起來，沉吟了半晌，沒有言語。預備到城裏去接C教授的植已經穿好了衣服，戴上了帽子，回頭看見瑛躊躇的樣子，便走近來在他頰上輕輕的吻了一下，說：「不要緊的，你別着急，好歹吃一頓飯就完全了，C教授也知道，我們是新搬進來的，自然諸事都能原諒。」瑛推開他，含顰的笑道：「你躲出去了，把事都推在我身上，回頭玩壞了頤和園，再客人似的來赴席，自然你不着急了！」植笑着站住道：「要不然，我就不去，在家裏幫你。或是把這宴會取消了，也使得，省得你太忙累了，晚上又頭痛。」

瑛拾起頭來，「笑話！你已請了人家了，怎好意思取消你去你的，別攔攔了，晚上宴會一切只求你包涵點就是了。」植笑着回頭要走，瑛又叫住他，「陪客呢，你也想出幾個人。」植道：「你斟酌罷，隨便誰都成，你請的總比我請的好。」植笑着走了，那無愁的信心的笑容，予瑛以無量膽氣。瑛略一凝神，叫廚師父先到外面定一桌酒席，要素淨的回來把地板用柏油擦了，到樓上把地毯都搬下來，又吩咐蘇媽將畫框，釘子，箱子等都放在一處備用。一面自己披上外套，到隔壁江家去借電話。

她一面低頭走着，便想出了幾個人：許家夫婦是C教授的得意門生；N女士美國人，是個善談的女權論者；還有華家夫婦，在自己未來之先，植在他們家裏借住過，他們兩位都是很能談的；李先生是植的同事，新從美國回來的；衛

女士是她的好友結婚時的伴娘……這些人平時也都相識，談話不至於生澀。十個人了，正好坐一桌。被請的人都在家，都能來，只衛女士略有推託，讓她說了幾句，也笑着說「奉陪」，她真喜歡極了。在江家院子裏，摘了一把玫瑰花，叫僕人告訴他們太太一聲，就趕緊回來。

廚師父和蘇媽已把屋中都收拾乾淨，東西也都搬到樓下來了。這個中年的用人，以好奇的眼光來看定他們弱小的主婦，看她如何佈置。瑛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她先指揮着把地毯照着屋子的顏色鋪好；再把書櫃拿起，一一凝視；也估量着大小和顏色分配在各屋子裏；書櫃裏亂堆的書，也都整齊的排立了；蠟台上插了各色的蠟燭；花瓶裏也都供養了鮮花；一切安排好了之後，把屋角高桌上白絹畫藍龍的電燈一開，屋裏和兩小時以前大不相同了，她微笑着，一回頭，廚師父和蘇媽從她喜悅的眼光中領到意旨了，他們同聲的說：「太太這麼一調動，這屋裏真好看了！」

她笑了一笑，喚：「廚師父把壁爐生了火，要旺旺的，蘇媽跟我上樓來開箱子。」
杯箸、桌布、卡片的立架、鬮漆咖啡的杯子，一包一包都打開了。蘇媽從紙堆裏檢出來，用大盤子托着，瑛打發她先下樓擺桌子去，自己再收拾臥室。

天色漸漸的暗下來了，捻開電燈撥一撥亂紙，堆中觸到了用報紙包着的沉甸甸的一束。打開了一看，是幾個喇叭花形的花插子，重疊着套在一起，她不禁呆住了！

電光一閃似的，她看見了對榻上，瘦弱蒼白的母親，無力的背倚着床欄，含着淚說：「瑛你父親太好了，以至做了幾十年的官，也不能好好的賠送你呢，正經的首飾也沒有一件，金鑰子和玉簪花，前年你弟弟出洋的時候，都作了

盤費了。只有一朵珠花，還是你外祖母的，珠花不大，去年拿到珠寶店裏去估，說太舊了，每顆只值兩三塊錢。好在你平日也不愛戴首飾，把珠子拆下來，和弟弟平分了，作個紀念罷！將來他定婚的時候……

那時瑛已經啾啾不勝了，勉強抬起頭笑着說：「何苦來拆這些，我從來不用……」

母親不理他，仍舊說下去。「那邊小圓桌上的銀花插，是你父親的英國朋友 M 先生去年送我生日的。M 先生素來是要好看的，這個想來還便宜。老人屋裏擺什麼花草，我想也給你。」

隨着母親的手看去，圓桌上玲瓏地立着一個光耀奪目的銀花插，盤繞圓索的座子，朝上開着五朵喇叭花，花筒裏抽着綢緞的花朵。

母親又說：「收拾起來的時候，每朵喇叭花是可以脫卸下來的，帶着走也方便！」

是可給的都給了女兒了，她還是萬般的過意不去。覺得她唯一的女兒，瑛這次的婚禮，一切都太簡單，太隨便了！首飾沒有打做新的，衣服也只添置了幾件；新婚沒有洞房，只在山寺裏過了花燭之夜。這原都是瑛自己安排的，母親却覺得有無限的慚愧，無限的抱歉。覺得是自己精神不濟，事事由瑛敷衍忽略過去。和父親隱隱的談起贈嫁不足的事，總在微笑中墜淚。父親總是笑勸說：「做父親的沒有攢錢的本領，女兒只好吃虧了。我賠送瑛，不是一箱子的金錢，乃是一肚子的書！而且她也不愛那些世俗的東西。」

母親默然了，他雖完全同情於她正直廉潔的丈夫，然而總覺得在旁人眼前，在自己心裏，解譬不開。瑛也知道母親不是要好看，講面子，乃是要將女兒妥貼周全的送出去。要她小小的家庭裏，安適，舒服，應有盡有，

這樣她心裏才覺得一塊石頭落了地。談嫁前的年月，才可以完完滿滿的結束了。

這種無微不至的愛意，每一起，心裏便深刻的酸着。她對於病中的母親，只有百般的解說，勸慰，實際說，她小小的家庭裏已是應有盡有了。母親要給她的花插，她決定請母親留下。

在母親病榻前陪伴了兩個月終於因為母親不住的催促，說她新居一切待理，她才忍着心腸，匆匆北上。別離的早晨，她含淚替母親梳頭，母親強笑道：「自昨夜起，我覺得好多了，你去儘管放心……」她從鏡中偷看母親痛苦的面容，知道這是假話，也只好低頭答應，眼淚却止不住滾了下來。臨行竟不能向母親拜別，只向父親說了一聲，回身便走。父親追出闌干外來，向樓下喚着：「到那邊就打電報……」她從車窗裏抬頭看見父親蒼老的臉上，充滿了憂愁，無主……

這些事，在她心裏，如同尖刀刻下的血痕，在火車上每一憶起，就使她嗚咽。她竟然後悔自己不該結婚，否則就可以長侍母親了。「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不但她自己情牽兩地，她母親也不肯讓她多留滯了。

到北方後，數日極端的忙逼，把思親之念，剛剛淡了一些，這銀花插突然地又把無數的苦愁勾起！她竟不知步履艱難的母親，何時把這花插，一一的脫卸了，又謹密的包好？又何時把牠塞在箱底？——她的心這時完全的碎了，慈愛過度的可憐的母親！

她想到這樣的事，哭得越發悲慘了。

她哭了多時，勉強收淚的時節，屋裏已經黑得模糊了。她趕緊把亂紙揉起來到箱裏去，把花插安上，拿着走下樓。

來，在樓梯邊正遇着蘇媽。

蘇媽說：「桌子都擺好了，只是中間少個花盤子……」瑛一揚手道：「這不是銀花插，你把我摘來的玫瑰插上，再配上綠葉就可以了。」蘇媽雙手接過，笑道：「這個真好，又好看，又合式，配上那銀卡片架子和杯箸，就好像是全套似的。」

瑛自己忙去寫了卡片，安排座位。C教授自然是首座，在自己的右邊。擺好了扶着椅背一看，玲瓏的滿貯着清水的玻璃杯，全副的銀盤盞，銀架上立着的紅色的卡片，配上桌子中間的銀花插裏紅花綠葉，光彩四射！客室裏爐火正旺，火光中的一切，竟有她擬想中的第一次宴會的意味！

心裏不住的喜悅起來，匆匆又上了樓，將臥室匆匆的收拾好，便忙着洗臉，剔甲，更衣……

一件蓮灰色的長衣，剛從箱裏拿了出來，也忘了叫蘇媽熨一熨，上面略有些皺紋，時間太過，也只好將就的穿了！怪不得那些過來人說做了主婦，穿戴的就不能怎樣整齊講究了。未嫁以前的她，赴一個宴會，盥洗，更衣，是要耗去多少時候呵！

正想着，似乎窗外起了鏗鏘的琴聲，推窗一看，原來外面下着滴瀝秋雨，雨點打着鐘簷，奏出清新的音樂。「喜悅中的心情，竟有這最合詩意的誤解！」她微笑着，「楨和C教授已在歸途中罷？」她又不禁捫心了。

剛把淡淡的雙眉描好，院子裏已聽見人聲，心中一跳，連忙換了衣服，在鏡裏匆匆照了一照，便走下樓去。楨和C教授拿着外衣和帽子站在客室中間，看見瑛下來，楨連忙的介紹：「這位是C教授——這是我的妻。」

C教授灰藍的眼珠裏，泛着慈祥和愛的光：頭頂微禿，極客氣的微偻着同她握手。

她帶着C教授去放了衣帽，指示了洗手的地方。剛要轉身走入客室，一抬頭遇着了楨的驚奇歡喜的眼光！這眼光竟是情人時代的表情，瑛忽然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去。楨握着她的雙手，附在她耳邊說：「愛，真難為你，我們剛進來的時候，我還以為是走錯了地方呢！這樣整齊，這樣美——不但這屋裏的一切，你今晚也特別的美，淡淡的梳粧，把三日來的風霜都洗淨了！」

瑛笑了，掙脫了手，「還不換雙鞋子去呢，把地毯都弄髒了！」楨笑着自己上樓去。

C教授剛洗好了手出來，客人也陸續的來了。瑛忙着招呼介紹，大家團團的坐下。楨也下來了，瑛讓他招待客人，自己又走到廚房裏，催早些上席。C教授今晚還要趕進城去。

席間C教授和她款款的談話，聲音極其低婉，吐屬也十分高雅，自然。瑛覺得他是一個極易款待的客人，並不須人特意去引起他的談鋒。只他筷子拿得不牢，肴菜總是夾不到嘴。瑛不敢多注意他，怕他不好意思，抬起頭來，眼光恰與長桌那端的楨相觸，楨往往給他以溫存的微笑。

大家談各國的風俗漸漸引到婦女問題，政治問題，都說得很歡暢，瑛這時倒默然了，她覺得有點倦，只靜靜的聽着。

C教授似乎覺得她不說話，就問她許多零碎的事。她也便提起精神來，去年從楨的信裏，知道C教授喪偶，就不問他太太的事了。只問他有幾位兒女，現在都在那裏？

C教授微微的笑說：「我麼？我沒有兒女——」

瑛忽然覺得不應如此發問，這馴善如羊的老者，太孤單可憐了！她連忙接過來說：「沒有兒女最好，兒女有時鬧累贅！」

C教授仍舊微笑着眼睛却凝注着桌上的花朵，慢慢的說：「按理我們不應當說這話，但看我們的父母，並不以我們爲累贅……」

瑛罷然了，心裏一酸，再拾不起頭來。恰巧C教授滑掉了一隻筷子，她趁此連忙轉下腰去，用餐巾拭了眼角，拾起筷子來，還給C教授。從潤溼的眼裏望着桌子中間的銀花插，覺得一花一葉，都射出刺眼的寒光！

席散了，隨伊坐在廳裏啜着咖啡。窗外雨仍不止，衛女士說太晚了，要先回去。李先生也起來要送她，好在路不遠，瑛借給她一雙套鞋，他們先走了。許家和華家都有車子在外面等着，坐一會子，也都站起告辭。N女士作的遠一點，C教授說他進城的汽車正好送她。

大家忙着穿衣戴帽。C教授站在屋角，柔聲的對她說：他如何的喜愛她的小巧精緻的家庭，如何的感謝她倉猝中爲他預備的宴會，如何的欣賞她爲他約定的陪客。最後說：「楨去年在國外寫博士論文的時候，真是廢寢忘食的苦幹。我當初勸他不要太着急，太勞瘁了，回頭趕出病來。他也不聽我的話。如今我知道了他急於回國的理由了，我一點不怪他！」說着，他從眼角裏慈諷的笑着，瑛也含羞的笑了一笑。

開起堂門，新寒逼人。瑛抱着肩，站在楨的身後，和大家笑說再見。

車聲一一遠了，棧捻滅了廊上的電燈，揮着瑛的手走進客廳來。兩人並坐在爐前的軟椅上，棧端詳着瑛的臉，說：「你眼邊又起黑圈了，先上樓休息去，餘事交給我罷！」——告訴你，今天我心裏有說不出的感謝和得意……」

瑛站起來，笑說：「發了，我都知道！」說着，便翩然的走上樓去。

一面卸着妝，心中覺得微微的喜悅。第一次的宴會是成功的過去了！因着忙這宴會，倒在這最短的時間內，把各處都擺設整齊了。如今這一個小小的家庭裏，圍繞着他們盡是些軟美溫甜的空氣……

又猛然的想起她的母親來了。七天以前，她自己還在那闐然深沉的樓屋裏，日光隱去，白燕在籠裏也縮頸不鳴。父親總是長吁短嘆着。婢僕都帶着愁容。母親灰白着臉頰臥在小床上，每一轉側，都引起夢中劇烈的呻吟……

她哭了，她痛心的恨自己！在那種淒涼孤單的環境裏，自己是決不能離開，不應離開的。而竟然接受了母親的催促，竟然利用了母親偉大的，體面憐愛的心，而飛向她夫婿這邊來！

母親犧牲了兒女在身旁的慰安和舒適，不顧了自己時刻要人扶掖的病體，甚至掙扎着起來，偷偷的在女兒箱底放下了那銀花插，來完成這第一次的宴會！

她抽噎的止不住了，頹然的跪到床邊去。她感謝，她懺悔，她祈禱上天，使母親所犧牲，所賜與她的甜美和柔的空氣，能從禱告的馨香裏，波紋般的蕩漾着，傳回到母親那邊去！

聽見楨上樓的足音了，她連忙站起來，拭了眼淚，「楨是個最溫存同情的夫婿，被他發覺了，徒然破壞他一天的歡喜與和平……」

楨進來了，笑問：「怎麼還不睡？」近前來細看她的臉，驚的攬着她道：「你怎麼了？又有什麼感觸？」
瑛伏在他的肩上，低低的說：「沒有什麼，我——我今天太快樂了！」

十一，二十，一九二九，北平協和醫院

選自姑姑

煩悶

幾聲晨興的鐘，把他從疲乏的濃睡中喚醒。他還在神志朦朧的時候，已似乎深深的覺得抑鬱煩躁。推開枕頭，枕着左臂，閉目思索了一會，又似乎沒有什麼事情，可以使他不痛快。這時廊外同學來往的脚步聲，已經繁雜了，他只得無聊地披衣起來：一邊理着桌上散亂的書，一邊呆呆地想着。

鹽漱剛完，餐鈴響了，他偏不吃飯去，夾着書，走到課室，站在爐邊。從窗戶裏看同學們紛紛的向着餐室走，他的問題又起了：「到底是吃飯爲活着，還是活着爲吃飯？一生的大事，就是吃飯麼？假如人可以不吃飯，豈不可以少生許多的是非，少犯許多的罪惡麼？但是……」他的思想引到無盡處，不禁拿起鉛筆來，在本子上畫來畫去的出神。

不知站了多少時候，忽地覺得有人推門進來。回頭看時，正是同班友可濟和西真，也一塊兒夾着書來了，看見他都問：「你怎麼不吃飯去？」他微笑着搖一搖頭。他們見他這般光景，也就不說什麼；在爐旁站了一會，便去坐下，談論

起別的事來。

要在別日也許他也和他們一塊兒說去，今天他不言語，從背後呆呆的看着他們。他想：「西真這孩子很聰明，只是總不肯用一用思想——其實用思想又有什麼用處，只多些煩惱，不如渾化些好。」又想：「可濟昨天對我批評了半天西真，說他不體面人，要一輩子不理他。今天又和他好起來，也許又有什麼求他的事，也未可知。總之人生只謀的是自己的利益，朋友的愛和仇，也只是以此爲轉移，——世間沒有真正的是非，人類沒有確定的心性。」又想：「可濟的哥哥前幾天寫信來叫我做些稿子，還沒有工夫覆他，他哥哥……」這時同學愈來愈多，他的思潮被打斷，便拿起書來，自己去坐下。

他很喜歡哲學，但今日却無心聽講，只望着窗外的枯枝殘雪。偶然聽得一兩句，「唯物派說心卽是物——世界上的一切現象，只是無目的威力與物的相遇。」這似乎和他這些日子所認可的相同，便收回心來，抬頭看着壁上的花紋，一面聽着。一會兒教授講完了，便徵求學生的意見和問題，他只默然無語。他想：「哲學問題沒有人能以完全解答，問了又有什麼結果；只空耗些光陰。」

一點鐘匆匆過去了，他無精打采的隨着衆人出來。

回到屋裏，放下書，走了幾轉，便坐下；無聊的拿出紙筆，要寫信給他姊姊。這是他煩悶時的習慣，不是沉思，就是亂寫。

X

X

X

X

X

「親愛的姊姊：

我今天又起了煩悶了，你知道這里的天氣麼？陰冷，黯淡，更將我的心情，冷淡入無何有之鄉了。

你莫又要笑我，我的思潮是起落無恆。和我交淺的人，總覺得是活潑的，有說有笑的，我也自覺我是動的不是靜的。然而我喜玄想，想到上天入地，更不時的起煩悶，不但在寂寞時，在熱鬧場中也是如此。姊姊呵！這是爲什麼呢？是遺傳麼？有我的時候，勇敢的父親，正在烈風大雪的海上，高唱那『祈戰死』之歌，在槍林彈雨之下，和敵人奮鬥。年輕的母親，因此長日憂慮。也許爲着這影響，那憂鬱的芽兒，便深深的種在我最初的心情裏了。爲環境麼？有生以來，十二年荒涼落漠的海隅生活，看着渺茫無際的海天，聽着清晨深夜的喇叭，這時正是湯廷奎所說的「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的境界了。像我們那時的——現在也是如此——年紀和家庭，那能起什麼身世之感？然而幼稚的心，那經得幾番洩動，久而久之，便做成習慣了。

可恨那海隅生活，使我獨學無友，只得和書籍親近。更可恨我們那個先生，只教授我些文學作品，偏偏我又極好他。終日裏對着百問不答神祕的「自然」，替古人感懷憂世，再後雖然離開了環境的逼迫，然而已經是先入爲主，難以救藥了。

我又過了八年城市的學校生活，這生活也有五六年之久，使我快樂迷眩，但漸漸的又退回了。我的同學雖然很多，却沒有一個可與談話的朋友。他們雖然不和我太親密，却也不斥我爲怪誕，因爲我同他們只說的是口裏的話，不說心裏的話。我的朋友的範圍，現在不只在校內了。我在海隅的時候，只知道的是書上的人物，現在我

已經知道些人物。姊姊呵！罪過的，很！我對於這些人物，由欽羨而模仿，由模仿而疑懼，由疑懼而輕藐。總而言之，我一步一步的走近社會，同時使我一天一天的看不起人！

不往下再說了，自止罷。姊姊呵！前途怎麼辦呢？奮鬥麼？奮鬥就是磨滅真性的別名，結果我和他們一樣。不奮鬥麼？何處是我的歸宿？隨波逐流，聽其自然，到那里是那里，我又不甘這樣飄泊！

因此我常常煩悶憂鬱，我似乎已經窺探了社會之謎。我煩悶的原因，還不止此，往往無端着惱。連我自己也奇怪，只得歸原於遺傳和環境。但無論是遺傳，是環境，已的確做成了我這麼一個深憂沉思的人。

姊姊，我做岸的性情，至終不能磨滅呵！我能咬着牙慰安人，却不能受人的慰安。人說我具有冷的理性，我也自承認是冷的理性。這時誰是我的慰安，誰配慰安我呢？姊姊呵！我的眼淚，不能在你面前掩蓋，我的嘆息，不能在你耳中隱瞞。親愛的姊姊，「善美的安琪兒」——你真不愧你的朋友和同學們贈你的這個徽號——只有你能慰安我，也只有我配受你的慰安。你雖不能壅塞我眼淚的泉源，你却能遏止這泉流的奔湧。姊姊呵！你雖不能是一樣的遺傳，却和我是一樣的環境，怎麼你就那樣的溫柔，勇決，聰明，喜樂呢！——雖人家也說你冷靜，但相形之下，和我已相差天地了——我思想的歷史中的變遷和傾向，至少要有你十分之九的導力。我已經覺得是極力的模仿你，但一離開你，我又失了自覺。就如今年夏天，我心靈中覺得時有喜樂，假期一過，却又走失了。姊姊，善美的姊姊！飄流在覺悟海中——或是墮落海中，也未可知——的弟弟，急待你的援手呵！

年假近了，切望你回來，雖然筆談比面談有時反真切，反徹底，然而冬夜圍爐，也是人生較快樂的事，不過却

難為你走那風雪的長途，小弟弟也盼望你回來，上禮拜我回家去的時候，他還囑咐我——他決不能像我也似乎不很像你，他是更活潑爽暢的孩子，我有時想，他還小呢，十歲的年紀，自然是天真爛漫的，但無論如何，決不至於像我。上帝祝福他！只叫他永遠像你，就是我的禱祝了。

姊姊！風愈緊了，雪花也飄來了。我隨手拿起筆來，竟寫了六張信紙，無端又耗費了你五分鐘看信的工夫，請你饒恕我親愛的姊姊，再見罷！

你憂悶的弟弟。」

匆匆的寫完了，便從頭看了一遍，慢慢的疊起來。自己挪到爐邊坐着，深思了一會，又回來，重新在信後註了幾句：

「姊姊！你看了信，千萬不必過份的爲我難過。我的思潮起落太無恆，也許天明就行所無事了。我不願意以無端的事，不快了我，又不快了你。」

註完便封了口，放在桌上。——其實這信，他姊姊未必能够看見；他煩悶時就寫信，寫完，自己看幾遍，臨到付郵的時候，說不定一剎那頃，他腦子裏轉一個彎兒，便燒了撕了。他不願意人受他思想的影響，更不願意示弱，使人知道他是這樣的受環境的逼迫。橫豎寫了，他精神中的痛苦，已經發洩，不寄也沒有什麼，只是空耗了無數光陰和紙筆。

這時場院裏同學歡笑奔走的聲音，又散滿了，已經到了上午下課的時候。他覺得餓了，便出來自己先走到餐室裏。一會兒同學們也來了，一個個凍紅着臉，搓着手，聚在爐邊談話。可濟回頭看見他，便問：「這兩點鐘沒課，你做什麼

來着。」他說：「沒做什麼，只寫了幾封信。」可濟說：「正是呢，我哥哥等着你的回信，千萬別忘了。」他點一點頭。

飯後走了出來，大地上已經白茫茫的了，空中的雪片，兀自飄舞。正走着，西真從後面趕上說：「今天下午四點的委員會，你千萬要到。」他便站住了說：「我正要去告訴你呢，今天是禮拜六，昨日我弟弟就寫信叫我早些回去，大概是有点事。今天就請你替我主席罷，已經告了假了。」西真道：「你又來，那能有這樣湊巧的事，你若不去，他們又該說你了；辦事自然是難的，但你這人也未免太……」他沉下臉來說：「太什麼？」西真咽住了笑道：「沒有什麼，不過我勸你總是到了好。」他低下頭走着，半天不言語，一會兒便冷笑道：「我也看破了，每人都要弄聰明，我何苦白操這一番心？做來做去，總是這麼一回事。什麼公益？什麼服務？我勸大家都不必做這夢了。撒手一去，倒可以釋放無數勞苦的衆生。其實我也不用說別人，我深深的自己承認，我便是罪惡的魁首，魔鬼的頭兒。」西真聽了，也不說什麼。這時已經非到他屋門口，他又說：「其實——我倒不是爲這個，我今天真有點事，請你千萬代勞，全權交給你，不必再徵求我的意見。」西真遲疑了一會說：「也好。」他便點一點頭進去了。

到了屋裏，百無聊賴，從凍結的玻璃窗裏，往外看着模糊的雪景，漸漸的困倦上來；和衣倒下，用手絹蓋上臉，彷彿入夢。

不一會兒又醒了，倒在牀上呆想，心中更加煩躁，便起來想回家去。忽然憶起可輝的信未覆，不如寫了再走，拿筆來，却先成了一篇短文字：

x

x

x

x

x

「青年人的危機」

青年人一步一步的走進社會，他逐漸的看破「社會之謎」使他平日對於社會的欽慕敬禮，漸漸的雲消霧滅，漸漸的看不起人。

社會上的一切現象，原是只可遠觀的。青年人當初太看得起社會，自己想像的興味也太濃厚；到了如今，他只有悲觀，只有冷笑。他心煩意亂，似乎要往自殺的道上走。

原來一切都祇是這般如此，說破不值一錢。

他當初以為好的，以為百蹴不能至的，原來也只是如此。——這時他無有了敬禮的標準，無有了希望的目的；只剩他自己獨往獨來，孤寂淒涼的在這虛偽痛苦的世界中翻轉。

他由看不起人，漸漸的沒了他「愛」的本能，漸漸的和人類絕了來往；視一切友誼，若有若無，可有可無。這是極大的危險不是？我要問作青年人環境的社會！

x
x
x
x
x

一方面他只有苦心孤詣的傾向自然。——但是宇宙是無窮的，蘊含着無限的神祕，沉靜的對着他。他有限的精神和思路，對此是絕無探索了解的希望。他只有低徊，只有讚歎，只有那渺渺茫茫無補太空的奇怪情緒。

兩種心理，將青年人懸將起來。懸在天上人間的中段。這是極大的危險不是？青年要問宇宙，也要問自己。

青年自己何嘗不能爲人生和宇宙，作種種完滿的解答？但理論是一件事，實踐又是一件事。他說得來却做不到，他至終仍是懸着。

這兩方面，又何嘗不可以「不解之解」解決了？但青年人不能升天，不甘入地，除非有一方面能完完全全的來適應他。

宇宙終古是神祕的；但社會又何妨稍稍的解除虛僞和痛苦，使一切的青年人不至於不着邊際？極大的危險，已經臨到了，青年自己明明白白地知道——

他一口氣寫完了，看了一遍，放在旁邊。找出可輝的信來，呆呆的看，半晌，很昏亂的拿起筆來，又寫：

「可輝兄：

前幾天從令弟處轉到你的信，你的詩，月夜也拜讀了，很好。我也是極喜歡月夜的，我經歷過的海上和山中的月夜，那美景恐怕你還沒有遇見過。但我總覺得月夜不如星夜；月夜的感覺散漫，不如星夜那般深沉。燦爛的繁星，襯着深藍的夜色，那幽深靜遠的太空，真使人微歎，使人深思，使人神遊物外呵！我有時對着無星的月夜，恨不得將心靈的利斧，敲碎月明，幻作萬千星辰，叫他和着風中的密葉繁枝，頌讚這「自然」的神祕。你也會有這

種的幻想麼？

論到文學創作問題，天才以外的人，自然總不如天才的創作那般容易。——這容易不是多少的問題。——因爲見得到是一件事，寫得出又是一件事。天才的觀察，也許和別人一般，只是他能描寫得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深刻，便顯得高人一着。不過將創作文學的責任，交付天才，也有一件危險。他們的秉賦不同，感覺從他腦中滲過的時候，往往帶着極濃厚的特具的色采；樂便樂到極處，悲也悲到極處。愈寫得動人，愈引導閱者趨向他偏窄的思路上去，他所描寫的對象，就未免模糊顛倒了。至此牽連到文學材料問題，我又起怪想了，宇宙中一切的事物，在在都是可描寫的，無論在山村，在都市，只要有一秒鐘寂靜的工夫，坐下想一想，站住看一看，我們的四圍，就充滿了結構非常精密的文學材料，又何用四處尋求呢？我主張與其由一兩個人——無論是否天才——來描寫，不如由大家同來實地觀察，各人得着自己的需要。一兩個人的感覺和文字，怎能寫盡這些神祕，沒的瑣屑隱沒了這無限的「自然」！

文壇上真寂寞呵！我不信拿這些現時的文學界中人的人格，就是以支撐我們現代的文學界，然而他們的確已這樣的支撐了，真是——我也知止了，懺悔了，然而古往今來，其實也都是如此，古文學家或者還不如今，不過我們看不見，便只有盲從讚歎。何必多說？世界上原只是滑稽，原只是虛偽。古人欺哄今人，今人又欺哄後人，歷史中也盡是一脈相延的欺哄的文字。

說到這裏，我又想起你說我的話，你說我只能影響別人，却不能受人的影響。你太把我看重了！我那裏有影

響人的力量。至於我受人的影響，是的確不少，你不理會就是了。你又勸我不要太往悲觀裏思想，我這個不成問題，我近來思想，幾乎瞬息萬變。告訴你一個笑話，我現在完全的贊同唯物派的學說，幾乎將從前的主張推翻了。不過我至終不承認我昨日的主張，以至今日的，明目的，也是如此。我年紀太輕，閱歷太淺，讀的書也太少。人生觀還沒有確定，偶然有些偏於憂鬱的言談和文字，也不過是受一時心境的影響和環境的感觸，不至於長久如此的，而且如不從文字方面觀察，我就不是悲觀的我。因此我從來不以思想的變遷爲意，任這過渡時代的思潮，自由奔放，無論是深悲是極樂，我都聽其自然。時代過了，人生觀確定了，自然有個結果。請你放心罷，我是不須人的慰安的謝謝你。

「作稿問題，」我真太羞赧了，我不願意再提——附上一篇，是剛纔亂寫的，不過請你看一看——這便是末一次。因爲我愈輕看人，愈拿着描寫「自然」不當做神理的事，結果是我自己墮落，「自然」自殺。我不想再做了，不如聽「自然」自己明明白白地呈露在每個漁夫農婦的心中，覆蓋了無知無識的靈魂，舒展了無靈無邊的美。

到此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你所愛的孩子，我的小弟弟，活潑勝常，可以告慰。

雪中的天色，已經昏暗了，我要回家去。歸途中迎面的朔風，也許和你樓旁的河水相應答。何不將心靈交託給這無界限的天籟，來替我們對語？

你的朋友

匆匆的寫完，和那篇稿子一塊兒封了起來。又從桌上拿起給姊姊的信來，一同放在袋裏。檢出幾本書，穿上外衣，

戴上帽子，匆匆的又走出來；一眼望見西真和幾個同學，都站在「會議室」的門口目送着他。

街上只有朔風吹着雪片，和那車輪壓着雪地軋軋的細響。路燈已經明了，一排兒繁星般平列着；燈下却沒有多少行人，只聽得歸巢的寒鴉，一聲聲的叫喚。他坐在車上想：「當初未有生物的時候，大地上也下雪麼？倘若有雪，那纔是潔白無際，未經踐踏，任他結冰化水，都是不染微瑕的。」又想：「只有『家』是人生的安慰，人生的快樂麼？可憐呵！寒冷風寒，人人都奔走向自己暫時的歸宿。那些無家的人又將如何？——永久的家又在那里？」他愈想愈遠，竟然忘卻寒風吹面。忽然車停了，他知道已經到家了。

走進門去，穿過甬路，看見餐室裏只有微微的光；心想父親或者不在家。他先走上樓去，捻亮了電燈，放下書，脫了外衣，又走下來。

輕輕的推開門，屋裏很黑暗，卻有煖香撲面。母親坐在溫榻上，對着爐火，正想什麼呢。弟弟頭枕在母親的膝上，腳兒放在一邊，已經睡着了。跳盪的火光，映着弟弟雪白的臉兒，和母親扶在他頭上的手，都幻作微紅的顏色。

這屋裏一切都籠蓋在寂靜裏，鐘擺和木炭爆發的聲音，也可以清清楚楚的聽見。光影以外，看不分明；光影以內，只有母親的溫柔的愛，和孩子天真極樂的睡眠。

他站住了，凝望着，「人生只要他一輩子是如此！」這時他一天的愁煩，都驅出心頭，却湧作愛感之淚，聚在眼底。母親已經看見他了；他只得走近來，俯在弟弟的身旁。母親說：「你回來了，冷不冷？」他搖一搖頭。母親又說：「你姊姊來了一封信，她說……」他抬起頭來問道：「她說什麼？」母親看着他的臉，問道：「你怎麼了？」他低下頭說：「

沒有什麼——」這時候他的眼淚，已經滴在弟弟的臉上了。

· 選自冰心小說集 ·

超人

何彬是一個冷心腸的青年，從來沒有人看見他和人有什麼來往。他住的那一座大樓上，同居的人很多，他卻都不理人家，也不和人家在一間食堂裏吃飯，偶然出入遇見了，輕易也不招呼。郵差來的時候，許多青年歡喜跳躍着去接他們的信；何彬卻永遠得不着一封信。他除了每天局裏辦事，和同事們說幾句公事上的話，以及房東程姥姥替他端飯的時候，也說幾句照例的應酬話，外此就不開口了。

他不但是和人沒有交際，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他都不愛；屋裏連一朵花，一根草，都沒有，冷陰陰的如同山洞一般。書架上卻堆滿了書。他從局裏低頭獨步的回來，關上門，摘下帽子，便坐在書桌旁邊，隨手拿起一本書來，無意識的看看，偶然覺得疲倦了，也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或是拉開簾幕望了一望，但不多一會兒，便又閉上了。

程姥姥總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個人。她端進飯去，有時便站在一邊，絮絮叨叨的和他說話，也問他爲何這樣孤零。她問上幾十句，何彬偶然答應幾句說：「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人、人、和宇宙、和萬物的聚合，都不過如同演劇一般，上了臺是父子母女，親密的了不得；下了臺，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笑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與其互相牽連，不如互相遺棄，而且尼采說得好，愛和憐憫都是惡……」程姥姥聽着雖然不很明白，卻也懂得一半，便笑道：「要這樣，活在世上有什麼意思？死了，滅了，豈不更好？何必穿衣吃飯？」他微笑道：「這樣，豈不

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不如行雲流水似的，隨他去就完了。」程姥姥還要往下說話，看見何彬面色冷然，低着頭只管吃飯，也便不敢言語。

這一夜他忽然醒了。聽得對面樓下淒慘的呻吟着，這苦痛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在這沈寂的黑夜裏只管顫動。他雖然毫不動心，却也攪得他一夜睡不着。月光如水，從窗紗外滲將進來，他想起了許多幼年的事情——慈愛的母親，天上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他的腦子累極了，極力的想擋絕這些思想，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直到天明，纔微微的合一合眼。

他聽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往事——

眠食都失了次序，眼圈兒也黑了，臉色也慘白了。偶然照了照鏡子，自己也微微的吃了一驚，他每天還是機械似的做他的事——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腦子裏，憑空添了一個深夜的病人。

第七天早起，他忽然問程姥姥對面樓下的病人是誰？程姥姥一面驚訝着，一面說：「那是廚房裏跑的孩子，祿兒，那天上街去了，不知道爲什麼把腿摔壞了，自己買塊膏藥貼上了，還是不好，每夜呻吟的就是他。這孩子真可憐，今年纔十二歲呢，素日他勤勤懇懇極疼人的……」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好像沒有聽見似的，自己走到門邊，程姥姥也住了口，端起碗來，剛要出門，何彬慢慢的從袋裏拿出一張鈔票來，遞給程姥姥說：「給那祿兒罷，叫他請大夫治一治。」說完了，頭也不回，逕自走了。——程姥姥一看那鉅大的數目，不禁愕然，何先生也會動起慈悲念頭來，這是破

天荒的事情呵！她端着碗，站在門口，只管出神。

呻吟的聲音漸漸的輕了，月兒也漸漸的缺了。何彬還是朦朦朧朧的——慈愛的母親，天上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他的腦子累極了，竭力的想攢絕這些思想，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

過了幾天，呻吟的聲音住了，夜色依舊沈寂着，何彬依舊「至人無夢」的睡着。前幾夜的思想，不過如同曉月的微光，照在冰山的峯尖上，一會兒就過去了。

程姥姥帶着祿兒幾次來叩他的門，要跟他道謝；他好像忘記了似的，冷冷的擡起頭來看了一看，又搖了搖頭，仍去看他的書。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在門外張着，幾乎要哭了出來。

這一天晚飯的時候，何彬告訴程姥姥說他要調到別的局裏去了，後天早晨便要起身，請她將房租飯錢都清算一下。程姥姥覺得很失意，這樣清淨的住客，是少有的，然而究竟留他不得，便連忙和他道喜；他略略的點一點頭，便回身去收拾他的書籍。

他覺得很疲倦，一會兒便睡下了。——忽然聽得自己的門鈕動了幾下，接着又聽見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樣子。他不言不動，只靜靜的臥着，一會兒也便渺無聲息。

第二天他自己又關着門忙了一天，程姥姥要幫助他，他也不肯，只說有事的時候再煩她。程姥姥下樓之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繩子忘了買了。慢慢的開了門，只見人影兒一閃，再看時，祿兒在對面門後藏着呢。他躊躇着四圍看了一看，一個僕人都沒有，便喚：「祿兒你替我買幾根繩子來。」祿兒趨趨的走過來，歡天喜地的接了錢，如飛走下樓

去。

不一會兒，祿兒跑的通紅的臉，喘息着走上來，一隻手拿着繩子，一隻手背在身後，微微露着一兩點金黃色的星兒。他遞過了繩子，仰着頭似乎要說話，那隻手也漸漸的回過來。何彬却不理會，拿繩子自己走進去了。

他忙着都收拾好了，握着手周圍看了看，屋子空洞洞的——睡下的時候，他覺得熱極了，便又起來，將窗戶和門，都開了一縫，涼風來回的吹着。

「依舊熱得很。腦筋似乎很雜亂，屋子似乎太空沈——呆了兩天了，起居上自然有些反常。但是爲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慈愛的……不想了，煩悶的很！」

微微的風，吹揚着他額前的短髮，吹乾了他頭上的汗珠，也漸漸的將他煽進夢裏去。

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幾堆的黑影。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

慈愛的母親，滿天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不想了，——煩悶……悶……

黑影漫上屋頂去，什麼都看不見了，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

風大了，那壁廂放起光明。繁星歷亂的飛舞進來。星光中間，緩緩地走進一個白衣的婦人，右手撩着裙子，左手按着額前。走近了，清香隨將過來；漸漸的俯下身來看着，靜穆不動的看着——目光裏充滿了愛。

神經一時都麻木了！起來罷，不能，這是搖籃裏呀！母親——慈愛的母親。

母親呵！我要起來坐在你的懷裏，你抱我起來坐在你的懷裏。

母親呵！我們只是互相牽連，永遠不互相遺棄。

漸漸的向後退了，目光仍舊充滿了愛，模糊了，星落如雨，橫飛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

「母親呵，別走，別走……」

十幾年來隱藏起來的愛的神情，又呈露在何彬的臉上；十幾年來不見點滴的淚兒，也珍珠般散落了下來。

清香還在，白衣的人兒還在。微微的睜開眼，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的幾堆黑影上，送過清香來。——剛動

了一動，忽然有覺得一個小人兒，蹣手蹣腳的走了出去，臨到門口，還回過小臉兒來，望了一望。他是深夜的病人——

是祿兒。

何彬竭力的坐起來，那邊綑好了的書籍上面，放着一籃金黃色的花兒，他穿着單衣走了過去，花籃底下還壓着

一張紙，上面大字縱橫，藉着微光看時，上面是：

「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報先生的恩德。我在先生門口看了幾次，桌子上都沒有擺着花兒。——這裏有的是賣

花的，不知道先生看見過沒有。——這籃子裏的花，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名字，是我自己種的，倒是香得很，我最愛他。我

想先生也必是愛他。我早就要送給先生了，但是總沒有機會。昨天聽見先生要走了，所以趕緊送來。

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然而我有一個母親，她因為愛我的緣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親麼？她一定是愛先

生的。這樣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親的朋友的兒子的東西。——祿兒叩上」

何彬看完了，捧着花兒，回到牀前，什麼定力都盡了，不禁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清香還在，母親走了！——窗內窗外，互相輝映的，只有月光，星光，淚光。

早晨程姥姥進來的時候，只見何彬都穿著好了，帽兒戴得很低，背着臉站在窗前。程姥姥陪笑着問他不用點心，他搖了搖頭。——車也來了，箱子也都搬下去了，何彬淚痕滿面，靜默無聲的謝了謝程姥姥，提着一籃的花兒，遂從此上車走了。

緣兒站在程姥姥的旁邊，兩個人的臉上，都堆着驚訝的顏色。看着車序遠了，程姥姥纔回頭對緣兒說：「你去把那間空屋子收拾收拾，再鎖上門罷，鑰匙在門上呢。」

屋裏空洞洞的，牀上却放着一張紙寫着：

「小朋友緣兒

我先要深深的向你謝罪，我的恩德，就是我的罪惡。你說你要報答我，我還不知道我應當怎樣的報答你呢！

你深夜的呻吟，使我想起了許多的往事。頭一件就是我的母親，她的愛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重要蕩漾起來。我這十幾年來，錯認了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愛和憐憫都是惡的，我給你那醫藥費，裏面不含着絲毫的愛和憐憫，不過是拒絕你的呻吟，拒絕我的母親，拒絕了宇宙和人生，拒絕了愛和憐憫。上帝呵！這是什麼念頭呵！

我再深深的感謝你從天真裏指示我的那幾句話。小朋友呵！不錯的，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

你送給我那一籃花之先，我母親已經先來了。她帶了你的愛來感動我。我必不忘記你的花和你的愛，也請你不要忘了，你的花和你的愛，是借着你朋友的母親帶了來的！

我是冒罪叢過的，我是空無所有的，更沒有東西配送給你。——然而這時伴着我的，却有悔罪的淚光，半弦的月光，燦爛的星光。宇宙間只有他們是純潔無疵的。我要用一縷柔絲，將淚珠兒穿起，繫在弦月的兩端，摘下滿天的星兒來盛在弦月的圓門裏，不也是一籃金黃色的花兒麼？他的香氣，就是悔罪的人呼籲的言詞，請你收了罷。只有這一籃花配送給你！

天已明了，我要走了。沒有別的話說了，我只感謝你，小朋友，再見！再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都是好朋友，我們永遠是牽連着呵！

何彬草

我寫了這一大段，你未必都認得都懂得；然而你也用不着都懂得，因為你懂得的，比我多得多了！又及。」

「他送給我的那一籃花兒呢？」綠兒仰着黑胖的臉兒，呆呆的望着天上。

· 選自超人 ·

愛的實現

詩人靜伯到這裏來消夏，已經是好幾次了。這起伏不斷的遠山，和澄藍的海水，是最幽雅不過的。他每年夏日帶了一年積蓄的資料來，在此完成他的傑作。

現在他所要開始著作的一篇長文，題目是愛的實現。他每日早起，坐在藤蘿垂拂的廊子上，握着筆，伸着紙。濃陰之下，不時的有嗡嗡的蜜蜂，和花瓣，落到紙上，他從沈思裏微笑着用筆尖挑開去。矮牆外起伏不定的漾着微波。驕陽下的蟬聲，一陣陣的叫着。這些聲音，都緩緩的引出他的思潮，催他慢慢的往下寫。

沙地上索索的脚步聲，無意中使他抬起頭來。只見矮牆邊一堆濃黑的頭髮，繫着粉紅色的綾結兒，走着跳着就過去了。後面跟着的却只聽見笑聲，看不見人影。

他又低下頭去寫他的字，筆尖兒移動得很快。他似乎覺得思想加倍的活潑，文字也加倍的有力，能以表現出白己心裏無限的愛的意思。

一段寫完了，還只管沈默的微笑着想。——海波中，微風裏，漾着隱現的濃黑的髮兒，歡笑的人影。

金山的夕陽，照得山頭一片的深紫，沙上却仍蓋着矗立的山影。潮水下去了，石子還是潤明的。詩人從屋裏出來，拂了拂桌子，又要做他下午的功課。

笑聲又來了，詩人拿着筆站了起來。牆外走着兩個孩子；那女孩子挽着他弟弟的頭兒，兩個人的頭髮和腮頰，一般的濃黑緋紅，笑窩兒也一般的深淺。脚步細碎的走着。走得遠了，還看得見那女孩子雪白的臂兒，和他弟弟背在頸後的帽子，從白石道上斜刺裏穿到樹蔭中去了。

詩人又坐下，很輕快的寫下去，他寫了一段筆歌墨舞的愛的實現。

晚風裏，天色模糊了。詩人捲起紙來，走下廊子，站在牆兒外。沙上還留着餘熱。石道盡處的樹蔭中，似乎還隱現着

雪白的臂兒和飄揚的帽帶。

他天大清早和黃昏，必要看見這兩個孩子。他們走到這裏，也不停留，只跳着走着的過去。詩人也不叫喚他，只寂默的望着他們，來了，過去了，再低下頭去，蘊含着無限的活潑歡欣，去寫他的愛的實現。

時候將到了，他就不覺的傾耳等候那細碎的足音，活潑的笑聲。從偶然到了願望——熱烈的願望。

四五天過去了，他覺得若沒有這兩個孩子，他的文思便遲滯了，有時竟寫不下去。

他們是海潮般的進退。有恆的，按時的，在他們不知不覺之中，指引了這作家的思路。

這篇著作要脫稿了，只剩下末尾的一段收束。

早晨是微陰的天，陽光從雲隙裏漏將出來。他今天不想寫了，只坐在廊下休息。漸漸的天又開了。兩個孩子舉着傘，從牆外過去。

傍晚忽然黑雲堆積起來，風起了。一閃一閃的電光，穿透濃雲，接着雷聲隆隆的在空中鼓盪。海波兒小山般彼此推擁着，白沫幾乎侵到欄邊來。他便進到屋裏去，關上門，捻亮了燈。無聊中打開了稿紙，從頭看了看，便坐下，要在今晚完成這篇愛的實現。——一剎那頃忽然想起了那兩個活潑玲瓏的孩子。

他站起來了，皺着眉在屋裏走來走去。又扶着椅背站着，「早晨他們是過去了，難道這風雨的晚上，還看得見他們回來麼？他們的實現有什麼……難道終竟寫不下去？」他轉過去，果決的坐下，伸好了紙，拿起筆來——他只用筆微微的敲着墨盒出神。

窗外的雨聲越發的大了，簷上好似走馬一般。雨珠兒繁雜的打着窗上的玻璃，風吹着溼透的樹枝兒，帶着密集，橫掃廊外的欄杆，簌簌亂響。他遲疑着看一看錶，時候還沒有到，他覺得似乎還有一線的希望。便站起來，披上雨衣，開了門，走將出去。

雨點迎面打來，風脚迎面吹來，門也關不上了。他低下頭，便走入風雨裏，溼軟的泥濘，沒過了他的脚面，他一直走去，靠着牆兒站着。從沈黑中望着他們的去路。風是冷的，雨是涼的，然而他心中熱烈的願望，竟能抵抗一切，使他堅凝的立在風雨之下。

一匝的大雨過去了，樹兒也穩定了。那電光還不住的在漆黑的天空中，畫出光明的符咒，一閃一閃的映得樹葉兒上新綠照眼。——忽然聽得後面笑聲來了，回過頭來，電光裏，矮矮的一團黑影，轉過牆隅來。再看時又隱過去了。他依舊背着風站着。

第二匝大雨來了，海波濛濛，他手足淋得冰冷，不能再等候了，只得繞進牆兒，跳上臺階來，拭乾了臉上的水珠兒。——只見自己的門開着，門外張着一把溼透的傘。

狂裏看時，燈光之下，書桌對面的搖椅上，睡着兩個夢裏微笑的孩子。女孩兒雪白的左臂，垂在椅外，右臂却作了弟弟的枕頭，散拂的髮兒，也罩在弟弟的臉上，綾花已經落在椅邊。她弟弟斜靠着她的肩，短衣下露出雪白的小腿。在這驚風暴雨的聲中，安穩的睡着。屋裏一切如故。只是桌上那一捲稿紙，却被風吹得散亂着落在地下。

他迷惘失神裏，一瞥兒不響。脫下了雨衣，擦了擦鞋，躡着腳走進來，拾起地上的稿紙，捲着握在手裏，背着臂兒，凝

注着這兩個夢裏微笑的孩子。

這時他思潮重復奔湧，略不遲疑的回到桌上，檢出最後的那一張紙來，筆不停揮的寫下去。雨聲又漸漸的住了，燈影下兩個孩子欠伸着醒了過來。滿屋的書，一個寫字的人，怎麼到這裏來了？避着雨怎樣就睡着了？惺忪的星眼對看着。怔了一會，慢慢的下了椅子，走出門外，拿起傘來從滴漉的雨聲中，並肩走了。

外邊却是泥濘黑暗，涼氣逼人。……詩人看着他們自來自去，却依舊一聲兒不響。只無意識的在已經完成的稿子後面，縱橫着寫了無數的「愛的實現」。

· 選自超人 ·

別後

舅母和他送他的姊姊到車站去。他心中常常牽擬着的離別，今天已臨到了。然而舅舅和姊姊上車之後，他和姊姊隔着車窗，只流下幾點泛泛的眼淚。

回去的車上，他已經很坦然的了，又像完了一件事似的。到門走入東屋，本是他和姊姊兩個人同住的小屋子。姊姊一走，她的東西都帶了去，顯得寬綽多了。他四下裏一看，便上前把糊在玻璃上，代替窗簾的，被爐煙薰得焦黃的紙撕了去，窗外便射進陽光來。平日放在窗前的幾個用藍布蒙着的箱子，已不在了，正好放一張書桌。他一面想着，一面把窗臺上許多空瓶子都檢了出去——這原是他姊姊當初盛生髮油雪花膏之類的——自己掃了地，端進一盆水來，挽起袖子，正要抹桌子。玉媽進來說：「大少爺，外邊有電話找你呢。」他便放了抹布，跑到客室裏去。

「誰呀？」

「我是永明，你姊姊走了麼？」

「走了，今天早車走的。」

「我想請你今天下午來玩玩。你姊姊走了，你必是很悶的，我們這里很熱鬧……」

他想了一會子。

「怎麼樣？你怎麼不言語？」

「好罷，我喫完飯就去。」

「別忘了，就是這樣，再見。」

他掛上耳機，走入上房，飯已擺好了。舅母和兩個表弟都已坐下。他和舅母說下午要到永明家裏去，舅母只說：「早些回來。」此外，飯桌上就沒有聲響。

飯後待了一會子，搭訕着向舅母要了車錢，便回到自己屋裏來。想換一件乾淨的長衫，開了櫃子，却找不着；只得套上一件袖子很瘦很長的馬褂，戴上帽子，匆匆的走出去。

他每天上學，是要從永明門口走過的。紅漆的大門，牆上露出灰色石片的樓瓦，但他從來沒有進去過。

到了門口，因為他太矮，按不着門鈴，只得用手拍了幾下，半天沒有聲息。他又拍了幾下，便聽得汪汪的小狗的吠聲，接着就是永明的笑聲，和急促的皮鞋聲到了門前了。

開了門，僕人倒站在後面，永明穿着一套淺色絨緞的短衣服，抱着一隻花白的小哈巴狗，看見他就笑說：「你來了，我等你半天！」他說：「那有半天？我喫過飯就來的。」一面說，兩人拉着便進去。

院子裏砌着幾個花臺，上面都覆着茅草。牆根一行的樹，只因冬天葉子都落了，看不出是什麼樹來。樓前的葡萄架也空了。到了架下，走上臺階，先進到長廊式的甬道裏。牆上嵌着一面大鏡子，旁邊放着幾個衣架。永明站住了，替他脫下帽子，掛在鉤上，便和他進到屋裏去。

這一間似乎是客室，壁爐裏生着很旺的火。爐臺上放着一對大磁花瓶，插滿了梅花。靠牆一行紫檀木的椅桌。回過頭來，那邊窗下一個女子，十七八歲光景，穿着淺灰色的布衫，青色裙兒，正低頭畫那鋼琴上擺着的一盆水仙。旁邊一個帶着輪子的搖籃正背着他。永明帶他上前去，說：「這是我的三姊瀾姑。」他欠了欠身。瀾姑看着他，略一點頭，仍去畫他的畫。永明笑道：「你等一等，我去知會我們那位了事的小姐去。」說着便開了左方的門，向後走了。

他只站着，看着壁上的字畫，又看瀾姑側面看去，覺得她很美，橢圓的臉，秋水似的眼睛。作畫的姿勢，極其閒散，左手放在膝上，一筆一筆慢慢的描，神情肅然。

他看着忽然覺得奇怪，她畫的那盆水仙，却是已經枯殘了的，他不覺注意起來。——瀾姑如同不知道屋裏有人似的，仍舊肅然的畫她的畫。

後面聽見笑聲，永明端着一碗漿糊，先走進來。後面跟着一個女子，穿着青蓮紫的綢子長袍，襟前繫着一條雪白的圍裙，手裏握着一大捲的五色紙。永明放下碗，便道：「這是我的二姊宜姑。」他忙鞠躬。宜姑笑着讓他坐下，一面挽

起袍袖，走到窗前，取了一把裁紙刀，一面笑道：「我們要預備些新年的點綴品，你也來幫我們的忙罷。」她自己便拉過一張椅子來，坐在中間長圓桌的旁邊。

他忸怩的走過去，站在桌前。永明便將宜姑裁好了的紙條兒，紅綠相間的黏成一條很長的練子。他也便照樣的做着。

宜姑閒閒的和他談話。他覺得她那紫衣，正襯她嫩白的臉。頰上很深的兩個笑渦兒，濃黑的頭髮，很隨便的挽一個家常髻。她和瀾姑相似處，就是那雙大而深的眼睛，此外竟全然是兩樣的。——他覺得從來不曾見過像宜姑這樣美麗溫柔的姊姊。

永明喚道：「瀾小姐不要儘着畫了，也來幫我們！」瀾姑只管低着頭，說：「你黏你的罷，我沒有工夫。」宜姑看着永明道：「你讓她畫罷，我們三個人做，就夠了。」回頭便問他：「聽說你姊姊走了，誰送他去的？」他連忙答應說：「是我舅舅送她去，等她結婚以後，舅舅就回來的。」永明笑問：「早晨你哭了麼？」他紅了臉，只笑着。宜姑看了永明一眼，微微的一笑，笑裏含着禁止的意思。

他不覺感激起來。但永明這一句話，在他並沒有什麼大刺激，他便依舊黏着紙練子。

搖籃裏的嬰兒，忽然哭了，宜姑連忙去挪了過來，放在自己座旁。他看見裏面臥着的孩子，用水紅色的小被裹着，頭上戴一頂白絨帶纓的小帽，露出了很白的小臉。永明笑說：「這是娃娃，你看他胖不胖？」他笑着點一點頭。——宜姑口裏輕輕的唱着，手裏只管裁紙花，足却踏着搖籃，使他微微動搖。

他忽然想起，便低低的問道：「你的大姊呢？」永明道：「我沒有大姊。」他看了宜姑，又看瀾姑，正要說話，永明會意，便說：「我們弟兄姊妹在一塊兒排的，所以我有大哥，二姊，三姊，我是四弟——娃娃是哥哥的女兒。」

娃娃的頭轉側了幾下，便又睡着了。他注目看着，覺那小樣兒非常的可愛，便伸手去摩她嫩紅的面頰，娃娃的眼皮微微的一動，他連忙縮回手去，宜姑看着他溫柔的一笑。

一個僕婦從外面進來，說：「二小姐，老太太那邊來了電話了。」宜姑便站起，走了出去。

永明笑道：「我們這位二小姐，就是一位宰相，上上下下的事，都是她一手經理，母親又寵她……」瀾姑正洗着筆，聽見便說：「別怪母親寵她，她做事又周全又痛快，除了她，別人是辦不來的！」永明笑道：「你又向着她了！我不信，我就不會接電話，更不信我們一家子捧鳳凰頭的，只捧着她一個！」瀾姑抬頭看着永明說：「別說昧心話了，難道你就不捧她？去年她病在醫院裏，是誰哭的一夜沒有睡覺來着？」永明笑道：「我不知道——不要提那個了，我看除了她之外，也沒有一個人能得你的心悅誠服——」

宜姑進來了，笑向瀾姑說：「外婆來了電話，說要接母親和我們兩個今晚去喫飯。我說嫂嫂不在家，娃娃沒人照顧，母親說叫你跟着去呢。」瀾姑皺眉道：「我不喜歡去，外婆倒罷了，那些小姐派的表姊妹們，我實在跟她們說不到一塊兒！」宜姑笑道：「左右是應個景兒，誰請你去演說？一會兒琴姊和絮姊要親自來接的。」永明忙問：「請我了沒有？」宜姑道：「沒有。」永明笑道：「我一定問問外婆去，一到了請喫飯，就忘了我；到了我們學校裏開遊藝會，運動會，怎麼不忘了問我要入場券……」瀾姑道：「既如此，你去罷。」永明道：「人家沒有請我，怎好意思的！就是請我，我也

不去，今晚我自己還請人喫飯呢！」說着便看他一笑。

宜姑又問：「妹妹，你到底去不去？」瀾姑放下筆，伸一伸懶腰，抱膝微笑道：「忙什麼的，她們還沒來呢。」宜姑道：「等到她們來，豈不晚了，母親又要着急的。」瀾姑慢慢的說：「那你爲什麼不去？」宜姑坐下，仍舊勇着紙，一面說：「我何曾不想去？娃娃的奶媽子又是新來的，交給她不放心。而且這兩天往往有送年禮的，那一家該收下，那一家的該變回，你自己想如能了這些事，我就樂得去，你就留在家裏，享你的清福。」瀾姑想了一想，道：「這樣還是我去罷。」宜姑笑道：「是不是！你原是名士小姐的角色，還是穿上衣服，在母親身旁一坐，比甚麼都舒服……」

娃娃又哭了，這回眼睛張得很大，哭得也很急促。宜姑看一看手錶，俯下去親一親她，說：「真的，忘了叫娃娃喫奶了，別哭，抱你找奶媽去。」一面輕輕的將娃娃連被抱起，這時奶媽子已經進來，宜姑將娃娃遞給她，替她開了門，說到娃娃屋裏去罷，別讓她多喫了。」奶媽子連聲答應着，就帶上門出去。

話說未了，外面人來報道：「老太太那邊兩位小姐來了。」宜姑連忙脫下圍裙，迎了出去。——他十分瑟縮，要想躲開。永明笑道：「你怕什麼？我們坐在琴後，不理她們就是了。」說着，兩個人從長椅上提過兩個靠枕，忙跑到琴後抱膝坐下。

她們一邊說笑着進來，琴後望去不甚真切，只彷彿是兩個頭髮燙得很卷曲，衣服極華麗的女子。又聽得瀾姑也起來招呼了。她們走到爐邊，伸手向火，一面笑說：「宜妹今天真俏皮呵！怎麼想開了穿起這紫色的衣服？」宜姑笑道：「可不是，母親替我做的，因爲她喜歡這顏色。去年做的，這還是頭一次上身呢。」一面忙着按鈴叫人倒茶。

那個叫翠姊的走到琴前，——永明搖手叫他不要作聲，——拿起瀾姑的書來看，回頭笑道：「瀾妹你怎麼專愛畫那些頹敗的東西？」瀾姑只管收拾着畫具，一面說：「是呢，人家都畫，我就不畫了，人家都不畫的，我才畫呢！」琴姊也走過來，說：「你的脾氣還是不改——上次在我們家裏，那位曾小姐要見你，你爲什麼不見她？」瀾姑道：「但至終也見了呵！」琴姊笑說：「她以後對我們評論你了。」瀾姑擡頭道：「她評論我什麼？」琴姊道：「論她的地位，她又是生客，你還是應酬她。」說了你別生氣！——她說你真是滿可愛的，只是太猖傲一點。」琴姊道：「論她的地位，她又是生客，你還是應酬她一點好。」瀾姑冷笑道：「猖傲？可惜我就是這樣的猖傲麼！她說我可愛，謝謝她！人說我不好，不能貶損我的價值；人說我好，更不能增加我的身分！我生來又不會說話，我更犯不着爲她的地位去應酬她……」

琴和翠相視而笑。宜姑端過茶來，笑說：「姊姊們不要理她，那孩子太嬌辯了，母親在樓上等着你們呢。」她們端起杯來，喝了一口，就都上樓去。

永明和他從琴後出來，永明笑道：「瀾小姐真能辯論呵！連我聽着都覺得痛快！那位曾小姐我可看見了，這種妖妖調調的樣子，我要有三個眼睛，也要挖出一個去！」宜姑看了永明一眼，回頭便對瀾姑說：「妹妹，不要太立匡岸了，同在人家作客，何苦來——」瀾姑站了起來，說：「我不怪別人！只是琴琴二位太氣人了，好好的又提起那天的事作什麼？那天我也沒有得罪她，她們以爲我聽說人批評我驕傲，我就必得應酬她們，豈知我更得意！」宜姑笑道：「得了，上去打扮罷，母親等着呢。」瀾姑出去，又回來，右手握着門鈕，說：「今天熱得很，我不穿皮襖，穿駝絨的罷。」宜姑一面坐下，拿起疊好的五色紙來，用針縫起，一面說：「可別凍着玩，穿你的皮襖去是正經！」瀾姑說：「不，外婆屋裏永遠是

燉的。只是一件事，我不穿那件藕合色的，把你的那件魚肚白的，給我罷。」宜姑想了一想道：「在我窗前的第二層櫃屨裏呢，你要就拿去罷！」只是太素一點了，外婆不喜歡。」說完又笑道：「只要你樂意就好，否則你今天又不痛快。」永明笑道：「你要盼望她顧念別人，就不對了，她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爲』的。」瀾姑冷笑道：「我便是楊朱的徒弟，你要做楊朱的徒弟，他還不要你呢！」說着便自己開門出去了。

宜姑目送着她出去，回頭對永明說：「她脾氣又急，你又愛逗她——」永明連忙接過來說：「說得是呢。她脾氣又急，你又總順着她，慣得她菩薩似的，只拿我這小鬼出氣！」宜姑笑道：「罷了！罷了！成了天爲着給你們勸架，落了多少不是！」一面拿起剪刀來，在那些已縫好的紙上，曲折的剪着，慢慢的伸開來，便是一朵朵很燦爛的大繡球花。

這時桌上的紙已盡，永明說：「都完了，我該登山爬高的去張羅了！」一面說便挪過一張高椅來，放在屋角，自己站上，又回頭對他說：「你也別閒着，就給我傳遞罷！」他連忙答應着，將那些紙練子，都拿起掛在臂上，走近椅前。宜姑過來扶住椅子，一面仰着臉指點着，椅子漸漸的挪過四壁，紙練子都裝點完了。然後宜姑將那十幾個花球，都懸在紙練的交結處，和電燈的底下。

永明下來，兩手又着看着，笑道：「真輝煌，電燈一亮，一定更好，——」這時聽得笑語雜沓，從樓上到了廊下，宜姑向永明道：「你們將這些零碎東西收拾了罷，我去送她們上車去。」說着又走出去。

他們兩個忙着將桌上一切都挪開了，從琴後提過那兩個靠枕來，坐在爐旁，宜姑已抱着小狗進來，永明又起來，替她拉過一張大沙發，說：「事情都完了，你也該安靜的坐一會子了。」宜姑笑着坐下，她似乎倦了，只懶懶的

低頭撫着小狗，暫時不言語。

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爐火光裏，他和永明相對坐着，談得很快樂。他尤其覺得這閃閃的光焰之中，映照着紫衣絳頰，這屋裏一切，都極其綿密而溫柔。這時宜姑笑着問他：「永明在學校裏淘氣罷？你看他在家裏跳盪的樣子！」他笑着看着永明說：「他不淘氣，只是活潑，我們都和他好。」永明將頭往宜姑膝上一倚，笑道：「你看如何？你只要找我的錯兒。可惜找不出來！」宜姑摩撫着永明的頭髮，說：「別得意了！人家客氣，你就居之不疑起來。」

這時有人推門進來，隨手便將幾盞電燈都捻亮了。燈光之下一個極年輕的婦女，長身玉立。身上是一套淺藍天鵝絨的衣裙，項下一串珠練，手裏拿着一個白狐手籠。開了燈便笑道：「這屋裏真好看，你們怎麼這樣安靜？——還有客人。」一面說着已走到爐旁，永明和他都站起來。永明笑說：「這是我大哥永琦的夫人，琦夫人今天省親去了一天。」他又忸怩的欠一欠身。

宜姑仍舊坐着，拉住琦夫人的手，笑說：「夫人省親怎麼這早就回來？你們這位千金，今天真好，除了喫就是睡，這會子奶媽伴着，在你的屋裏呢。」琦夫人放下手籠，一面也笑說：「我原是打電話打聽娃娃來着，他們告訴我，娘和嫻妹都到老太太那邊去了，我怕你悶，就回來了。」

那邊右方的一個門開了，一個僕人垂手站在門邊，說：「二小姐，晚飯開好了。」永明先站起來，說：「做了半天工，也該喫飯了。」又向他說：「只是家常便飯，不配說請，不過總比學校的飯菜好些。」大家說笑着便進入餐室。

餐室中間擺着一盆水仙花，旁邊四副匙箸，靠牆一個大玻璃櫃子，裏面錯雜的排着掛着精緻的杯盤。壁上幾幅

玻璃框嵌着的圖畫，都是小孩子，或睡或醒，或啼或笑。永明指給他看，說：「這都是我三姊給娃娃描的影神兒，你看像不像？」他擡頭仔細端詳，說：「真像！」永明又關上門，指着門後用圖釘釘着的一張白橡皮紙，寫着碗大的「靠天喫飯」四個八分大字，說：「這是我寫的。」他不覺笑了，就說：「前幾天習字的李老師，還對我們誇你來着，說你天分高，學那一體的字都行。」這時宜姑也走過來，一看笑說：「我今天早起才摘下來，你怎麼又釘上了？」永明道：「你摘下來做什麼？難道只有瀾姑畫的胖孩子配張掛，誰不是靠天喫飯？假如現在忽然地震，管保你飯喫不成！」琦夫人正在餐桌邊，推移着盤盃，聽見便笑道：「什麼地震不地震，過來喫飯是正經。」一面便拉出椅子來，讓他在右首坐下。他再三不肯。永明說：「客氣什麼？你不坐我坐。」說着便走上去，宜姑笑着推永明說：「你怎麼越大越沒禮了！」一面也只管讓，他只得坐了。永明和他並肩，琦夫人和宜姑在他們對面坐下。

只是家常便飯，兩湯四肴，還有兩碟子小菜，却十分的潔淨甘香。桌上隨便的談笑，大家都覺得快樂，只是中間連三接四的僕人進來，回有人送年禮。宜姑便時時停箸出去，寫回片，開發賞錢。永明笑說：「這不是靠天喫飯麼？天若可憐你，這些人就不這時候來，讓你好好的喫一頓飯！」琦夫人笑說：「人家忙得這樣，你還拿她開心！」又向宜姑道：「我喫完了，你用你的飯，等我來罷。」末後的兩次，宜姑便坐着不動。

飯後，淨了手，又到客室裏。宜姑給他們端過了兩碟子糖果，自己開了琴蓋，便去彈琴。琦夫人和他們談了幾句，便也過去站在琴邊。永明忽然想起，便問說：「大哥寄回的那本風景畫呢？」琦夫人道：「在我外間屋裏的書架上呢，你要麼？」永明起身道：「我自己拿去。」說着便要走。宜姑說：「真是我也忘了請客人看畫本。你小心不要攪醒了娃娃。」

「永明道：『她在裏間，又不礙我的事，你放心！』一面便走了。」

琴側的一圈光影裏，宜姑只悠暇的彈着極低柔的調子，手腕輕盈的移動之間，目光沈然，如有所思。琦夫人很嬌慵地，左手支頤倚在琴上，右手弄着項下的珠練。兩個人低低的談話，時時微笑。

他在一邊默然的看着，覺得琦夫人明眸皓齒，也十分的美，只是她又另是一種的神情——等到她們偶然回過頭來，他便連忙擡頭看着壁上的綵結。

永明抱着一個大本子進來，放在桌上說：「這是我大哥從瑞士寄回來的風景畫，風景真好！」說着便拉他過去，一齊俯在桌上，一版一版的往下翻。他見着每版旁都註着中國字，永明說：「這是我大哥翻譯給我母親看的，他今年夏天去的，過年秋天就回來了。你如要什麼畫本，告訴我一聲。我打算開個單子，寄給他，請他替我採辦些東西呢。」他笑着，只說：「這些風景真美，給你三姊作圖畫的藍本也很好。」

聽見那邊餐室的鐘，噹噹的敲了八下，他忽然警覺，該回去了！這溫暖甜適的所在，原不是他的家。這時那淋漓黯舊的屋子，以及舅母冷淡的臉，都突現眼前。姊姊又走了，使他實在沒有回去的勇氣。他躊躇片晌，只無心的跟着永明翻着畫本……至終他只得微微的歎了一口氣，站起身來說：「我該走了，太晚了，家裏不放心。」永明拉住他的臂兒，說：「怕什麼，看完了再走，才八點鐘呢！」他說：「不能了，我舅母吩咐過的。」宜姑站了起來，說：「倒是別強留，寧可請他明天再來。」又對他說：「你先坐下，我吩咐我們家裏的車送你回去。」他連忙說不必，宜姑笑說：「自然是這樣，太晚了，坐街上的車，你家裏更不放心了。」說着便按了鈴，自己又走出甬道去。

琦夫人笑對他說：「明天再來玩，永明在家裏也悶得慌，橫豎你們年假裏都沒有事。」他答應着，永明笑道：「你肯再坐半點鐘，就請你明天來。否則明天你自己來了。我也不開門。」他笑了。

宜姑提着兩個蒲包進來，笑對他說：「車預備下了，這兩包果點，送你帶回去。」他忙道謝，又說不必。永明笑道：「她拿母親還沒過目的年禮做人情，你還謝她呢，趁早兒給我帶走！」琦夫人笑道：「你真是張飛請客，大呼大喊的！」大家笑着，已出到廊上。

琦夫人和宜姑只站在階邊，笑着點頭和他說：「再見。」永明替他提了一個蒲包，小哈巴狗也搖着尾跳着跟着門外車上的兩盞燈已點上了。永明看着放好了蒲包，圍上氈子，便說：「明天再來，可不能放你早走！」他笑道：「明天來了，一輩子不回去如何？」這時車已拉起，永明還在後面推了幾步，才喚着小狗回去。

他在車上聽見掩門的聲音，忽然起了一個寒噤，樂園的門關了，將可憐的他，關在門外！他覺得很恍惚，很悵惘，心想：怪不得永明在學校裏，成天那種活潑笑樂的樣子，原來他有這麼一個和美的家庭！他冥然的回味着這半天的經過，事事都極新穎，都極溫馨……

車已停在他家的門外，板板的黑漆的門，橫在眼前。他下了車，車夫替他提下兩個蒲包，放在門邊。又替他敲了門，便一面拭着汗，拉起車來要走。他忽然想應當給他賞錢，按一按長衫袋子，一個銅子都沒有，躊躇着便不言語。

裏面開了門，他自己提了兩個蒲包，走過漆黑的門洞，到了院子裏，略一思索，便到上房來。舅母正抽着水煙，看見他，有意無意的問：「付了車錢麼？」他說：「是永明家裏的車送我來的。」舅母忙叫王媽送出賞錢去。王媽出去時，車

夫已去遠了。——舅母收了錢，說他糊塗。

他沒有言語，過了一會，說：「這兩個果點是永明的姊姊給我的——留一包這里給表弟兄們喫罷。」他兩個表弟兄聽說，便上前要打開包兒。舅母攔住，說：「你帶下去罷，他們都已有了。」他只得提着又到廂房來。

王媽端進一盞油燈，又拿進些碎布和一碗漿糊，坐在桌子對面，給他表弟兄們黏鞋底，一邊和他作伴。他呆呆的坐着，望着這盞黯黯的燈，和王媽困倦的臉，只覺得心緒潮湧。轉身取過紙筆，想寫信寄他姊姊，他沒有思索，便寫：

「親愛的姊姊：

你撇下我去了，我真是無聊，我真是傷心！世界上只剩了我，四圍都是不相干的冷淡的人！姊姊呵，家庭中沒有姊妹，如同花園裏沒有香花，一點生趣都沒有了！親愛的姊姊，紫衣的姊姊呵……」

這時他忽然憶起他姊姊是沒有穿過紫衣的，他的筆兒不覺頹然的放下了！他目前突然湧現了他姊姊的黃瘦的臉，顴骨高起，無表情的近視的眼睛。行前兩三個月，匆匆的趕自己的嫁衣，如同替人作女工似的，不見煩惱，也沒有喜歡。她的舉止，都如幽靈浮動在夢中。她對於任何人都很漠然，對他也極隨便，難得牽着手說一兩句詢問寒煖的話。今早在車上，呆呆的望着他的那雙眼睛，很昏然，很木然，似乎不解什麼是別離，也不推想自己此別後的命運……

他更呆然了，眼珠一轉，看見了紫衣的姊姊！雪白的臂兒，粲然的笑頰，澄深如水的雙眸之中，流泛着溫柔 and 愛……

……這紫衣的姊姊，不是他的，原是永明的呵！

他從來所絕未覺得：母親的早逝，父親的遠行，姊姊的麻木，舅家的淡漠，這時都兜上心來了！——就是這一切，

這一切，深密縱橫的織成了他十三年灰色的生命！

他慢慢將筆兒靠在墨盒蓋上。呆呆的從潤溼的眼裏，凝望着燈光。覺得焰彩都暈出三四重，不住的淒顫——至終他淚落在紙上。

王媽偶然擡起頭來看見，一面仍舊理着碎布，一面說：「你想你姊姊了！別難過，早些睡覺去罷，要不就找些東西玩玩。」他搖着頭歎了一口氣，站了起來，將那張紙揉了，便用來印了眼淚。無聊的站了一會，看見桌上的那碗漿糊，忽然也要糊些紙練子掛在屋裏。他想和舅母要錢買五色紙，便開了門出去。

剛走到上房窗外，聽得舅母在屋裏，排揎着兩個表弟，說：「那來這許多錢，買這個，買那個？一天只是喫不夠玩不夠的！」接着聽見兩個表弟咕咕唧唧的聲音。他不覺站住了，想了一想，無精打采的低頭回來。

一眼望見椅上的兩個蒲包——他無言的走過去，兩手按着，片晌，便取下那上面兩張果店的招牌紙。回到桌上，拿起王媽的剪子，剪下四邊來。又勻成極仄的條兒，也紅綠相間的黏成一條紙練了。

不到三尺長，紙便沒有了。他提着四顧，一轉身躊躇着便掛在帳鉤子上，自己也慢慢的臥了下去。

王媽不會理會他，只睜着困乏的眼睛，疲緩的黏着鞋底。他右手托腮，歪在枕上。看着那黯舊的灰色帳旁，懸着那條細長的，無人讚賞的紙練子，自己似乎有一種淒涼中的怡悅。

· 選自中國新文學大系 ·

離家的一年

他和他的**小姊姊**對坐在石階上。**小姊姊**只低着頭織**絨襪子**。他左手握着**絨球**，右手抽着**線兒**，呆呆的坐着。**戀家**惜別的心緒，也和這**絨線**般，牽挽不斷的抽出來，又深深密密的織入這**襪子**裏。

十三歲的年紀，就要離家遠去，自然是要難受的。然而他是個要強的孩子，抵死也不肯說**戀家**不去的話。只因他不肯說出，他的眼淚只往心裏流，加倍的刺傷他的心。

當他去投考大學附中的時候，他父親不過是帶他去試一試罷了，想不到竟取上名次，又列得很高，他自己非常的喜歡。母親說他太小，取上也罷了，不去也使得；**離家**太遠了，自己也難受，家裏也不放心。父親也是這麼說。他自己却堅執要去，說男兒志在四方，豈可坐失機會！他**小姊姊**也說是去好。兩個小孩子，一吹一唱，高興的了不得。他父親和朋友們談起，他們都着實誇獎他；又說那大學的進學考，限制的很嚴，難得取上了，不去很可惜。——商量的結果，還是定了要去。

他母親忙着替他收拾這個，預備那個。**小姊姊**也不和他打架了，成日裏兩個人廝守着，又將自己最愛的一管自來水筆，也送給他——他們爲這一管筆會拌了一回嘴，至終被他**小姊姊**得去了，現在又無條件的送給他，他倒覺得不好意思。

——**小姊姊**只比他大一歲，所以在他們的稱呼上，都加上個「小」字。——

離着動身的日子，只有三天了。他漸漸的覺得難受起來，**小姊姊**也是如此，只是他們都不說出。**小姊姊**要替他織一雙**絨襪子**，織了三天纔成了一隻。

這時父親和一位年輕的朋友，從外院進來。小姊姊只管低着頭，他也裝做沒有看見。等他們一齊進入客室，小姊姊和他同時抬起頭來，笑了一笑。

父親在客室裏喚他。他連忙放下線球，走了進去。父親說：「這是大學教授周先生，後天你便跟他一塊兒走，周先生好照應你。」他便鞠了一躬。周先生看着他，和他談幾句話。他站了一會，搭訕着又走出來。

小姊姊悄聲問：「叫你進去作甚麼？」他說：「叫我去見周先生，後天和他一塊去。」小姊姊說：「是大學的周先生麼？他的夫人我認得，是個很好看……」

父親同客人又出來了。他便站起來。小姊姊只得也鞠了一躬。

吃飯的時候，母親笑着說：「你要走了，叫你父親帶你和小姊姊出去玩一玩罷。」他搖一搖頭說：「我不去，只在家裏便好，出去又煩得慌。」小姊姊說：「我那襪子還沒織完呢。」父親說：「等你織完，他也畢業回來了。」母親不覺笑起來。

他在家裏也忙了兩天。有些東西，小姊姊一定要他帶去玩，他一定要留在家裏。母親看了笑說：「有現在的相讓，當初又何苦爲這些東西生氣？」他們都笑着，一面只管忙忙的，丟下這個，拾起那個。

這一天晚上，母親叫他到屋裏去，打開箱子叫他看，說：「這邊是夾衣服，這邊是棉衣服，天氣一冷千萬記着換上；這底下是被單……」他只管點頭答應着。父親站在一邊笑着說：「你不必吩咐，他那裏記得這許多。橫豎冷了，也一般的知道穿。」這時小姊姊從自己屋裏進來，說：「好容易趕完這雙襪子了，放在這邊角裏，你可記着。」放下了襪子，

又說：「這是信封，都貼上郵票了。」他接過來說：「我已有了不少的信封了，做什麼又給我？」一看那十二個封面上都已寫好了，都是他小姊姊的名字，他隨手也放入箱子裏。

僕人進來，將幾件行李都捆好了。母親和父親又囑咐他好些話。他這時真是傷心了，幾乎撐不住，心想不如小姊姊也和我打架，家裏的人都不理我，我去倒覺得無有牽掛，這樣真是太叫人難受，父親看出來了，便說：「你們早去睡覺罷，明天早車是七點鐘的，還要早起呢。」母親說：「可不是還得先到周先生那裏，李媽叫他們明天早飯早一點開。」李媽答應着，他和小姊姊便出來了。

兩個人又坐在臺階上，小姊姊說：「你到那裏就寫信回來，年假是什麼時候的，也早幾天告訴我。」屋內的燈光，從竹簾子裏射將出來，人影在地。小貓從廊下慢慢的走入他懷裏，他一面撫着小貓，一面說：「我走了，你可寂寞了。」小姊姊說：「我還有幾天也就上學了，不過放學回來，也是……」這時母親在屋裏又一連疊聲，催他去睡。他放下小貓站了起來，小姊姊也自回屋裏去了。

他走入屋裏，桌上都空了，開了燈坐了一會，心裏只亂亂的。躡着腳又走出來，院中無人，對面小姊姊屋裏，燈已經滅了。走了幾轉，又進去臥下。心裏猜想到校後情形如何？功課怎樣？同學多少？想了半天，正朦朧欲睡，忽聽得外面叫門，又聽見隔壁黃家開門了。他重行臥下，睡魔又走了，翻來覆去，以後不知什麼時候睡着。

第二天五點鐘，他就醒了，開了門放進小貓來，在地下玩了一會。聽見李媽在院子裏和母親說話，就走進母親屋裏，坐在一邊，看母親親梳頭，心中萬分難過，似乎盼望母親留他不去纔好。母親擡頭看見，問道：「怎麼樣？你怎麼起的

這麼早？」這時他萬萬禁不住了，便掏出手絹兒握着臉，嗚咽着哭了起來。母親看着他也不言語。一會兒李媽進來，他連忙伏在桌上，不作一聲。

早飯開來了，他也吃不下去，胡亂用了一點，看時辰鐘已經六點，自己穿起長衣。僕人進來將行李搬出去。母親交給他幾張票子，說：「打車票的錢在裏面，交給周先生罷。其餘的留着在車上買點心吃，你今早沒有吃飽，別的钱父親都交給周先生了，他自然會給你的。」他含着淚點一點頭。一會兒車來了，母親說：「走罷，父親還沒起來，不必告辭了。」他便走下臺階。母親站在廊下喚道：「小姊姊呢？小弟弟要走了！」小姊姊在屋裏應了一聲，他便到小姊姊門口，低低的叩道：「小姊姊，我可以進來麼？」門開了，牀上衾枕還散亂着，小姊姊穿着睡衣，站在鏡檯前，攏着頭髮。回頭看見他，便道：「你要走了麼？」他又點一點頭，回身便走。小姊姊也不再言語。只有李媽送到門口，僕人就和他一同上車。

街上行人熙熙的來往，他想他們也有的是和我一般的離家遠去麼？他心裏只亂亂的，不住的擦着眼淚。

車停在一所洋樓的門口，許多的行李堆在階邊。幾個同學站在階上，周先生也在中間，看見他來了，便笑道：「你來正好，和他們一塊兒走罷。我還有點事未了，打算晚車去呢！」他不覺爲難起來，半天沒有言語。周先生看他躊躇，便道：「你要是喜歡和我一同走時，行李先放在這裏，你下午四點再來罷。」他又喜歡了，連忙點頭說好。看着行李搬去，便又坐上車和僕人一同回來。

他覺得滿街的太陽，牆上貼着許多的花花綠綠的廣告，來時竟沒有看見。

到了家，跳下車來，跑了進去，李媽在院子裏，先看見了，驚道：「少爺怎麼又回來了？」他笑着點一點頭，也不答話。

走進上房，見過了父母，說明了；便問：「小姊姊呢？」母親笑道：「你走了以後，她也沒有吃飯，就到黃家去了。」他便回身出來，走到黃家門口。小姊姊和兩個孩子正在院子裏玩，擡頭看見他，連忙走出來。他笑說：「我不去了。」小姊姊看着他道：「胡說，你騙我呢！」他說：「下午纔走，我們先回家玩去。」說話之間，他看見小姊姊的眼圈邊，餘紅未退。

一邊玩着，他兀自提心弔膽的，果然至終捱不過下午四點，還是一走。小姊姊送到門口，看見他在車上哭了。

這回真上車了。周先生擋着他的手，擠了上去，找個座位，叫他坐下。自己却又走下月臺去，和朋友說話，一直到車慢慢開動，纔走上來。他只背着臉，憑窗站着，想着父親母親，想着小姊姊——有許多事叫他非常的後悔：就是從前因為自來水筆打架，兩個人都哭了；還有為爭着看一本少年叢書，至終小姊姊擲過給他，他氣忿忿的拿起自己走了。他自恨當初為什麼和可愛的小姊姊這樣的過不去？想起一陣一陣的傷心。

周先生叫他坐下，和他說些閒話。他只低着頭，恐怕人家看見他的淚眼。一會兒車上的燈亮了，他們一起吃過點心。他漸漸的注意到車上別的坐客，周先生又把報紙遞給他，他看着「小說」和「趣聞」，很覺得有味，以後眼睛疲倦，漸漸睡着。

嘈雜的聲音，將他攪醒了。車走的很慢，燈已經滅了，窗外的曉風，吹面生寒。他坐好了，拾起地上的報紙。周先生從那邊走過來，笑着向他說：「到了，我們下車罷。」

矮矮的長牆，圍着廣大的草場。幾處很偉大的學校建築，矗立在熹微的晨光裏，使他振起精神來。穿過了草場，周先生走進「庶務處」，一會兒出來說：「你的宿舍定在東樓十五號，和這個堂役先去罷，我一會兒就來。」他答應了，

曲曲灣灣的又上了東樓。

屋裏已有兩個同學，正在盥洗。看見他來了，知道是住在這屋裏的新同學，似乎驚奇他很小，便都走攏來招呼他。又叫堂役搬進行李。他一看門後貼着一張紙，三個名字，是王紀新、唐敬最後的便是他。

那個大的同學說：「小唐，你先帶他吃早飯去罷，這屋裏的事，你不用管了。」小唐便和他出來，一邊走着，一邊問他是那裏人？從前在什麼學校念書？現在入的是那一班？他一一都說了。他覺得小唐極有趣，只有十五六歲光景，前髮覆額，戴着眼鏡，走路永遠是跳着。

進了食堂，他便坐在小唐的桌上。好些的同學都注意他，有的便過來和他說話。

飯後便到屋裏，周先生也來了。看着他收拾清楚了，又說：「我的家就在學校後面，從右數第五座樓上，你若去時，叫唐敬帶你去。」說着就走了。

這時那兩個同學都不在屋裏，他獨自在窗前站着，看見許多同學在操場裏踢球；小唐穿着運動的衣服，也在內中奔走。他又回來，開了小箱子，看見那些信封和襪子，猛然憶起小姊姊來，不覺退臥在牀上，拿枕頭蓋上臉，暗暗垂淚。鐘聲響着，王紀新進來了，他裝做睡着，紀新叫他來，說：「開學式要舉行了，到禮堂去罷。」他站了起來；紀新端詳了他的臉，却也沒說什麼。

他坐在第一排椅子上，和他聯坐的都是些小的同學，却沒有比他還小的。——校長的訓詞，他聽得不甚清楚，只擡頭看着牆上的照片。

回來他便寫信，寫了四張紙，用了許多「嗚呼噫嘻」的字眼，寫完了，自己送在信箱裏。

午後小唐帶他到「庶務處」去買書，又替他介紹了幾個小朋友。有一個叫徐真的，帶着許多玩具，幾個小朋友便玩起來，惹得許多大學生都圍着看。

晚上他又難受起來，臥下也睡不着，翻來覆去的，滿屋漆黑，想想這個，想想那個，枕頭都溼了。自己後悔爲何竟然來了，在這裏多麼孤苦！半夜裏流淚，母親也不知道。想到這裏，不禁哭起來，小唐驚醒了，朦朧中勸慰他幾句。

第二天便上課了，下了堂便拿起書來念。心中雖難過，卻仍爲分些心，還覺得好些。周先生又來叫他，小唐勸他去走走，他怕羞不去。

有一天在食堂裏，接到了一封信，是他父親寫的信面。連忙拆開，父親一張紙，只說些安慰勸勉的話，小姊妹也有一張，上面寫：

「最親愛的小弟弟：

你走了以後，我真是難受，真是太難受。吃晚飯時只有父親母親和我三個人。晚上我也睡不着，想你在火車上也必是睡不着。今天接到了你的信，我忍不住哭了——沒有大哭——母親也很難過。

有許多事，要告訴你：你的小貓不見了，我想是黃家那幾個弟弟抱走了。你記得從前他們的小雞去了的時候，不是賴我們的小貓吃了麼？我也不敢問他們，恐怕母親要說。李媽說他們家的老貓，又要生小貓了，再抱一個給我們，我想這一次要一個小黑貓，你看怎樣？

我明天上學了，倒也有個着落，省得在家裏，又悶得慌，又難受。

你在學校裏，要自己小心，也要用心功課，也不要和朋友打架——我知道你不會和人打架，除了跟我。你看見周夫人時，替我問她好。

愛你的小姊姊

母親吩咐你說，天氣冷，要多穿衣服。身上要潔淨，要常洗澡。又及。」

他看了很喜歡，摺起來放在袋裏。徐真問：「是誰給你的信？」他說：「是我的小……是我的姊姊。」他立刻回到屋裏，寫了一封回信。

一天一天的過去，漸漸的熟了，朋友也認識的多了，功課又忙，便不十分想家。

秋節的時候，周先生叫他去過節。正紀新勉強把他送到周先生門口，按了鈴，自己跑了。他只得進去。

好清雅的院子——周先生和夫人一同站在廊子下，他連忙鞠了躬，談了幾句話，周夫人便請他到屋裏去。

壁爐上立着兩個銅盤，桌上白花陶檯布，當中擺着一瓶的菊花，他四下裏看着。周夫人端過果盤來，就坐下和他談話，問他：「想家不想？」他笑着搖一搖頭。周夫人又問：「你母親好麼？你有幾個兄弟？」他說：「我母親好，我只有一個姊姊，她也認得……」周夫人想了一想道：「你姊姊是不是叫意華？」他連忙說是。周夫人笑道：「是了，她是我的學生；怪道剛看見你時，覺得有些眼熟，好像是在那裏見過似的，你們倒是像得很。」他只笑着。

周先生只在廊外看報。周夫人一邊走來走去做些事，一邊和他閒談。他覺得她服裝很瀟灑，風采也能動人。

明月當空，他們三個人在廊子上一同吃着飯，很快樂的飯後坐了一會，他恐怕學校關門，便告辭了，踏看月色回去。

同學們都在樓下玩月。小唐拉他坐下，遞給他一塊月餅，笑說：「叫你你不去，去了就這麼晚回來，我們都在這裏，只短你了。」他說：「我本想去去就來，周先生一定要留我過節。」又玩了一會，便各自回屋去。他臥下的時候，還不住的想着日間的事。

他在學校，功課成績很好，得了一張獎狀。他十分得意，寄回家去；父親來信很誇獎他一番。

年假到了，卻因為特別的緣由，只放三天。同學們勸他不回去，他只是游移不決。至終母親來信說若沒有伴，天氣又冷，不回來也好。三天的假還不够來回走的，他纔死了心，不回去了。

三十晚上，幾個小朋友，在徐真屋裏，買些糕點，吃了夜飯，談談笑笑，大樂了一陣。十點多鐘繞回屋去。燈下王紀新遞給他一封信，是小姊姊寫的：

「小弟弟：

聽說你新年不回来了，失意得很。你們學校真特別，新年爲何只放三天！

這裏下了很大的雪，我獨自做了幾個雪人，立在院子裏。那天父親夜裏回來，以爲是賊，嚇了一跳。

我和同學們製了許多燈謎。我猜着很多，得了許多獎品。有一個謎，我猜不着，請你研究研究。

「斜竿上，掛件衣。可惜沾點土，還說日頭低。」字一。

小姊姊」

他看完了，覺得十分有趣，便立刻坐下寫封信：

「小姊姊：

信收到了，今晚是三十晚上，想我寫信的時候，你正在吃年夜飯。嗚呼，『每逢佳節倍思親！』

這裏雪也很大，我們只打雪戰，沒有做雪人。

你那謎我猜不着，我想明天叫同學們猜猜……」

寫到這裏，他沈吟了一會，想寫些笑話。忽然想起一件事，便笑着往下寫：

「我們的國文先生，有一天給我們講到『杜威論思想』他說，『杜威論思想，這思想不是你們小孩子胡思亂想的思想；也不是戲臺上唱的思想起來，好不傷慘人等的思想。這是……』他說了半天，也沒有說出到底是什麼思想來，那神氣還非常的……」

這時小唐推門進來，看見王紀新已經睡下，他自己在燈下又笑又寫。便也笑道：「小人兒，你自己笑什麼？」他擡起頭來笑了，將信遞了過來，兩個人又笑了一陣。他便擱下未寫完的信，將那謎對小唐念了。小唐也想了半天。正說着話，王紀新醒了，說：「天不早了，你們睡罷，明天早起，我帶你們玩去。」他臥下剛要睡着，小唐在自己牀上，悄悄喚道：「小人兒，那字我猜着了，一定是『褚』字。」他一想果然有理，恐怕紀新又說，只答應了一聲，便不再言語。

這些日子，他運動過度，玩足球傷了踝骨，臥了幾天，心裏很不好過。月考時，又和一個平日很欺負他的同學聯坐。

這同學強迫他將答案給他看，他又怕先生看見，又不敢不依他，心中又氣又急。考完了，回到屋子，自己哭了一場。小唐和王紀新都替他抱不平，要去和這個同學理論。他恐怕這同學以後要拿他洩憤，反夾及他們，不叫他們去。小唐又教他去告訴先生，他也不肯。過兩天再考時，進到課堂，座位竟都換了。他暗暗喜歡，又覺得希奇。事後小唐悄悄的告訴他，是三紀新私下和先生說的。紀新是大學最高級生，又和這位先生同過學，說話有些效力。

第一月考行過，春天便到了，他心中充滿了歡悅。一天一天的過去，花也開了，草也青了，離家也近了。

這一學期裏，他又添了兩件課外的事，就是從幾個大學生那裏學習音樂，如吹簫彈琴之類，他一學便會。衆人都稱贊他聰明，「音樂會」裏也有他的份。還有便是和小唐、徐真幾個小朋友組織了一個「童子足球隊」，常常要求着大學生和他們比賽。

他自己覺得精神很活潑，體格也增長，又習練了些辦事的才能。心中一喜歡，頻頻問着同學，他比初來時高了多少。

季考近了，他又忙又樂，便寫信回家報告放學的日期。

考完了，還有三天行畢業式，中間的日子，只是話別了。他和小唐因爲三紀新今年畢業，便一塊兒請他吃了一頓飯，又合照一張相片。同時徐真又請他和幾個小朋友照了一張。

三紀新恰好同他一路，因爲有事，打算早走。他自然是贊成的，便忙着收拾東西；一面報知了學監，便一同上週先生家裏去。

周先生和紀新在院子裏說話，他便走上廊子去。周夫人站在門口，讓他進來。一面笑問：「考完了麼？」他說：「考完了，打算明天就走，特意來告辭。」周夫人道：「不是還有兩天麼？」他說：「因為要和一位同學一路走，所以早些。」周夫人道：「你到家時，替我問你母親好。還有你姊姊前些日子來了一封信，我因為病着，好久沒有回覆，也替我說一聲。」他答應着，看周夫人時，果然清減了許多。

這時聽得紀新在外頭叫他，他對周夫人鞠了一躬，便連忙走出來。周先生看着他笑，說：「你長了許多，也比從前健壯了。你父親看見，不知怎樣的喜歡呢！」他低頭笑着——暮色裏，走出幾步，回頭看見周先生還站在門口。

明天早晨，小唐和幾個小朋友又有紀新的同班，都來送他們上車。彼此寫下住址來，約着通信。車開了，他和紀新站在窗裏，和月臺上的同學，互揚着手巾，都覺得也有一番傷離惜別的情緒，只有小唐在月臺上笑着跳着，跟着火車跑，直到火車出了柵欄，纔轉身回去。

他凝望了半天，回頭坐下，一道上和紀新說說笑笑，倒也一點不寂寞。

天色漸近黃昏，火車只管前進。遙遙的已經望見對面車站上的燈光，閃閃爍爍的如同繁星一般。紀新說：「快到了，你家裏有人來接你麼？」他看着前面，已經喜歡得不知怎麼好了。忽聽紀新問他，便說：「我想沒有罷，因我告訴我家裏是後天走。」紀新便道：「不要緊的，我送你到家。」他連忙說：「不必了，我認得道。」

車停了，一齊走出車站，紀新替他雇了車，看着行李載上了，便和他握手說：「我不上學校去了，我們以後家裏見罷。」他聽着忽然覺得難過，也說不出話來。

到家了，進了外院，月影下，樹葉蕭蕭。看見小姊姊穿着一身雪白的衣裳，背着臉站着，右手扶在花架上，看着地下兩個孩子捧沙上玩，那兩個孩子看不真切，彷彿是黃家兩個小弟兄。他心中一喜，疾忙低頭走入內院去，小姊姊也沒有看見。走到門邊，碰見李媽，正要說話，他連忙搖手不叫言語。

他父親和母親正吃着晚飯，看見他進來，都驚喜道：「你怎麼今天就回來了？」他笑着說：「因為有伴，所以考完就走。」母親十分歡喜，一面叫僕人去付了車錢，搬進行李。

父親問：「看見小姊姊了麼？她先吃完了飯，在外院和孩子們玩呢。」他笑說：「看見了，她沒有看見我。」這時小姊姊已走到院子裏，他連忙迎了出去，對着小姊姊笑着行了一個舉手禮。小姊姊笑說：「這會子你不哭了。你記得去年那晚上，我們坐在臺階上，說着話兒，你眼淚汪汪的，還假充好男兒呢！」他不好意思的笑了一笑。

· 選目往事 ·

散文

「無限之生」的界線

我獨坐在樓廊上，凝望着窗內的屋子。淺綠色的牆壁，赭色的地板，幾張椅子和書桌，空沉沉的，被那從綠罩子底下發出來的燈光照着，只覺得淒黯無色。

這屋子，便是宛因和我同住的一間宿舍。課餘之暇，我們永遠是在這屋裏說笑，如今宛因去了，只剩了我一個人了。

她去的那個地方，我不知道，世人也不知道，或者她自己也不知道。然而宛因是死了，我看見她病的，我看見她的軀殼埋在黃土裏的，但是這個軀殼能以代表宛因麼？

屋子依舊是空沉的，空氣依舊是煩悶的，燈光也依舊是慘綠的。我只管坐在窗外，也不是悲傷，也不是悚懼；似乎神經麻木了，再也不能邁步進到屋子裏去。

死呵，你是一個破壞者，你是一個大有權威者！世界既然有了生物，為何又有你來摧殘他們，限制他們？無論是帝王，是英雄，是……一遇見你，便立刻撤下他一切所有的，屈服在你權威之下。無論是奇才，絕艷，豐功，偉業，與你接觸之後，不過只留下一堆黃土！

我想到這裏，只覺得失望，灰心，到了極處！——這樣的人生，有什麼趣味？縱然抱着極大的顛力，又有什麼用處？有什麼結果？到頭也不過是歸於虛空，不但我是虛空，萬物也是虛空。

漆黑的天空裏，只有幾點閃爍的星光，不住的顫動着。樹葉、檜、檜、檜的響着。微微的一陣槐花香氣，撲到欄邊來。我抬頭看看天空，數着星辰，竭力的想安慰自己。我想：——何必爲死者難過？何必因爲有「死」就難過？人生世上，勞碌辛苦的，想爲國家，爲社會，謀幸福，似乎是極其壯麗宏大的事業了。然而造物者憑高下視，不過如同一個螞蟻，辛辛苦苦的替他同伴馱着粟粒一般。幾點的小雨，一陣的微風，就忽然把他渺小之軀，打死，吹飛。他的工程，就算了結。我們人在這大地上，已經是像小蟻微塵一般，何況在這萬星團簇，縹渺幽深的太空之內，更是連小蟻微塵都不如了！如此看來，……都不過是曇花泡影，抑制理性，隨着他們走去，就完了！何必……

想到這裏，我的腦子似乎漲大了，身子也似乎起在空中。勉強定了神，往四圍一看——我依舊坐在欄邊，樓外的景物，也一切如故。原來我還沒有超越到世外去，我苦痛已極，低着頭只有嘆息。

一陣衣裳繚繚的聲音，彷彿是從樹杪下來，——接着有微渺的聲音，連連喚道：「冰心，冰心！」我此時昏昏沉沉的，問道：「是誰？是宛因麼？」她說：「是的。」我竭力的抬起頭來，藉着微微的星光，仔細一看，那白衣飄舉，蕩蕩漾漾的，站在我面前的，可不是宛因麼？是她全身上，下顯出一種莊嚴透澈的神情來，又似乎不是從前的宛因了。

我心裏益發得昏沉了，不覺似悲似喜的問道：「宛因，你爲何又來了？你到底是到那裏去了？」她微笑說：「我不過是越過『無限之生的界線』就是了。」我說：「你不是……」她搖頭說：「什麼叫做『死』？我同你依舊是一樣

的活着，不過你是在界線的這一邊，我是在界線的那一邊，精神上依舊是結合的。不但我和你是結合的，我們和宇宙間的萬物，也是結合的。」

我聽了她這幾句話，心中模模糊糊的，又像明白，又像不明白。

這時她朗着曙星的眼光，似乎已經歷歷的看出我心中的癥結。便問說：「在你未生之前，世界上有你沒有？在你既死之後，世界上有你沒有？」我這時真不明白了，過了一會，忽然靈光一閃，覺得心下光明朗澈，歡欣鼓舞的說：「有，有，無論是生前，是死後，我還是我，『生』和『死』不過都是『無限之生的界線』就是了。」

她微笑說：「你明白了，我再問你，什麼叫着『無限之生』？」我說：「無垠之生」就是天國，就是極樂世界。」她說：「這光明神聖的地方，是發現在你生前呢？還是發現在你死後呢？」我說：「既然生前死後都是有我，這天國和極樂世界，就說是現在也有，也可以的。」

她說：「爲什麼現在世界上，就沒有這樣的地方呢？」我彷彿應道：「既然我們和萬物都是結合的，到了完全結合的時候，便成了天國和極樂世界了，不過現在……」她止住了我的話，又說：「這樣說來，天國和極樂世界，不是超出世外的，是不是呢？」我點了一點頭。

她停了一會，便說：「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就是萬物，萬物就是太空，是不可分析，不容分析的。這樣——人和人中間的愛，人和萬物，和太空中間的愛，是曇花麼？是泡影麼？那些英雄，帝王，殺伐爭競的事業，自然是虛空的了。我們要奔赴到那『完全結合』的那個事業，難道也是虛空的麼？去建設『完全結合』的事業的人，難道從造物者看來，

是如同小蟻微塵麼？」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含着快樂信仰的珠淚，抬頭望着她。

她慢慢的舉起手來，輕裾飄揚，那微妙的目光，悠揚着看我，琅琅的說：「萬全的愛，無限的結合，是不分生——死人——物的，無論什麼，都不能抑制摧殘他，你去罷——你去奔那『完全結合』的道路罷！」

這時她慢慢的飄了起來，似乎要乘風飛舉。我連忙拉住她的衣角說：「我往那裏去呢？那條路在那裏呢？」她指着天邊說：「你迎着他去罷。你看——光明來了！」

輕軟的衣裳，從我臉上拂過。慢慢的睜開眼，只見地平線邊，漾出萬道的霞光，一片的光明瑩潔，迎着我射來。我心中充滿了快樂，也微微的隨她說道：「光明來了！」

夢

· 選自冰心散文集 ·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夢罷了！穿着黑色帶金線的軍服，佩着一柄短短的軍刀，騎在很高的白馬上，在海邊邊緩轡徐行的時候，心裏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幾曾想到現在的自己，是這般的靜寂，只拿着一枝筆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

她男裝到了十歲，十歲以前，她父親常常帶她去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朋友們一見都誇獎說：「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今年幾歲了？」父親先一面答應着，臨走時纔微笑說：「他是我的兒子，但也是我的女兒。」

她會打走隊的鼓，會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槍裏的機關，也會將很大的砲彈，旋進砲腔裏。五六年父親身畔無

意中的訓練，真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

別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却一點都不愛。這也難怪她，她的四圍並沒有別的女伴，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村裏的小姑娘，穿着大紅大綠的衣裳，裹着很小的脚，匆匆一面裏，她無從知道她們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馬，便堪過盡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瑣碎煩膩呵！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發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燈影下，旗影下，兩排兒沉豪英毅的軍官，在劍佩鏘鏘的聲裏，整齊嚴肅的，一同舉起杯來，祝中國萬歲的時候，這光景，是怎樣的使人湧出慷慨的快樂的眼淚呢？

她這夢也應當到了醒覺的時候了！人生就是一夢麼？

十歲回到故鄉去，換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羣中，學到了女兒情性；五色的絲線，是能做成好看的活計的；香的美麗的花，是要插在頭上的；鏡子是妝完時要照一照的；在衆人中間坐着，是要說些很細膩很溫柔的話的；眼淚是時常要落下來。女孩子是總有點脾氣，帶點嬌貴的樣子的。

這也是很新穎，很能造就她的環境——但她父親送給她的一把佩刀，還長日掛在窗前。拔出鞘來，寒光射眼，她每每呆住了。白馬呵，海岸呵，荷槍的軍人呵……模糊中有無窮的悵惘。姊妹們在窗外喚她，她也不出去了。站了半天，只掉下幾點無聊的眼淚。

她後悔麼？也許是，但有誰知道呢！軍人的生活，是怎樣的造就了她的性情呵！黃昏時，鶯聲裏吹出來的笛聲，不更是抑揚淒惋麼？世界上軟款溫柔的境地，難道只有女兒兒可以占有麼？海上的月夜，星夜，眺臺獨立倚槍翹首的時候，

沉沉的天幕下，人靜了，海也濃睡了，——「海天以外的家」這時的情懷，是詩人的還是軍人的呢？是兩縷悲壯的絲交糾之點呵！

除了幾點無聊的英雄淚，還有甚麼？她安於自己的境地了！生命如果是圈兒般的循環，或者便從「將來」又走向「過去」的道上，但這也是無聊呵！

十年深刻的印象，遺留於她現在的生活中的，只是矯強的性質了——她依舊是喜歡看那整齊的步伐，聽那悲壯的軍笛，但與其說她是喜歡看，喜歡聽，不如說她是怕看，怕聽罷。

橫刀躍馬，和執筆沉思的她，原都是一個人，然而時代將這些事隔開了……童年只是一個深刻的夢麼？

·選自散文甲集·

寄小讀者（通訊之一）

似會相識的小朋友們：

我以抱病又將遠行之身，此三兩月內，自分已和文字絕緣；因為昨天看見晨報副刊上已特闢了「兒童世界」一欄，欣喜之下，便藉着軟弱的手腕，生疏的筆墨，來和可愛的小朋友，作第一次的通訊。

在這開宗明義的第一信裏，請你們容我在你們面前介紹我自己。我是你們天眞隊裏一個落伍者——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就是我從前也曾是一個小孩子，現在還有時仍是一個小孩子，爲着要保守這一點天

真，直到我轉入另一世界時為止，我懇切的希望你們幫助我，提攜我。我自己也要永遠勉勵着，做你們的一個最熱情最忠實的朋友！

小朋友，我要走到很遠的地方去。我十分的喜歡有這次的遠行，因為或者可以從旅行中多得些材料，以後的通訊裏，能告訴你們些略為新奇的事情。——我去的地方，是在地球的那一邊。我有三個弟弟，最小的十二歲了。他念過地理，知道地球是圓的。他開玩笑的和我說：「姊姊，你走了，我們想你的時候，可以拿一條很長的竹竿子，從我們的院子裏，直穿到對面你們的院子去，穿成一個孔穴。我們從那孔穴裏，可以彼此看見。我看看你別後是否胖了，或是瘦了。」小朋友想這是可能的事情麼？——我又有一個小朋友，今年四歲了。他有一天問我說：「姑姑，你去的地方，是比前門還遠麼？」小朋友看是地球的那一邊遠呢？還是前門遠呢？

我走了——要離開父母兄弟，一切親愛的人。雖然是時期很短，我也已覺得很難過。倘若你們在風晨雨夕，在父親母親的膝下懷前，姊妹弟兄的行間隊裏，快樂甜美的時光之中，能聯想到海外萬里有一個熱情忠實的朋友，獨在惱人淒清的天氣中，不能享得這般濃福；則你們一瞥時的天真的憐念，從宇宙之靈中，已遙遙的付與我以極大無量的快樂與慰安！

小朋友，但凡我有工夫，一定不使這通訊有長期間的間斷。若是間斷的時候長了些，也請你們饒恕我。因為我若不是在童心來復的一剎那頭拿起筆來，我決不敢以成人煩雜之心，來寫這通訊。這一層是要請你們體諒憐憫的。這信誰收來了，我心中莫可名狀，我覺得非常的榮幸！

冰心七，二五，一九二三。· 選自寄小讀者·

寄小讀者 (通訊之三)

親愛的小朋友：

我常喜歡挨坐在母親的旁邊，挽住她的衣袖，央求她述說我幼年的事。

母親凝想地，含笑地，低低地說：

「不過有三個月罷了，偏已是這般多病。聽見端藥杯的人的脚步聲，已知道驚怕啼哭。許多人圍在床前，乞憐的眼光，不望着別人，只向着我，似乎已經從人羣裏認識了你的母親！」

這時眼淚已濕了我們兩個人的眼角！

「你的彌月到了，穿着舅母送的水紅綢子的衣服，戴着青緞沿邊的大紅帽子，抱出到廳堂前。因看你豐滿紅潤的面龐，使我在姊妹妯娌羣中，起了驕傲。」

「只有七個月，我們都在海舟上，我抱你站在欄旁。海波聲中，你已會呼喚『媽媽』和『姊姊。』」

對於這件事，父親和母親還不時的起爭論。父親說世上沒有七個月會說話的孩子，母親堅執說是的。在我們家庭歷史中，這事至今是件疑案。

「濃睡之中猛然聽得丐婦求乞的聲音，以爲母親已被她們帶去了。冷汗被面的驚坐起來，臉和唇都青了，嗚咽不能成聲。我從後屋連忙進來，珍重的攬住。經過了無數的解釋和安慰。自此後，便是睡着，我也不敢輕易的離開你的。」

床前。」

這一節，我彷彿記得，我聽時寫時都重新起了嗚咽！

「有一次你病得重極了。地上鋪着席子，我抱着你在上面膝行。正是暑月，你父親又不在家。你斷斷續續說的幾句話，都不是三歲的孩子所能說說的。因着你奇異的智慧，增加了我無名的恐怖。我打電報給你父親，說我身體和靈魂上都已不能再支持。忽然一陣大風雨，深憂的我，重病的你，和你疲乏的乳母，都沉沉的睡了一大覺。這一番風雨，把你又從死神的懷抱裏，接了過來。」

我不信我智慧，我又信我智慧！母親以智慧的眼光，看萬物都是智慧的，何況她的唯一摯愛的女兒？

「頭髮又短，又沒有一刻肯安靜。早晨這左右兩條小辮子，總是梳不起來。沒有法子。父親就來幫忙，『站好了，站好了，要照相了！』父親拿着照相匣子，假作照着。又短又粗的兩條小辮子，好容易天天這樣的將就的編好了。」

我奇怪我竟不懂得向父親索要我每天照的相片！

「陳媽的女兒寶姐，是你的好朋友。她來了，我就關你們兩個人在屋裏，我自己睡午覺。等我醒來，一切的玩具，小人小馬，都當做船，飄浮在臉盆的水裏，地上已是水汪汪的。」

寶姐是我一個神祕的朋友，我自始至終不記得，不認識她。然而從母親口裏，我深深的愛了她。

「已經三歲了，或者快四歲了。父親帶你到他的兵艦上去，大家匆匆的替你換上衣服。你自己不知什麼時候，把一支小木鹿，放在小靴子裏。到船上，只要父親抱着自己一步也不肯走。放到地上走時，只有一跛一跛的。大家奇怪了，

脫下靴子，發現了小木鹿。父親和他的許多朋友都笑了。——「傻孩子！你怎麼不會說？」

母親笑了，我也伏在她的膝上羞愧的笑了。——回想起來，她的質問，和我的羞愧，都是一點理由沒有的。十幾年
前事，提起當面前事說，真是無謂。然而那時我們中間瀰漫了癡和愛！

「你最怕我凝神，我至今不知是什麼緣故。每逢我凝望窗外，或是稍微的呆了一呆，你就過來呼喚我，搖撼我，說：『媽媽，你的眼睛怎麼不動了？』我有時喜歡你來抱住我，便故意的凝神不動。」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也許母親凝神，多是憂愁的時候，我要攪亂她的思路，也未可知。無論如何，這是個
隱謎！

「然而你自己却也喜凝神。天天喫着飯，呆呆的望着壁上的字畫，桌上的鐘和花瓶，一碗飯數米粒似的，喫了好
幾點鐘。我急了，便把一切都挪移開。」

這件事我記得，而且很清楚，因為獨坐沉思的脾氣至今不改。

當她說這些事的時候，我總是臉上堆着笑，眼裏滿了淚。聽完了用她的衣襟來印我的眼角，靜靜的伏在她的膝
上。這時宇宙已經沒有了，只母親和我，最後我也沒有了，只有母親；因為我本是她的一部分！

這是如何可驚喜的事，從母親口中，逐漸的發現了，完成了我自己！她從最初就知道我，認識我，喜愛我。在我不知
道不承認世界上有個我的時候，她已愛了我了。我從三歲上，纔慢慢的在宇宙中尋到了自己，愛了自己，認識了自己；
然而我所知道的自己，不過是母親意念中的我的百分之一，千萬分之一。

小朋友！當你尋見了世界上有一個人，認識你，知道你愛你，都千百倍的勝過你自己的時候；你怎能不感激，不流淚，不死心蹋地的愛她，而且死心蹋地的容她愛你？

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走到母親面前，仰着臉問說，「媽媽，你到底爲什麼愛我？」母親放下針線，用她的面頰，抵住我的前額，溫柔地，不遲疑地說：「不爲什麼，——只因你是我的女兒！」

小朋友！我不信世界上還有人能說這句話！「不爲什麼」這四個字，從她口裏說出來，何等剛決，何等無回旋！她愛我，不是因爲我是「冰心」，或者其他人世間的一切虛偽的稱呼和名字！她的愛是不附帶任何條件的。唯一的理由，就是她是我的女兒。總之，她的愛，是屏除一切，拂拭一切，層層的剝開我前後左右所蒙罩的，使我成爲「今我」的原素，而直接的來愛我的自身！

假使我走至幕後，將我二十年的歷史和一切都變更了，再走出到她面前。世界上縱沒有一個人認識我，只要我仍是她的女兒，她就仍用她堅強無盡的愛來包圍我。她愛我的肉體，她愛我的靈魂，她愛我前後左右，過去，將來，現在的一切！

天上的星辰，驟雨般落在大海上，嗤嗤繁響。海波如山一般的洶湧。一切樓屋都在地上旋轉。天如同同一張藍紙捲了起來。樹葉子滿空飛舞。鳥兒歸巢，走獸躲到牠的洞穴。萬象紛亂中，只要我能尋到她，投到她的懷裏……天地一切都信她！她對於我的愛，不因着萬物毀滅而變更！

她的愛不但包圍我，而且普遍的包圍着一切愛我的人。而且因着愛我，她也愛了天下的兒女，她更愛了天下的

母親！小朋友！告訴你一句小孩子以爲是極淺顯，而大人們以爲是極高深的話：「世界便是這樣的建造起來的！」

世界上沒有兩件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同在你頭上的兩根絲髮，也不能一般長短。然而——請小朋友們和我同聲讚美！只有普天下的母親的愛，或隱或顯，或出或沒；不論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靈的度量衡來推測；我的母親對於我，你的母親對於你，她的和他的母親對於她和他；她們的愛是一般的長闊高深，分毫都不差減。小朋友！我敢說，也敢信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敢來駁我這句話。當我發覺了這神聖的祕密的時候，我竟歡喜感動得伏案痛哭！

我的心潮，沸湧到最高度，我知道於我的病體是不相宜的，而且我更知道我所寫的都不出乎你們的智慧範圍之外。窗外正是下着緊一陣慢一陣的秋雨。玫瑰花的香氣，也正無聲的贊美她們的「自然母親」的愛！

我現在不在母親的身畔，——但我知道她的愛沒有一刻離開我，她自己也如此說！——暫時無從再打聽關於我的幼年的消息。然而我會寫信給我的母親，我說：「親愛的母親，請你將我所不知道的關於我的事，隨時記下來寄給我。我現在正是考古家一般的，要從深知我的你口中，研究我神祕的自己。」

被上帝祝福的小朋友！你們正在母親的懷裏。——小朋友！我教給你，你看完了這一封信，放下報紙，就快快跑去找你的母親——若是她出去了，就去坐在門檻上，靜靜的等她回來——不論在屋裏或是院中，把她尋見了，你便上去攀住她，左右親她的臉，你說：「母親！若是你有工夫，請你將我小時候的事情，說給我聽！」等她坐下了，你便坐在她的膝上，倚在她的胸前。你聽得見她心脈和緩的跳動。你仰着臉，會有無數關於你的，你所不知道的美妙的故事，從她口裏天樂一般的唱將出來！

然後——小朋友！我願你告訴我，她對你所說的都是什麼事。

我現在正病着。沒有母親坐在旁邊，小朋友一定憐念我，然而我有說不盡的感謝！造物者將我交付給我母親的時候，竟賦予了我以記憶的心才；現在又從忙碌的課程中替我勻出七日夜來，回想母親的愛。我病中光陰，因着這回想，寸寸都是甜蜜的。

小朋友，再談罷，致我的愛與你們的母親！

你的朋友 · 冰心 · 十二月五晨 · 一九二三 · 聖卜生療養院威爾斯利。

· 選自寄小讀者 ·

寄小讀者 (通訊之五)

小朋友：

健康來復的路上，不幸多歧，這幾十天來懶得很；雨後偶然看見幾朵濃黃的蒲公英，在勻整的草坡上閃爍，不禁又憶起一件事。

一月十九晨，是雪後濃陰的天。我早起遊山，忽然在積雪中，看見了七八朵大開的蒲公英。我俯身摘下握在手裏，——真不知這平凡的花卉，竟與梅菊一樣的耐寒。我回到樓上，用條黃絲帶將這幾朵綴將起來，編成王冠的形式。人家問我做什麼，我說「我要爲我的女王加冕。」說着就隨便的給一個女孩子戴上了。

大家歡笑聲中，我只無言的臥在床上——我不是爲女王加冕，竟是爲蒲公英加冕了。蒲公英雖是我所認識的一種草花，但從來是被人輕忽，從來是不上美人頭的，今日因着情不可却，我竟讓她在美人頭上，照耀了幾點鐘。

蒲公英是黃色疊瓣的花，很帶着菊花的神意。但我也曾偏愛她，我對於花卉是普遍的愛憐。雖有時不免喜歡玫瑰的濃郁，和桂花的清遠。而在我憂來無方的時候，玫瑰和桂花也一樣的成糞土。在我心情怡悅的一刹那頃，高貴清華的菊花，也不能和我手中的蒲公英來佔奪位置。

世上的一切事物，只是百千萬面大大小小的鏡子，重重對照，反射又反射；於是世上有了這許多璀璨輝煌，虹影般的光彩。沒有蒲公英，顯不出雛菊，沒有平凡，顯不出超絕。而且不能因爲大家都愛雛菊，世上便消滅了蒲公英；不能因爲大家都敬禮超人，世上便消滅了庸碌。即使這一切都能因着世人的愛憎，而生滅；只恐到了滿山滿谷都是菊花和超人的時候，菊花的價值，反不如蒲公英，超人的價值，反不及庸碌了。

所以世上一物有一物的長處，一人有一人的價值。我不能偏愛，也不肯偏憎。悟到萬物相襯托的理，我只願我心如水，處處相平。我願菊花在我眼中，消失了她的富麗堂皇，蒲公英也解除了她的偏促羞澀。博愛的極端，翻成淡漠。但這種普遍淡漠的心，除了博愛小朋友，有誰知道？

書到此，高天蕭然，樓上風緊得很，再談了，我的小朋友！

冰心五九，一九二四，沙穰癡養院。

·選自寄小讀者·

閒情

弟弟從我頭上，拔下髮針來，很小心地挑開了一本新寄去的月刊。看完了目錄，便反捲起來，握在手裏笑說：「哥，你真是太沉默了，一年無有消息。」

我凝思地，微微答以一笑。

是的，太沉默了！然而我不能，也不肯忙中偷閒；不自然地，造作地，以應酬爲目的地，寫些東西。病的神慈悲我，竟賜予以最清閒最幽靜的七天。

除了一天幾次吃藥的時間，是苦的以外，我覺得沒有一時，不沉浸在輕微的愉快之中——庭院無聲，枕簟生涼，溫暖的陽光，穿過葦簾，照在淡黃色的壁上。濃密的樹影，在微風中徐徐動搖。窗外不時的有好鳥飛鳴。這時世上一切都已拋棄隔絕，一室便是宇宙，花影樹聲，都含妙理。是一年來最難得的光陰呵，可惜只有七天！

黃昏時，弟弟歸來，音樂聲起，靜境便素然破了一塊暗綠色的綢子，蒙在燈上，屋裏一切都是幽涼的，好似悲劇的一幕。鏡中照見自己玲瓏的白衣，竟悄悄的覺得空靈神祕。當屋隅的四絃琴，顫動的，生澀的，徐徐奏起。兩個歌喉，由不同的調子，漸漸合一，由悠揚，由高抗，而沈緩的時候，怔忡的我，竟感到了無限的悵惘與不寧。

小孩子們真可愛，在我睡夢中，偷偷的來了，放下幾束花，又走了。小弟弟拿來插在瓶裏，也在我睡夢中，偷偷的放在床邊几上。——開眼瞥見了，黃的和白的，不知名的小花，襯着淡綠的短瓶……原是不很香的，而每朵花裏，都包含

着天真的友情。

終日休息着，睡和醒的時間界限，便分得不清。有時在中夜，覺得精神很圓滿——聽得疾雷雜以疏雨，每次電光穿入，將窗台上的金鐘花，輕淡清切的映在窗簾上，又急速的隱抹了去。而餘影極分明的，印在我的腦膜上。我看見「自然」的淡墨畫，這是第一次。

得了許可，黃昏時便出來疎散。輕涼襲人。遲緩的步履之間，自覺很弱，而弱中隱含着一种不可言說的愉快。這情景恰如小時在海舟上——我完全不記得了，是母親告訴我的——衆人都暈臥，我獨不理會。每坐下一次，便喜笑個不住，笑完再起來，希望再跌倒，忽忽又是十餘年了，不想以弱點爲愉樂的心情，顛頓的自已走上輪面，去看海，凝注之頃，不時的覺得身子一轉，已跌在甲板上，以爲很新鮮，很有趣至今不改。

一個朋友寫信來慰問我，說：

「東坡云：『因病得閒殊不惡，』我亦生平善病者，故知能閑真是大工夫，大學問……如能於養神之外，偶闡維摩經尤妙，以天女能道盡衆生之病，斷無不能自己其病也！恐擾精神，餘不敢及。」

因病得閒，是第一慊心事，但佛經却沒有看。

六，一二，一九二二。選自閱情。

說幾句愛海的孩氣的話

白髮的老醫生對我說，「可喜你已大好了。城市與你不宜，今夏海濱之行，也是取銷了爲妙。」

這句話如同平地起了一個焦雷！

學問未必都在書本上。紐約康橋芝加哥這些人煙稠密的地方，終身不去也沒有什麼。只是說不許我到海邊去，這却太使我傷心了。

我抬頭張目的說，「不，你沒有阻止我到海邊去的意思！」

他笑道，「是的，我不願意你到海邊去。太潮溼了，於你新愈的身體沒有好處。」

我們爭執了半點鐘，至終他說，「那麼你去一個禮拜罷！」他又笑說，「其實秋後的湖上，也發你玩的了！」我愛慰冰，無非也是海的關係。若完全的叫湖光代替了海色，似我乎不大甘心。

可憐，沙穰的六個多月，除了小小的流泉外，連慰冰都看不見山也是可愛的，但和海比，的確比不起，我有我的理由！

人常常說「海闊天空。」只有在海上的時候，才覺得天空闊遠到了盡量。處在山上的時候，走到巖壁中間，有時只見一線天光。卽或是到了山頂，而因着天末是山，天與地的界線便起伏不平，不如水平線的齊整。

海是藍色灰色的。山是黃色綠色的。拿顏色來比，山也比海不過。藍色灰色含着莊嚴淡遠的意味，黃色綠色却未免淺顯小方一些。固然我們常以黃色爲至尊，皇帝的龍袍是黃色的，但皇帝稱爲「天子」，天比皇帝還尊貴，而天却是藍色的。

海是動的，山是靜的。海是活潑的，山是呆板的。晝長人靜的時候，天氣又熱，凝神望着青山，一片黑鬱鬱的連綿不

動如同病牛一般。而海呢，你看她沒有一刻靜止；從天邊微波粼粼的直捲到岸邊，觸着崖石，更欣然的濺躍了起來，開了燦然萬朵的銀花！

四圍是大海，與四圍是亂山，兩者相較，是如何滋味，看古時便可知道。比如說海上山上看月出，古詩說，「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細細咀嚼，這兩句形容亂山，形容得極好，而光景何等臃腫，崎嶇，僵冷？讀了不使人生快感。而「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也是月出，光景却何等嫵媚，遙遠，璀璨！

原也是的，海上沒有紅，白，紫，黃的野花，沒有藍雀，紅襟，等等美麗的小鳥。然而野花到秋冬之間，便都萎謝，反予人以凋落的淒涼。海上的朝霞晚霞，天上水裏反映到不止紅白紫黃這幾個顏色。這一片花，却是四時不斷的。說到飛鳥，藍雀，紅襟自然也可愛。而海上的沙鷗，白胸翠羽，輕盈的飄浮在浪花之上。「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看見藍雀，紅襟，只使我聯憶到「山禽自喚名。」而見海鷗，却使我聯憶到千古頌讚美人，頌讚到絕頂的句子，是「婉若游龍，翩若驚鴻！」

在海上又使人有透視的能力，這句話天然是真的，你倚欄俯視，你不由自主的要想起這萬頂碧琉璃之下，有什麼明珠，什麼珊瑚，什麼龍女，什麼鮫紗。在山上呢，很少使人想到山石黃泉以下，有什麼金銀銅鐵。因為海水透明，天然的有引人們思想往深裏去的趨向。

簡直越說越沒有完了，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以為海比山強得多，說句極端的話，如我犯了天條，賜我自殺，我也願投海，不願墜崖！

爭論真有意思！我對於山和海的品評，小朋友們愈和我辯駁愈好。「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這樣世界上才有一個不同和變換。假如世界上的人都是一樣的臉，我必不願見人。假如天下人都是一樣的嗜好，穿衣服的顏色式樣都是一般的，則世界成了一個大學校，男女老幼都穿一樣的制服。想至此不但好笑，而且無味！再一說，如大家都愛海呢，大家都搬到海上去，我又不得清靜了！

· 選自繁星 ·

笑

雨聲漸漸的住了，窗簾後隱隱的透進清光來。推開窗戶一看，呀！涼雲散了，樹葉上的殘滴，映着月兒，好似螢光千點，閃閃爍爍的動着。——真沒想到苦雨孤燈之後，會有這麼一幅清美的圖畫。

憑窗站了一會兒，微微的覺得涼意侵人。轉過身來，忽然眼花繚亂，屋子裏的別的東西，都隱在光雲裏；一片幽輝，只浸着牆上畫中的安琪兒——這白衣的安琪兒，抱着花兒，揚着翅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彷彿在那兒看見過似的，什麼時候，我會……」我不知不覺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

嚴閉的心幕，慢慢的拉開了，湧出五年前的一個印象。——一條很長的古道。驢腳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溝裏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綠樹，都籠在溼煙裏。弓兒似的新月，掛在樹梢。一邊走着，似乎道旁有一個孩子，抱着一堆燦白的東西，驢兒過去了，無意中回頭一看——他抱着花兒，赤着腳兒，赤着腳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又彷彿是那兒看見過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

又現出一重心幕來，也慢慢的拉開了，湧出十年前的一個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來。上階邊的水泡兒，泛來泛去的亂轉。門前的麥隴和葡萄架子，都濯得新黃嫩綠的非常鮮麗。——一會兒好容易雨晴了，連忙走下坡兒去。迎頭看見月兒從海面上來了，猛然記得有件東西忘下了，站住了，回過頭來。這茅屋裏的老婦人——她倚着門兒，抱着花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同樣微妙的神情，好似遊絲一般，飄飄漾漾的含了攏來，綰在一起。這時心下光明澄靜，如登仙界，如歸故鄉。眼前浮現的三個笑容，一時融化在愛的調和裏看不分明了。

· 選自散文甲集 ·

詩

惆悵

當岸上燈光，

水上星光，

無聲地遙遙相照。

蒼茫裏，

笑

倚着高欄，

只聽見微擊船舷的波浪。

我的心

是如何的惆悵——無着！

夢裏的母親

來安慰病中的我，

絮絮地濫人的愛語——

幾次醒來，

藥杯兒自不在手裏。

海風壓衾，

明燈依然，

我的心

是如何的惆悵——無着！

循着欄杆來去，——

羣中的歡笑，

掩不過靜裏的悲哀！

「我在海的懷抱中了，

母親何處？」

天高極，

海淡極，

月深極，

人靜極，

空泛的宇宙裏，

我的心

是如何的惆悵——無着！

鄉愁

我們都是小孩子，

偶然在海舟上遇見了。

談笑的資料窮了之後，

索然的對坐，

無言的各起了鄉愁。

記否十五之夜，

滿月的銀光

射在無邊的海上。

琴絃徐徐的撥動了，

生澀的不動人的調子，

天風裏，

居然引起了無限的淒哀？

記否十七之晨，

濃霧塞窗，

冷寂無聊。

角兒裏相挨的坐着——

不干己的悲劇之一幕，

曼聲低誦的時候，

竟引起你清淚沾裳？

「你們真是小孩子，

已行至此，

何如作壯語？」

我的朋友！

前途只閃爍着不定的星光，

後顧却望見了飄揚的愛幟

爲着故鄉，

我們原只是小孩子，

不能作壯語，

不忍作壯語，

也不肯作壯語了！

相思

躲開相思，

披上裘兒

走出燈明人靜的屋子，

小徑裏明月相窺，

枯枝——

在雪地上

又縱橫的寫遍了相思。

• 選自冰心詩集 •

• 選自繁星 •

倦旅

燈已滅了，

殘花只管散着餘香。

歇枕處——

只一兩聲飛雨

打着窗戶

聽得此事，

一切的心都淡了！

新月未落，

朝霞已生，

濛濛裏——

一顆曙星

躲避天光似的

穿着亂雲飛走。

好辛苦的路途呵！

看到此時

一切的心都淡了！

銀海般的雪地，

怒潮般的山風——

這樣的別離

山外隆隆的車聲，

不知又送誰人遠去。

聽到此時，

一切的心都淡了！

鼓勵的信，

寄與了倦慵的人！

事違初意皆如此！

一書在手，

湖光睡去，

星辰漸生——

看到此時

一切的心都淡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0506B

